本书及其作者簡介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是一位汉学造诣很深的日本作家。他出生于东京的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家道没落，生活非常贫困。但他从小爱好文学，曾于秋香塾攻读汉文，十余岁能赋汉诗，念中学时即有“文章能手”之称。由于得到一些热心人的资助，他得以卒读高中，继而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他于一九一〇年初登文坛。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五年，曾两度访问中国，结识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回国后写作了《苏州纪行》、《西湖之月》和《上海交游记》等游记作品。他还曾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

谷崎润一郎在其创作生涯中，曾处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之下。在这一时期，他对日本反动政府镇压国内正义人士和对外发动侵略战

争的反动政策，表示了抵制的态度。他的这种正义立场，也曾反映于他的作品之中，使他的某些作品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书辑录的三篇作品，是谷崎文学的优秀之作。短篇小说《小小王国》（1918）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现实问题，揭示了下层知识分子家庭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同时通过一个工人家庭的小学生自发组织同学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表达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愿望。这篇小说剪裁得体，描写简洁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可谓杰作。中篇小说《春琴传》(1933)是谷崎的代表作品，其创作根据是古典作品《鵙屋春琴传》。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早期的华丽笔调趋向于古朴质直，他以简明的结构和圆熟的技巧描写主人公春琴和佐助师徒二人苦练三弦技艺的动人情景。作品强调勤奋方能成材，艺人须经磨难，方能领悟艺术的真谛。作者还对男女主人公在共同的艺术追求中培养起来并经过灾难考验的爱情，寄予深切的同情。不过，作者为了表现所谓"谷崎美学"，在小说中也作了变态心理的描写，则是不足为训的。《青春故事》（1933）是作者对自己青年时代初登文坛前后一些往事的回忆。他以严肃的态度，针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文学青年在其创作和社会生活处于幼稚时期的思想方

式、精神状态及其所作所为作了批判性的反省，说明了西方颓废思潮在缺乏抵御能力的青年人当中造成的弊害，可作为后来者的借鉴。这一作品还描述了本世纪初日本文坛的某些情况，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一些著名的日本作家和日本文学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材料。

谷崎润一郎一生中的力作，即其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在二次大战期间为抵制日本进行侵略战争而写的长篇小说《细雪》（1942～1948）。在写作《细雪》以前的几年中，他曾以富有文采的笔致将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译为“口语”（即白话文），这给他后来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使其具有浓郁的古典风味。总之，他的文章给人以宽阔、醇厚的感觉，构思严整，语汇丰富，说服力较强，这些文学素养，是他成为日本文学史上一名大家的重要因素。

目　　次

贝岛昌吉转到G县M市的小学任职，距今已有两年光景了，当时，正好是他三十六岁的时候。贝岛是个地道的“江户儿”，出身于浅草的圣天街，父亲是旧幕府时代的一位汉学家，也许是受了父亲遗传的缘故，他自幼好学，竟为此贻误终生。如今想起这事，他已经认命了。真的，无论他是多么不谙世事的男子，倘不以学识立身处世——到哪家商店里去当个学徒，努力工作，那么，现在成了个什么商人也未可知。至少，肯定能够维持自己一家的生活，安乐度日。本来，他生长于贫寒之家，就连上中学，家里也供他不起，想当学者，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高小毕业时，

父亲要他找个服务行业当学徒，他竭力反对，进了位于御茶水的一所普通师范学校。于是，他二十岁毕业，立刻当上了浅草区小学校的教师。当时的月薪稳拿十八元。当然，那时他并不甘心永远做小学教员，他想一方面继续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一方面发奋自学。他很喜爱历史学，打算研究日本、中国的东洋历史，最终成为文学博士，这便是他的抱负。可是，贝岛二十四岁时，父亲亡故，其后不久他便娶了妻。从此，以前的抱负和热情都消磨殆尽了。尤其是，他十分钟爱妻子。此前，他沉湎于学问之中，对女人之事不屑一顾。随着环境改变，他深深地感到新家庭的欢乐，自然同许多庸夫俗子一样，不知不觉地安于小成了。其间，小孩出生了，工资也稍有增加，于是，无意中丧失了立身扬名之志。他由C小学转到下谷区H小学之时，妻子生了头胎，是个女孩。当时，他的工资是二十元。此后十五年间，他辗转于日本桥区的S小学、赤坂区的T小学以及市内各所小学执教，地位愈来愈高，竟至攀到了月薪四十五元的训导职位。然而，他的收入还远远赶不上以急遽速度增长的全家生活费用，所以一年更比一年穷。长女长到三岁时，长子出生了，随后，又有五个男孩相继出生，总共六男一女。在他任教的第十七年，举家迁往G县，其时他的妻子正

好怀着第七个婴儿。

贝岛出生于东京，又在东京度过了他的前半生，他之所以突然搬迁到G县，是因为已不堪忍受大城市艰难生活的压迫。他在东京任职的最后一所学校，是麴街区的F小学，那学校地处宫城以西，在华族府邸和高官住宅成片的山角一带，他所教的学生，其生活水平几乎全在中流以上，所以个个文雅秀气。每当他看见自己的儿女混在那些孩子们中间，出入同一所小学，显出寒伧的、可怜巴巴的模样，他心里总是很难受的。他想，做父母的衣衫褴褛也无妨，至少要让孩子们穿戴得整洁干净。他很想替女儿买一件街上随处可见的小姐们所穿的西服，想买那种发带，那种鞋子。到了夏天，便想去避暑。孩子们果真央求他做这些事情，在他心里，难为情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为父之心为之深深撼动，深感惭愧。何况父亲死后，还要赡养老母，耿直、胆小而且感情脆弱的贝岛始终为这些事所苦恼，似乎有一种道义上对不起亲人的心境。为此，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想迁出东京这座使他天天提心吊胆生活的大城市，试图到小城镇去开拓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他无非想使家里人生活得安稳一些。他之所以选择了G县的M市，则因为那里是妻子故乡的缘故。幸运的是，那里有为他调动工作帮忙的朋友。

M市位于东京以北约三十里处，以出产生丝而素负盛名。这是一座约有四、五万人口的小城市，广阔的关东平原在中央山脉的山麓下舒展开来。M市就位于逐渐狭窄收缩的平原一端，城市四郊环绕着一望无际的片片桑田。在天色蔚蓝的晴朗日子里，站在大道上的任何地方，都可眺望到因I温泉而著名的H山，还有那以山容雄伟壮观而闻名的A山，它们都耸立在郊外鳞次栉比的房屋对面。将T河引入城中的壕沟里，碧绿清凉的水潺潺流淌。通向I温泉的电车奔驰在大道上，那景致与乡村相比，显得明快而热闹，令人觉得情趣盎然。某年五月上旬，初夏的一天，贝岛领着破败之家，始迁于此地。此时，环绕小城的自然风光最为美丽，光辉灿烂。这家人长久以来住惯了神田猿乐街的簡陋的大杂院，此时觉得仿佛从阴沉黯黑、令人窒息的洞穴中忽然走到了蓝天之下，欣慰地舒了一口气。贝岛每天都要到城迹公园的草坪或那隐没在繁茂的樱花树叶之间的T河堤防上，有时也到藤花盛开、簇簇垂悬的A庭园等地的池水边欣然游玩。他和妻子以及今年六十出头的老母都忽然感觉到了如释重负的轻松。一年一度，他们回去拜谒亡父之墓，除此以外，他们对东京毫无依恋眷顾之情。

贝岛任教的D小学，位于M市北街的尽头。

学校运动场后面，有一片绿波起伏的桑田。每天，他从教室的窗口眺望晴暖的田园景色，常常出神地看着远方隐约可见的A山的紫色山褺，一边轻松愉快地向学生们授课。在赴任的当年，他教男生部普通三年级，在随班升教四年级、五年级的三年之间，他一直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他的学生不再是麹衡区F小学中的那种服饰整洁、举止文雅的孩子，但M市毕竟是一县的首府，所以与偏僻的乡村又迥然不同，财主之家的子弟，并非没有头脑聪敏的少年，其中还搀杂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淘气鬼，比东京的小学生更顽劣、更调皮。

全班有两个秀才。一个是本地机织业家、身居G银行要职的铃木某人之子，另一个的父亲是S水电有限公司经理中村某人。在贝岛执教的三年中，名列前茅的总不外乎这两名学生。淘气鬼中，则以K街中药铺老板的儿子西村为队长。此外，住在T街的医生之子有田，也许是惯受双亲娇宠之故，他既懦怯，又耍大少爷脾气，服饰也最奢侈。不过，素来喜欢小孩而且照料他们将近二十年的贝岛，对形成了各种性癖的少年均有兴趣，不管是谁，他一概平等而亲切地加以关照。他有时也会唾沫四溅地大声训斥，或施以非常严厉的体罚，这要视情而定。他凭藉多年的经验懂得了儿童的心理，因此，学生、同事的教员和学生家长，对

他评价不坏，一向称之为正直、诚笃而精干的教师。

贝岛迁来M市之后，就在第二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四月，是D小学更替学期的月份，他所教的普通五年级①，来了一个新入学的学生。他生着一张四方脸，肤色黝黑，大得骇人的钱褡形状的脑袋上长满了白癣，眼神忧郁，肩膀滚圆，是个矮胖少年。他名叫沼仓庄吉，看上去象是由东京流入M市一家新建生丝加工厂的大批职工中某个家庭的子弟。他容颜卑陋，服饰肮脏，显见不是富家子弟。贝岛第一次看见他时，便直觉地感到这孩子成绩不佳，缺乏教养。可是，他把孩子带到教室里测试，才发现其学习能力并不那么低，性格也是出乎意料地温厚，倒是个沉默寡言的、稳静沉着的少年。

一天，在午休时间里，贝岛在运动场信步溜达，看着远处兴致勃勃玩得正欢的学生们——贝岛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他向来主张，要观察孩子的能力和性格等等，就应当注意他们在自由活动时的言行，这比课堂上的情况更重要。——这时，他发现学生们分成两组，在玩模仿打仗的游戏。玩这种游戏并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两组战士

① 普通五年级——即战前的小学五年级。

的分配法。全班约有五十个孩子，甲组由大约四十人组成，乙组仅仅凑起十个人。分组以后，甲组的首领——上述中药铺老板家的西村，让两个孩子做马，自己骑到他们身上，频频指挥自己的部下作战。乙组的首领是谁呢？竟是新入学的沼仓庄吉！他也骑着同样的“马”，但一反平素沉默寡言的常态。他怒目圆睁，厉声喝令他那一小股部下出去。他亲自立于阵前，向势不两立的“敌方大军”猛冲过去，沼仓入学还不到十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显示出了这么大的能量，这是怎么回事呢？此刻，贝岛忽然为一种好奇心所驱使，面上浮出天真无邪的孩子般的微笑，他的神色，似乎为孩子们的兴趣所深深吸引。他定睛注视着交战的盛况，目光里燃着更强的热情。人多势众的西村组猛然间被沼仓的小股部下冲击得四零八落，溃不成军，最后，惊惶失措，晕头转向，竟找不到败逃之路。诚然，集中在沼仓组的少年都是一骑当千的勇士，但西村组的惨败，是因士气过于不振。好象“敌军”中最使他们畏惧的是沼仓其人。对其他的“敌人”，他们倚仗人多势众尚能勇敢地抵抗，但一见沼仓骑“马”奔来，军心立刻动摇，未及大张旗鼓地交战，就逃之夭夭。果然，就连他们的首领西村，只要被沼仓用眼一瞪，就缩头缩脑地束手就擒了。然而，沼仓并未

动武，未曾动手动脚，他只是纵横突破敌阵，自“马”上发号施令，怒吼痛斥一通。

“行了，咱们重开一仗吧！这一次，我们只要七个人便可。七人就够了。”

说罢，沼仓从自己军中抽出三名勇士交给“敌方”。接着，他们又试战一次，但结果仍然是西村组七零八落仓皇败北。第三次，七人减为五人，尽管如此，沼仓组经过激烈的恶战苦斗之后，还是赢得了胜利。

从那天起，贝岛就对少年沼仓格外注意。不过，在课堂上，他同一般少年相比，并无特异之处，读课文、算习题，总是做得很出色。连家庭作业也做得很用功，按时交卷。他总是那样默默地倚桌而坐，总是那样紧蹙眉头，好象很不开心。因此，贝岛无从揣测这少年的性格。总之，他似乎并非那种存着坏心眼轻侮教师、煽动恶作剧并污染班级风气的淘气鬼。若把他当作孩子王，看来也是个性格古怪的孩子王。

一天早晨，修身① 课上，贝岛向孩子们复述二宫尊德的讲话。平常站在讲台上，他总是显出慈颜悦色，以温和可亲的语调对学生们讲话，唯有上修身课，他显得特别严格。何况修身课是上

① 日本旧制中小学课程之一，现改称“道德”。

午的第一节课。晴朗的晨光透过玻璃窗射入教室，房间里的空气澄澈清新，也许正因如此，学生们的心境也溶化于清爽的气氛之中了。

"今天传达二宫尊德先生的讲话，大家要肃静地认真听取！"

宣布课题之后，贝岛开始用庄重的语调讲课。学生们宁静如一泓碧水，用心倾听，一声不响，连常因对邻座同学讲小话而遭贝岛叱责的西村，今天也眨巴着一双机灵的大眼，专心致志地仰视老师的面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周只有贝岛那谆谆教诲的话语声。这声音，在窗外对面的桑田那边，也听得清清楚楚。教室里的五十个少年挺身端坐，未出一点声响。

"——在这里，二宫先生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要用什么办法，才能挽回服部一家人倾毁于一旦的家运呢？二宫先生向服部一家发出的训戒，就是'节约'二字。——"

贝岛的话滔滔不绝，雄辩有力，语言流畅，倾泻不止。正说着，一直保持着肃静的教室，忽然从某个角落上传来了喁喁私语，这声音微微触动了贝岛的耳膜，于是他脸上稍微露出不悦的神色。他想："大家好不容易一致保持肃静——真的，今天学生们气氛的紧张是少有的，可是竟有人在这时嘀咕什么！"想到这里，贝岛故意使劲咳嗽一声，

朝发声处投去锐利的一瞥，然后继续讲课。可是，悄悄讲话的学生仅仅保持了一两分钟的沉默，接着又听见了喁喁之声。贝岛有一种感觉，好似牙痛之类，神经受刺激，肝火上升。可是，每当话声传来，他急忙扭头朝那方向望去，那声音便倏然止息。他很难弄清究竟是谁在窃窃私语，不过，他觉得声音是从教室右边一角沼仓课桌那边传来的，他由此推测悄语者肯定是沼仓。如果不是沼仓，而是别的学生，比如说，如果是特别淘气的西村之流，贝岛会立刻转身加以叱责，可是他觉得很难叱责沼仓这个孩子，不知为何，他总觉得，沼仓是小孩而不象小孩，是个烟一般捉摸不透的人物。叱责他，既于心不忍，又未免唐突。另一方面，还因为他对这孩子尚欠熟识。迄今为止，他对沼仓除在课堂上提问，未曾与他亲切深谈。他想：只要可能，还是不加叱责，就这样不了了之吧。他估计沼仓很快就会沉默，于是他尽力佯装不知。然而事与愿违，那话声肆无忌惮地渐渐高了起来，这次他看得分明：正是沼仓的嘴在一开一合。

贝岛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突然以藤鞭击桌，说道："刚才是谁一直在讲小话？是谁？"

"沼仓，是你一直在讲话吧？嗯？是你吗？"

沼仓毫无惧色地起立说："不，不是我。……"

说着，他迅速地环视四周，又说："刚才说话的是他。"他冷不防指着坐在他左侧的野田同学。

"不对！你讲话时，老师看见了。你不是跟野田讲话，而是跟右边的鹤崎两人对讲。你为什么要撒谎呢？"

贝岛一反常态，怒火中烧，勃然作色。须知沼仓打算移罪于他的野田同学，一向是个品行温厚的规矩学生。野田在为沼仓所指的那一瞬间，似乎大吃一惊，二目圆睁，如同乞怜一般，战战兢兢偷觑对方的眼色，然而，不久之后，他好象下定了决心，面色苍白地起立，颤声说道：

"老师，不是沼仓。是我说话。"这时，许多学生眼里闪着嘲弄的神色，朝野田投去一瞥。

对贝岛，这如同火上添油。野田这孩子，在课堂上很少私下讲话，大约是，他被近来以全班孩子王自居而不可一世的沼仓，加上了无实之罪，以无辜之身充当替罪羊。倘若他不肯负罪，以后是会遭沼仓欺负的罢。若是这样，沼仓这少年就更加可恶了。贝岛想：对沼仓必得仔细盘问、充分惩戒，不可轻饶。

"老师现在问的是沼仓，其余的同学都不要说话！"

贝岛又以教鞭击桌。

"沼仓，你为什么撒谎？老师明明看见是你在

嘀嘀咕咕。要是你认识到自己不对，老实承认，赔礼道歉，老师决不会多加叱责，可是你不但撒谎，还想把自己的过错嫁祸于人，这种行为最最可恶！这种习性，若是不改，长大以后，就会成为无用之人！”

听了这番话，沼仓并不害怕，他那对一向沉闷的眼睛，死死地斜睨着贝岛的脸，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位老师。这种表情，使贝岛想起以前见过的许多心术不良、胆大妄为、狞猛凶狠的面相。

“你怎么不吭气？老师刚才说的话，你明白吗？”

贝岛把摊开放在讲台上的修身课本翻扑放好，威严地走到沼仓的课桌前面，摆出一副要穷追不舍的架势，两手把藤鞭折弯，以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加以体罚。全班学生屏息以待，手心里捏了一把汗。教室立刻笼罩着一片大事变突然爆发之前的沉寂，它与先前的寂静的意义完全不同。

“怎么！沼仓，干吗不吭声？老师说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要抵赖？”

在贝岛手上拉得弯弯的教鞭眼看着就要飞向沼仓的面颊。正在这时，沼仓把浓眉蹙得更紧，他以低沉、嘶哑而又斗胆顽抗的声音说："我没抵赖。说话的真是野田同学。我没撒谎！"

“好啊！你来！”贝岛一把抓住他的肩膀，粗暴地强行拉扯，显出不肯善罢甘休的神色。“到这里来！站在教坛下边，直到老师准许离开为止！你要是悔过，随时可以饶你。不过，要是抵赖下去，到天黑也不放你走！”

“老师……”

这时野田又起来说话了。沼仓向他飞快地斜视了一眼。

“真的不是沼仓同学。请让我替他罚站！”

“不行！不必你站，你在后面舒舒服服地坐着听讲就是。”

说完，贝岛又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强拉沼仓，这时另一个学生起立说道：

“老师！”

贝岛定睛一看，原来是淘气鬼西村。西村脸上，平素那种淘气的、拖着两条鼻涕的顽皮神情，现在已无影无踪，显出一种在他这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真态度，闪现出一种似乎为主人不惜舍弃生命的臣仆似的凛然不可侵犯的勇气和觉悟。

“不，老师不会惩罚没犯过错的同学。沼仓犯了错，老师才惩罚他。老师没有点名批评的同学，不要多事！”

贝岛纳闷起来。他不懂，为什么同学们都要

庇护沼仓的过错。倘若沼仓常常迫害他们、威吓他们，事情就更加奇怪了。

“喂！快去站好！叫你跟我走，你怎么不动！”

“老师，”又一个学生站了起来，“您要对沼仓罚站，就让我和他一块儿站吧！”

贝岛简直不敢相信，说这话的竟是一直担任班长的中村。

“你说什么！”贝岛愕然说道，揪着沼仓肩膀的双手也放了下来。

“老师，让我也和他一起站吧！”

接着，五六个学生纷纷起立离座。紧跟着，几乎全班学生一个个地相继起立，异口同声地说道：“我也站。”“我也站。”他们向贝岛身边聚集过来。他们的态度中，丝毫看不出有意使老师为难的恶意，然而看得出来，他们都和西村一样，怀着自我牺牲救出沼仓的决心。

贝岛暴躁、狼狈之余，已经丧失了几分理智，真想怒喝道：“好，既然如此，大家都罚站！”倘若他是个年轻教师，经验浅薄，遇到这种场面，他的神经无疑会受到刺激，因而说出这种话来。然而，他不愧以老练闻名，与普通五年级的孩子打交道，他还不至于为这种事大动肝火。相反，他对沼仓这一少年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威力，不禁于内心生出深深的惊叹之情。

"沼仓做了坏事，老师才处罚他，可大家为什么这么做呢？你们大家都想错了！"

贝岛说出此话，似乎十分困惑。无奈，他不得不停止处罚沼仓。

从那天起，贝岛总是因叱责了全班同学而觉得良心不安。他打算以沼仓这件事作为研究材料。小学普通五年级的学生，全是十一二岁的顽皮孩子。他们处在听不进双亲意见和教师命令而任性妄为的年龄，然而他们都一致尊崇沼仓为首领，全班学生几乎动则如其手足。沼仓来此之前作为孩子王而声威显赫的西村自不必说，就连中村、铃木几名优秀学生，也不知是对他畏惧还是心服，总之遵奉他的命令。就象上次那样，即使沼仓确实犯过当罚，他们也愿意自动代替其承受体罚。沼仓的手腕和胆量，不论多么强大，可他毕竟不过是同年的毛孩，然而"沼仓君说过的"较之"老师说过的"，在他们心目中具有大得多的力量。多年以来，贝岛与小学儿童打交道，颇难驯服的小阿飞或顽劣儿童，使他觉得棘手，然而他还未曾见识过沼仓这种情况。这孩子为什么博得了全班人望呢？为什么他能如此成功地镇伏五十个同学呢？这在许多小学里，确是罕见的事情。

使全班学生慑服，用之如其手足，仅仅这样，倒未必是坏事。沼仓这孩子这般德高望重，倘是因

他具有威力的缘故，便丝毫没有理由叱责他。贝岛只是担心，沼仓是个罕见的小阿飞——一个不可理喻、甚至为社会所恐惧的劣童，以至于班上的善良孩子都违心地遭受他的压迫。也许他会利用自己的势力，渐渐使不良风习和行为在全班蔓延！——这就是贝岛的忧心所在。他认为，以如此强大的人望和势力传播不良的风气，事情就严重了。然而，幸好贝岛的长子启太郎是这个班上的学生，他从侧面探问情况，越来越觉得他的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

“爸爸，沼仓可不是坏孩子。”

每当贝岛盘问启太郎，孩子就惴惴不安，不知所措。他吞吞吐吐地说出上面那句话，但心里不知该不该说。

“哦，真是如此么？听你这么说，我自然不会叱责沼仓了。所以，你只管说实话吧。上次修身课上发生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沼仓自己做了坏事，却要嫁祸于野田，不是么？”

于是，启太郎为沼仓作了如下的辩解：那件事的确是不良的行为，但是沼仓并非老谋深算陷害他人。其实，他是为了考验自己的部下（即全班同学）对自己心服到何等程度，对自己忠实到何种程度，才故意演出了那场戏。结果表明，全班的少年无一不愿为他牺牲自己，这样一来，连

老师也措手无策。当天这一事件，使沼仓对此有了十分的把握。当时，在他指名之下，第一个应声无过引咎的是野田，紧接野田之后，西村和中村挺身而出。后来，沼仓表彰了这三位同学的特殊功勋，说他们忠义第一。——对启太郎原话的意思加以补充，大致就是这么回事。那么，沼仓是以什么样的办法、从什么时候开始发挥这么大权力的呢？启太郎的理解能力无法清楚地解释这个问题，不过——简而言之，沼仓是个富于侠义之心和勇敢精神的心怀宽大的少年，似乎正是这种品质，使他渐渐登上了班级的霸主之位。单论力气，他未必是全班最强者。若是摔交，西村很可能胜过他，然而沼仓不象西村那样欺侮弱小同学，所以，倘若他与西村争吵起来，大部分同学都会站在他这一边。尽管沼仓在摔交中是弱者，但打起架来，他却强悍得可怕，全身充溢着与体力无关的威严和意气，一瞬之间便慑服了对手的胆略。入学后不久，他与西村之间进行了一场短暂的争霸战，西村很快不得不宣告投降。西村没有和他绝交，如今他心悦诚服地成了沼仓的部下。无怪乎沼仓说："我成了太阁秀吉。"他气量宏大，平易近人，先前敌视他的同学，结果都乐于遵奉他的命令。西村当孩子王的时候，优秀学生中村和铃木对他不服，如今这两人都已成为沼仓最忠

实的部下，好象唯恐为沼仓所憎恶，以阿谀逢迎的办法讨好他。启太郎一直尊敬中村和铃木，可是自从沼仓来后，他就觉得那两人毫无了不起之处。两人的学业成绩固然优异，但跟沼仓相比，他们简直象小孩站在大人跟前一样。因此，现在无人与沼仓相拮抗，大家对他心悦诚服。不知为何，尽管沼仓非常恣情任性地发号施令，但在多数场合，他所为之事都是正当的。只要确立了自己的霸权，他就心满意足了。他很少玩那种滥用权力的恶作剧。偶尔他的部下有人欺侮弱者，或者干出卑劣的事情，这时他会给其以极为严厉的制裁。因此，懦弱的有田少爷这类人物，处在沼仓的天下，好似生活在难得的太平盛世。

贝岛从儿子启太郎口中套出了以上情况，这不能不使他对沼仓的兴趣更加深了一层。如果启太郎所言不假，则沼仓确实并非不良少年。作为孩子王，他也是颇为特殊、值得嘉奖的。他是地位卑微的工人子弟，但这少年将来会成为一位真正的英雄豪杰，也未可知。他把全班同学当作部下，在他们当中耀武扬威，若放纵这种行为，多少是有害的，但既然学生们心甘情愿，心悦诚服，便不必强行干涉，即使干涉，恐怕也不会奏效。对！倒不如表扬沼仓的行为。赞赏他人小志大、尊重正义、崇尚侠义的气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努

力博取学生的人望，将他的势力利用到好的方面，引导它为班级服务。贝岛考虑成熟，有一天放学以后，他把沼仓叫到一旁，说：

“老师叫你，并不是要斥责你。老师对你非常佩服。你具有大人也不及的优点，能使全班学生坚定地服从你的命令，这种事连老师也不容易办到，你却干得十分漂亮。比起你来，老师反而感到惭愧。”好心的贝岛，内心确有这种感觉。他在学校任教二十八年，但他藉以任意管理一班学生的德望和技巧还不及这年幼的少年！不仅是他，在所有小学教员当中，恐怕也没有比孩子王沼仓更善于感化学生使其心悦诚服的人罢。他想：“我们这些‘学校的老师’，架子挺大，但想起沼仓，能不感到羞愧么？我们对学生的威信和慈爱，之所以不及沼仓，是因为我们不能象孩子一般天真。我们没有完全与孩子们同化、和他们一起游戏的诚意。因此我们今后必须谦逊地向沼仓学习，努力成为学生所喜爱的‘有趣的朋友’，而不作学生敬畏的‘可怕的老师’。”

“因此，老师希望你从今以后更多地象现在这样操心，同学中有做坏事的，要加以惩戒，有做好事的，要加倍鼓励，使全班同学都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要引导大家成为有礼貌的人。这是老师对你的期望。那些孩子王，都给老师添麻烦，

不是胡闹捣蛋就是教别人做坏事。可是，如果象你这样为大家着想，对老师将是多么大的帮助！怎么样，沼仓？老师说的话你都懂了吗？”

这位少年听到老师说出这番意外的话，显出惶惑不解的表情，他仰视着老师，见他脸上浮现出慈祥的微笑，片刻之后，他似乎渐渐领会了贝岛这番话的精神实质。

“老师，我明白了！我一定按老师所说的去做。”他兴高采烈，禁不住喜形于色，说话时笑嘻嘻的。

贝岛也不无得意之感。他发现，自己毕竟懂得利用儿童心理的道理。沼仓这样的少年，倘稍有差池，便很难对付，可他巧妙地引导他走上了正道。自己毕竟是个小学教师，有些老练的办法。想到这些，他很愉快。

翌日早晨，贝岛来到学校，得到了一些确切的证据，说明他用以操纵沼仓的策略，获得了预期以上的成功，他心中的得意感更是倍增。原来，从那天起，在他主管的教室里，风气一反常态，其变化之快令人有些不安。用不着老师提醒，课堂上鸦雀无声，同学们保持着死一般的寂静，甚至听不见咳嗽之声，大家屏息听讲。贝岛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不时窥探沼仓的动静，只见他不时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犯规记录本，时刻举目

环视，注意教室内的情况，倘有哪个同学稍稍改变了规矩的坐姿，他立刻在那个同学姓名旁记下这笔帐。“原来如此！”贝岛禁不住微微一笑。日子一天天过去，全班同学似乎愈益严格地遵守纪律，每个人的表情里，都可以看出内心中战战兢兢但愿不再犯过的心思。

有一天，同学们吃惊地看到贝岛把一双眼睛睁得格外地大，于是暗暗地期待着：“老师马上就要表扬咱们了。”可是，贝岛说出一番表示惊讶的话来：“嗬！近来同学们怎么变得这么规矩了？你们过于老成，老师衷心地佩服！岂止佩服，简直有些害怕了！”大家哄堂大笑。

“同学们这么遵守纪律，老师也觉得脸上光彩！近来，外班的老师们都很佩服地说：‘普通五年级的学生是全校最守规矩的！’连校长先生也常常表扬我们。他说：‘他们班上怎么会那样肃静呢？那个班的同学，是全校学生的榜样！’因此，同学们要想到，这不是一时的事情，要长久地坚持下去，要保持这个难得的荣誉。你们要让老师惊讶地看到，你们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

孩子们高兴之余，又一次笑了起来。不过，沼仓只是与贝岛对视了一下，露出微微一笑。

贝岛的妻子生下第七个孩子以后，身体急剧衰弱，常常卧床不起。就在这一年夏天，医生终

于给她下了肺结核的诊断。贝岛原以为迁居M市以后，生活会变得轻松快乐，然而在头一两年中，最小的婴孩老是吵扰不安，令人心烦，加之妻子断了奶，老母的旧病哮喘症越来越重，随着年岁增长，性情更加焦躁，所以即使妻子未患肺病，生活也在渐渐陷入困境，而这样一来，一家人就更深地陷入了悲惨的状态。每月接近三十号的时候，距那个日子一周以前，贝岛就开始犯愁，闷闷不乐。他想起东京时代的往事，那时在贫困之中大家也能豁达而乐观地生活，于是他越来越觉得今不如昔。如今孩子增多了，而物价都已上涨，即使不付病人的药费，每月的开支与东京时代毫无差异。此外，倘在青年时代，还可指望今后逐步提薪，然而时至如今，前程没有一丝光明。

贝岛叹息不止，处于穷途末路，而他的老母在一旁却不知体谅，反而牢骚满腹："哎，搬出东京的时候，算命的人不是说过么？'贵府迁到M市是走邪路。家里头将会病人不断！'当时我说要另找个地方，可你笑话我，说这是迷信。你瞧，还不是闹成了这个样子？"

妻子总是装作没听见，默不作声，眼里积着一汪泪水。

六月末的一天，学校召开职工会议，贝岛傍晚才回到家里。妻子自二三日前发烧病卧不起，

贝岛一进门就听见妻子枕边传来小孩的抽泣之声。

“哟，又是谁挨骂哭鼻子了？”

贝岛跨过门槛便听到哭声，神经受了刺激。近来家里的气氛总是惶惶然不得安宁，老母和妻子成天训斥小孩。孩子们终日得不到一个零用钱，为此而吵闹不休，白天黑夜缠着父母又哼又叫。这时，他听见妻子一边无力地咳嗽，一边说话：

“哎，奶奶问你这么多话，你怎么偏不回答呢？就是妈妈供养你不起，你也不该去偷人家的东西啊！”

贝岛听了这话，心往下沉，急忙打开病室的槅扇，只见长子启太郎在祖母和母亲左右盘问之下，正在负隅顽抗。

“启太郎，你为什么挨骂？你妈妈病得这么厉害，在床上歇着，可你还惹出乱子叫你妈操心。早两天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是大哥哥，怎么这样不懂事！”

受了父亲的责怪，启太郎仍然垂头不语，时时想到伤心处，一串串眼泪撒落在铺垫上。

老母的眼眶也湿润了。她瞧了瞧贝岛的脸色，哑着嗓子说道：“哎！半个月以前我就觉得启太郎不对头，总是鬼鬼祟祟。你这孩子，真地不可救药了么？”

随着盘问往下进行，老母的愤怒愈益显得理由充分。本月以来，启太郎除了购买必备的学习用品以外，不曾从家里多拿一个小钱，可是，家长发现他常常从什么地方带回各种用品和粗点心。前几天他带回五六支铅笔，母亲觉得奇怪，问他笔从何来，他说是一位同学送给他的。前天傍晚，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回家后，躲在走廊一隅，飞快地偷吃什么东西，祖母悄悄走到他身边一看，发现他衣袋里塞满了竹皮包裹的糕点。而且，奇怪的是，这些天来启太郎从未象从前那样央求给他零用钱。若说可疑，此外还有几件怪事。这些情况实在蹊跷，祖母正想找个机会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谁知今天他又带回一把价值五十钱左右的漂亮扇子。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又说是朋友送的。既如此，便问他那个朋友住在何处，姓甚名谁，何时送扇子给他。他便垂头不语，老半天也挤不出一句话。于是祖母更加犯疑，严加诘问，他又吞吞吐吐坦白说，不是人家送的，而是买来的。可是，买这种高价商品的钱，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这个问题，纵使苦口婆心地开导，把嘴说酸，纵然厉声威逼，他也不吐真言，只是一口咬定说："反正不是偷了别人的！"

"既不是偷的，你怎么会有钱呢？你说！你不说够你瞧的！"祖母大声呵斥，激动之余，竟忘了

疲病之身，气得要把启太郎痛打一顿。

贝岛听了事情的原委，全身不寒而栗，好似淋了一盆凉水。

“启太郎呀，你干吗不把真话实说呢？是偷的，就承认是偷的，马上坦白！……爸爸也想给你买你所喜爱的东西，让你跟别的孩子一样，可是你也知道，家里有这么多病人，所以无暇照料你的事情。当然，你也是很苦的，可你要体谅我的难处，忍耐下去，不然怎么行呢？爸爸不愿把你当作偷人家东西的坏孩子，不过人们偶然也会产生坏念头，即算本来不是那种料，但兴之所至，未必不起邪念。若是这么回事，仅此一回，可以饶恕你，你就实说了吧！好吧，你向奶奶认错，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做那种事情。喂，启太郎！怎么不吭声？”

“……可是，爸爸，……可是，我……要知道我实在是没偷人家的钱……”

启太郎说罢，又哭了起来。

“可是，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近来买了铅笔、点心、扇子这一大堆东西！那笔钱究竟是哪儿来的呢？你不说出来，别人怎么知道？告诉你，爸爸不会老是这么和和气气！你再狡赖，最后会要尝苦头的！怎么样，启太郎！”

这时，启太郎忽然放声大哭。他一边哭一边

频频动口说了些什么，但因恸哭失声，贝岛一时听不清他说的话。末了，才听得他说：

“……说什么钱，又不是真的。就是几张假钞票……”他边哭边结结巴巴地反复说着这几句话，竭力分辩。接着，只见这少年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揉得皱巴巴的伪钞，用手捏着它揩拭脸上的眼泪。

父亲接过假钞票，将其展开于膝上察看。他发现，这是一张西洋纸的小裁片，上面用四号活字印着“百元”二字。这是哄孩子的玩意儿，结果查明启太郎的衣袋里还藏着四五张，其中有五十元的，一千元的，还有一万元的，金额越大，活字号码和纸币版面也就越大。仔细一瞧，纸币背面一角，每一张都盖上了“沼仓”的印记。

“这里不是印着‘沼仓’二字吗？这钞票是沼仓造的吧？”贝岛大致推察出了此事的性质，心中释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过，疑团还未完全解开。

“嗯，嗯。”启太郎点头称是，哭得更加厉害了。

当晚，贝岛花了整整一夜时间抚慰启太郎，使他转悲为喜。末了，贝岛得以委婉地查明了这钞票的由来。从此可以看出，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沼仓这个少年的势力发展的结果，酿成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事件，隐伏于表面现象之下。

根据启太郎的谈话，可以想象到，贝岛自以

为是老练办法并为之得意的操纵孩子王之良策，尽管取得了一半的成功，但在不知不觉之间，也带来了许多弊害。沼仓在得到老师的一次意外表扬和鼓励之后，非常兴奋，与此同时，乘此机会，他变得更加活跃。首先，他造了一个全班同学的名册，每天观察同学们的言行，根据他制定的独特标准，严厉地一一记载他们的操行。出勤，缺勤，迟到，早退——凡此种种，他以和老师同样的权威一一登记在他的簿子上，这自不用说。不仅如此，他还叫缺席者呈报缺席理由，还要派遣秘密侦探，调查其理由是否属实。有的同学说因途中耽搁而迟到，有的谎称生病而休假，这些人很快就被侦探抓住了把柄，所以，大家是不敢随便撒谎的。——听了这番话，贝岛恍然大悟了。近来，根本没有学生迟到或缺席。C街山货店老板的儿子桥本是个多病之身，他脸色苍白，表情毫无生气，但是连他也每天上学，令人钦佩。不管上哪门课，同学们都很用功。贝岛很高兴，认为这是大好的事情。——沼仓任命了七八个孩子当侦探，他们常常徘徊于班上那些怠学者家庭的附近，或者秘密地跟踪，毫不疏忽地监视这些同学。不用说，一方面沼仓还设置了严厉的惩罚制度，如果有人违背命令，即使犯规者是班长或沼仓本人，都必须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随着罚规

的种类逐步增多，制裁的方法也变得复杂，侦探的人数也增多了。最后，除侦探以外，还任命了各种官员，老师指定的班长不在其列．反而将武力强大的淘气鬼任命为监督官。他还任命了出勤登记员、体育干事、文体干事等官员，以及总统沼仓的助理。此外，还任命了法官及其副官。他又为高级官员配备了跑腿的随从。官吏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副总统西村，他有两名随从。优等生中村和铃木，起初因为性格懦弱而遭到轻视，但他们渐渐受到沼仓的尊敬，后来当上了总统的顾问官。其次，沼仓制定了勋章。他从玩具店买来铅质勋章，命顾问官给其定下各种名目，授予有功的部下。为此，又增设了一名主管勋章的官员。于是，有一天，副总统西村提出一项建议：指定一位财政大臣，以发行钞票。这一提案，立刻为总统嘉许采纳。

很快，洋酒店老板的儿子内藤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放学之后，把自己紧锁在自家二楼的房间里，和两位秘书官一起，印刷五十元以上直至十万元面额的纸币。印制出来的纸币，被送到总统手中，盖上刻有“沼仓”字样的印章以后，便开始生效。全体学生，按官职高低，从总统处领取薪俸。沼仓的月薪五百万元，副总统二百万元，大臣一百万元，随从一万元。

这样一来，人人都有了一份财产，同学们便尽兴地使用这种钞票，开始互相买卖各自的所有品。象沼仓这样富有财产的大官，可以毫不客气地从部下手中买得自己想要的物品，其间，持有各式各样高级玩具的孩子们屡屡遭到总统的征集，尽管不大情愿，但还是不得不割爱。S水电公司经理的儿子中村，以二十万元为代价把他的一架大正琴卖给了沼仓；大少爷有田最近到东京去时，父亲给他买了一把气枪，沼仓叫他以五十万元为代价把枪出卖，他只好把枪出让给沼仓。最初，这种交易是在学校运动场等地零星进行的，后来规模越来越大，每天放学后，大家聚会在公园的草坪上、郊外的草丛中或位于T街的有田家中，如同开办集市。不久，沼仓就制定了一条法律，并发布命令：凡是从父母手中得到了零用钱的同学，必须把这些钱全部换成实物，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一来，事情走向了极端：除了购买必须的日用品外，绝对不许使用总统发行的纸币以外的金钱。于是，富家子弟自然总是充当卖方，不过，由于买方再次将这些物品转卖出手，沼仓共和国的人民，财富渐渐地平均了。贫家子弟只要有了沼仓共和国的纸币，便不愁没有零用钱花。开始办这件事，一半是闹着玩儿，既然有了这样的结果，大家便都在讴歌总统的善政(？)

了。

贝岛把启太郎讲述的内容综合起来，大致推测出以上这些情况。由此看来，孩子们在他们自己的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是非常广泛的，仅当晚启太郎列举出来的，就达二十余种，它们是：

西洋纸，杂记簿，相簿，美术明信片，
胶卷，粗点心，烧芋，西式糕点，牛奶，
柠檬汽水，各种水果，少年杂志，童话，
画具，彩色铅笔，玩具类，草履，木屐，
扇子，纪念章，小钱包，小刀，钢笔

他们搜罗了这么多种物品，到了市场上，凡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几乎都能买到。

启太郎是老师的儿子，沼仓对他格外庇护，所以他平时不愁缺钞票。——大约沼仓是了解贝岛家境的，他似乎怀着一种侠义之心，定心拯救启太郎于穷困之境。启太郎衣兜里总有百万元之钞，其资产与大臣相等。除被祖母查出的彩色铅笔和糕点等物之外，至今他已购买过各色物品。

但是，沼仓觉得其他的命令被老师知晓尚无大的妨碍，唯有这货币制度让其发现，他担心会遭到斥责。于是，他向同学们规定：不得让老师看见这种货币，也不得让老师知道它的存在，大

家要互相提醒。他甚至规定，若有人告密，要课以严厉的处罚。启太郎处在最易蒙受嫌疑的地位，所以他总是为此烦恼不安。然而，今夜他不愿背上小偷这个污名，终于招认了。他之所以矢口抵赖，并放声大哭，就是害怕明天受到沼仓严惩的缘故。

“毫无志气！这点小事值得如此大哭么？要是沼仓欺负你，爸爸这一次就要严厉处罚他！你们真是岂有此理！不管你怎么说，爸爸明天不把大家训斥一顿是不会罢休的！我不说是你告诉我的，还不行吗？”

父亲如此责骂，启太郎却对这些话充耳不闻，他摇着头说：

“这可不行！大家都会怀疑我的。说不定今晚就有侦探偷听了咱们家的事情。”

说罢，他又放声大哭起来。

贝岛愣了一阵，对此手足无措。即使明天叫住沼仓，速速加以戒饬，可是对整个事情，从哪儿着手，如何处理，方为上策，他似乎没有考虑的余地。他只是惊讶万分，惊魂不定。

当年秋末的一天，贝岛妻大量咳血，就此卧床不起了。随着气候转冷，老母的哮喘也愈益恶化。也许是接近山区的缘故，M市的空气比较干

燥，这对两个病人更是不利。家里只有三间房，分别为六张、八张、四张半铺席大小，两个病人占了其中的一间，昼夜躺在地铺上，你咳我吐，轮流不断。

长女初子是高中一年级学生，此时不得不承担了全部家务。天还未亮她就起床升火，然后把饭菜送到病人枕边，还要照顾几个弟弟。忙完了这些，才擦干满是皱纹和裂口的手，赶去上学。到了午休时间，她又赶回家，忙碌一阵，做好午饭。下午还得洗衣浆裳、给婴儿换尿布。父亲见了于心不忍，便到厨房里帮忙打水或打扫。

这家人的不幸现在并未达到绝顶，看来今后还会不断恶化。贝岛担心，也许自己也传染了肺病。他想，既然会传染，最好是连他自己在内，全家都染上肺病，一块儿死去。接着他想到启太郎近来常常盗汗，并发出不正常的咳嗽声，很叫人担心。

也许是艰难的生活成为沉重的负担压在身上的缘故吧，贝岛常常在课堂上发火，申斥学生。稍不如意就生气，神经过敏，火辣辣的，全身的血液往脑袋里倒冲上来。每逢这种时候，尽管正在上课，他也想不顾一切地跑到外边去。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个学生使用上面说过的那种假钞，被他撞见了，他大喝一声：

“老师上次那么严厉地批评你们，你们竟然还有这种东西！”说罢，心跳骤然加快，眼前一黑，差一点跌倒。学生方面，以沼仓为首，全部轻视老师，故意做些恶作剧，惹他大动肝火。因父亲之故，启太郎似乎受到了同学们的冷落，近来没有伙伴和他一起玩耍了。放学回家，终日笼闭在狭窄的屋子里，闷得发慌。

十一月末的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发生了一件事情。贝岛妻两三天以来发烧不断，身体衰弱，但她仍然把婴儿抱在身边不放。中午时分起，那婴孩不时地撒娇，可是过了不久，便开始吵闹，末了，象被火烫着了似地大哭起来。

“别哭哟，好宝宝，听话，别哭了！睡吧，睡吧……”

妻子有气无力，声调一阵高一阵低地一遍又一遍哄着婴儿。后来，她的声音听不见了，只剩下婴儿那可怕的哭声在四下里回荡。

贝岛呆在隔壁八张铺席大小的房间里，正在伏案工作。孩子每哭一声，他便觉得那声音在隔扇边、在耳边回旋，腰部到背部一阵阵发麻，难受的感觉仿佛是从脚底下传来的。他尽力忍耐着，不想离开书桌。

“他要哭，让他哭哭也好。这种时候有什么办法！只好让他哭到不想哭为止。”

父亲、母亲和祖母，似乎不谋而合，都打定了这个主意。

本来以为，婴儿的牛奶还够吃几天，今天早晨才发现，牛奶一滴也不剩了。然而这还是小事。三位家长发现了一桩更加悲惨的事情。学校发薪还要等到后天，可是在家里搜遍各个角落，也找不出一文钱了。三人都怕把此事说出口，只是默默地探察彼此的心思。此时，大女儿初子还象平时那样，冲了一杯糖开水，又煮好了菜粥，但不知为何，婴孩都不肯吃，只是“呜呜”直叫，哭得更加激烈。

贝岛留心去听那声音，他心里就涌起悲凉的感伤之情，仿佛被领进了一个既无苦痛也无欢乐的空虚世界。他在心底深处自言自语：“要哭就哭个够吧。哭吧，再哭吧！”想到这里，神经忽然兴奋起来，身子仿佛飘浮于空中，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只剩下了肩以上的部分。于是，他猛然从桌旁站起身来，焦躁万分地在房里来回踱步。

“对！就说是计划不周。用不着这么顾虑。……他家的儿子是我的学生。……要是我说下次一起付，对方一定会说：‘方便时再给吧。’这没什么难为情的。只因自己胆小，才觉得羞耻。”

脑海里浮出这个念头之后，他便老是想着同一件事情，在同一个地方不停地徘徊。

薄暮时分，贝岛信步走出门，看那光景，是朝K街的内藤洋酒店那边走去。来到酒店门前时，立于店头的一名店员恭敬地向他行礼问好。贝岛在街道上伫立片刻，笑容满面地回礼。……帐房后面有一排货架，上面摆满了罐头、西洋酒瓶，货架的一角隐约可见有几只牛奶罐。然而，贝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那里走过去了。

贝岛转身往回走，快到家时，他仿佛听见婴孩还在哭泣，那撕破嗓门似的呱呱叫声，传到黄昏的街道上，隔着五六户人家就能听见。贝岛心中一惊，又返身而行，这一次，他漫无目标地走去。

A山的山风，在M市享有盛名。这时，它仿佛通知人们冬天很快就要到来，把呼呼作响的寒风吹送到大街小巷。在T河岸边公园的土堤下，有五六个孩子隐没在黄昏的幽暗中，玩着某种游戏，他们似乎频频地争吵着什么。

“不行，不行！内藤，你别耍滑头！只有三只了，百元一只，就卖给你！”

“贵啦！”

“这还贵？真拿你没法，沼仓！”

“嗯，内藤，你可是真滑头。你说不想卖，可又缠着要我买。谁跟你讨价还价？我要买，就不会跟你讲价钱！”

听到这些对话，贝岛停住脚步，朝孩子们那边走去。

“喂，你们在干什么呢？”

孩子们想一齐分头逃跑，但贝岛站得太近，他们没能逃脱。

沼仓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一种表情，贝岛知道他心中在想：“既然发现了，无可奈何！就让他责骂一通吧！”

“沼仓，老师跟你商量一件事。让老师也入伙，怎么样？你们的市场出卖什么商品？也发给老师一份钞票，让老师和你们一起玩，好吗？”

沼仓审视着贝岛说话时的表情，只见他嘴边浮着微笑，眼球里却布满血丝，令人害怕。孩子们以前从未见过贝岛老师脸上有这种神色。

“喂，一块儿玩好吗？你们什么也不用担心。老师从今以后，就在这位沼仓君手下当个臣民！和大家一样，做沼仓的仆从。瞧，这样你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听了这话，沼仓吓得心里噗咚一跳，畏缩地倒退了几步，但他立刻改变了念头，又走到贝岛跟前。他象对待手下的少年，傲然保持着孩子王的威严，说：

“老师，是真的吗？既然如此，就分给老师一份财产吧。——给，一百万元！”说着，沼仓从钱

包里掏出伪钱递给贝岛。

“啊，真有趣！老师也入伙了！”一个孩子说道。另外几个孩子高兴得直鼓掌。

“老师，您要买什么？凡是老师想要的，我们都卖给您。”

“哎！卖香烟、火柴、啤酒，正牌货，汽水……”有个孩子模仿车站售货姑娘的声调叫卖。

“老师嘛，老师想买一罐牛奶。你们市场上有卖的么？”

“牛奶？要牛奶，我家店子里有，明天我给拿到市场上来！您是老师，千元一罐，减价卖给您！”

说这话的，是洋酒店老板的儿子内藤。

“嗯，很好很好！千元一罐，真便宜！好吧，明天我还会到这儿来玩，可别忘了带牛奶！”

贝岛心中暗想：“好极了！哄过了小孩，将会买到牛奶，我真高明！和儿童打交道，我还是老练的。”

从公园回家的路上，贝岛经过K街的内藤洋酒店，他突然走进店里，购买牛奶。

“哦？价钱果然是千元一罐！那好，我这就给钱。”

贝岛从和服袖子里摸出刚才沼仓给他的假钞。在这一刹那，他恍如从恶梦中惊醒过来，连

连眨眼，眼见得面孔涨得通红。

他想："啊！该死，我发疯了！幸亏及时醒悟了。可是荒唐的话已经说出了口，哎！要是人家以为我精神失常可就麻烦了！哎，好歹得掩饰过去，且胡弄一下再说！"想到此，他哈哈大笑几声，对一个店员说：

"嘿，我刚才说这是钞票，是开玩笑的。不过，为了慎重起见，还是请收下吧。反正到了三十号，凭此字据，我会支付一千元现金。"

（车向前译）

1

春琴本名鵙屋琴，出生于大阪道修街一个药材商家庭，卒于明治十九年① 十月十四日，死后安葬在市内下寺街净土宗的一所寺庙里。

几天前，我从那儿路过，触景生情，泛起谒墓的念头，于是走进寺庙，请守庙人做向导。

守庙人说："鵙屋家的墓地在这边。"随后，他领我向正殿后面走去。举目环视，见一丛山茶的树荫下，排列着鵙屋家几代祖坟，四周却不见想象中的琴女之墓。我对守庙人说，从前鵙屋家的姑娘中有个如此这般的人物，我要找的墓就是她

① 即公元一八八七年。

的。守庙人思索片刻，说："听你这么说，那边有座坟说不定是她的。"说着，他领我登上东侧一条陡坡的台阶。

众所周知，下寺街东侧后部耸立着一座高台，神国魂社便筑于其上。从寺内通向高台的斜面，形成一条陡坡，此处树木茂密，在大阪是罕见的。春琴之墓就座落在这陡坡中央一块比较平缓的空地上。碑上刻有法名"光誉春琴惠照禅定尼"，背面刻有"俗名鵙屋琴，号春琴，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殁，终年五十八岁"等字；侧面刻有"弟子温井佐助建"之名。春琴一生未嫁，实际上却与"弟子"温井过着夫妻式的生活，也许正缘此故，她才背离祖坟，另辟归宿吧！守庙人说，鵙屋家族早已没落，近年很少有人前来扫墓，偶有人来，也不到春琴墓前，似乎不是鵙屋女士的近亲。"如此说来，这位女艺人没有亲朋好友？"守庙人答道："不见得。胡枝子茶馆有位七十岁上下的老妇，年年来此扫墓一二回。"接下去，他又指着春琴墓左侧的另一座墓说："你看这小墓，老妇每次在春琴墓前祭扫完毕，也要在这座墓上烧香献花，供钱也由她付。"我走到守庙人刚才所指的墓碑前一看，石碑只有春琴墓的一半大小，石碑正面所刻文字为"真誉琴台正道信士"，背面刻文是："俗名温井佐助，号琴台，鵙屋弟子，明治四十年十月

十四日殁，终年八十三岁。"这就是温井检校①之墓。

那胡枝子茶馆的老妇在后文中还要出现，这里暂且不提。

温井墓小于春琴墓，而且碑文上载明了弟子的身份，死后仍守师徒之礼，体现了检校的遗愿。

当时，夕阳映照于石碑表面，一片红光，我徘徊于山丘上，俯瞰大阪市的开阔景色。想必这一带自古便是难波津的丘陵地带，西向的高岗直达天王寺庙。如今这里煤烟造孽，破坏了花草树木，青枝绿叶之上，灰尘蒙蒙，形容枯槁，大煞风景，令人扫兴。可以想象，当初这些墓碑在此奠基时，这地方一定更加郁郁葱葱。话说回来，就是现在这般模样，却被辟为市内的公共墓地，可见还算是清静秀美的处所。这师徒二人，因一段奇特的姻缘，紧紧结合，双双俯瞰着暮霭下面高楼林立的东洋第一大工业城市，永远安眠于此。尽管如此，今日之大阪已历沧桑巨变，与检校生前的景象相比，是面目全非了，唯有这两块墓碑，仿佛至今仍在共诉师徒二人的深情厚谊。

本来，温井检校一家是日莲宗②的教徒，除

---

① 日本古时授与盲人的最高官职名。

② 日莲宗，日本佛教十三宗之一。

他之外，全家人葬于检校故乡江州日野街某寺。然而检校背弃了祖祖辈辈的宗旨，改奉净土宗，葬身黄土也不离春琴左右，乃是殉情之举。据说，春琴生前便确定了师徒的法名、此二块墓碑的位置及其相对配置等事项。据目测，春琴墓石碑高约六尺，检校墓石碑则不足四尺。两座坟墓并立于低矮的铺石坛上，春琴墓右侧栽有一棵青松，翠绿的枝叶宛如屋顶，伸展于石碑上方，检校之墓位于左侧二三尺之外为树枝所不及之处，好似俯首鞠躬，侍立一旁。目睹此景，我仿佛看到检校生前如影附形虔诚地侍奉琴师的情景。好似石碑有灵，双双沉浸在那种幸福之中。我跪在春琴墓前，毕恭毕敬，致礼完毕，又来到检校墓前，以手于石碑顶上爱抚，低首徘徊于岗上，直到夕阳西沉于大城市的彼方。

最近，我弄到了几本书，内有一本题名《鵙屋春琴传》的小册子，读了此书，我方始了解春琴其人。此书约有三十页，是用四号活字印刷在日本造纯桑皮纸上的。大约这是其弟子温井检校在春琴三周年忌辰之际请人编印分发的师傅传记。内容系用文言撰写，检校本人以第三人称在文中出现，文章素材无疑是检校提供的，不妨认定检校本人便是真正的作者。传记曰："春琴家世代称姓

鵙屋安左卫门，居大阪道修街，经营药材为生，至春琴父亲一辈，已是第七代。母亲系京都麸屋街之迹部氏所出，嫁与安佐卫门，生有二男四女。次女春琴，诞生于文政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又曰：“春琴自幼聪颖，加之姿容端丽，高雅绝伦。四岁习舞，举止进退之法，无师自通。玉臂前伸后回，婀娜多姿，虽舞伎莫能及，其师为之咂舌，叹曰：‘惜哉此儿！以此才具资质，得以扬娇名于天下，美景可望，无奈生为良家女子，难言幸与不幸。’又，早习读写之道，日见长进，竟凌驾于二位兄长之上。”以上记述，若系出自视春琴如天仙的检校之手，真不知该置信几分。不过，说她生来“姿容端丽高雅”，是有各种事实可资佐证的。据说，当时的女人大都生得矮小，春琴也是身高不足五尺，脸盘、五官及手足都长得娇小纤细。见了流传至今的春琴女士三十七岁时的照片，可知其生着一张轮廓和谐的瓜子脸蛋，小巧玲珑的鼻眼，仿佛用秀美的纤指一一细捏而成，娇柔无比，令人担心它会于转眼间形销影遁，化入空间。只因这照片拍摄于明治初年或庆应年间，年岁已久，故此已是点点斑斑，犹如远昔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也许正因为如此，看上去才有这种效果吧！借助这朦胧的留影，春琴显出一副大阪富裕市民家的妇人气派，除此以外，虽然美丽，却

很少给人闪烁个性火花的印象。模样与三十七岁的年龄相称，然而看作二十七八岁也未尝不可。当时春琴女士已过了二十多年的盲人生活，但是看了照片上的那对眼睛，你会觉得她并非双目失明，倒象在闭目养神。佐藤春夫有言道:“聋者如痴，盲人似贤。”原因何在？听人说话时，聋者脑袋歪斜，双眉颦蹙，目瞪口呆，傻相毕露；盲人却是安然端坐，微微垂首，似乎闭目沉思。这种说法是否普遍适用，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清楚的。所谓“慈目观众生”的慈眼，是半闭半睁的。我们看惯了佛菩萨的眼睛，总觉得闭目比睁眼更为慈悲可贵，在某种场合，则令人敬畏。也许是春琴女士闭合的眼睑给人以格外慈善温柔的感觉之故，观其照片竟如拜瞻古画之上的观世音，深感其大慈大悲。听说春琴一生只留下了这一张照片。在她幼小之时，日本尚未引进照相术，加之在拍摄此照的同一年，偶然发生了一起灾难，从此以后她便断了照相之念，所以我们只好凭靠这一朦胧的映像来想象她的风貌。读了以上这段描写，恐怕只能遗憾地在心中隐隐约约描绘出春琴女士的概貌吧。然而，设若看到清晰的照片，也不见得会产生更明澈的印象，说不定照片会比读者凭空的想象更为模糊。试想，既然春琴女士留此倩影的那一年即在她三十七岁之时，其弟子检校

亦已成为盲人，检校生前最后见到的春琴姿容，也就接近于照片上的模样了。于是，晚年的检校记忆中存留的春琴姿容，岂不就是这般模糊不清的么？或许，检校以想象来弥补逐渐淡薄的记忆，于心目中塑造了迥异于春琴的另一贵妇人的形象吧。

2

《春琴传》续曰："父母视琴女为掌上明珠，五兄妹中，唯独此儿受宠最深。九岁那年，不幸染患眼疾，未几双目失明，父母悲痛欲绝，母亲怜惜爱女，怨天尤人，一时如痴似狂，春琴从此断绝习舞之念，专练古琴三弦，志行丝竹之道。"春琴究竟患了何种眼疾，不得而知，记载仅止于此。不过，后来检校对人有所言，可作参考。"正如风妒乔木，吾师容貌出众，技艺超群，一生中两度遭人妒忌，其一生之不幸全系这两次灾难所致。"将此话联系起来考虑，我觉得似乎有什么隐衷，检校还说："师傅所患为眼淋病。"春琴自幼娇生惯养，难免性情倨傲，然而其言谈举止活泼大方，招人喜爱，她待人温厚，人缘亲善，手足和睦，因此全家人对她无不疼爱。只是养育幺妹的乳母，

却对春琴父母的偏爱忿忿不满，于是暗中使坏。所谓眼淋病，众所周知，便是花柳病的霉菌侵入眼睛粘膜所致。故此，检校言下之意，乃是暗示这乳母以某种手段致使春琴双目失明。不过，此事是否证据确凿，尚存疑问。这会不会是检校一人的主观想象，还不明了。春琴晚年脾气暴躁，据此看来，也许此事影响了她的性格。不过，事情岂止这一桩，检校于言谈之中，伤叹她的不幸，情不自禁，难免过分中伤他人的倾向，所以这话是不可全信的。乳母之事，恐怕也只是出于检校的揣摩臆测吧！总之，在此姑不追究原因，只载明春琴九岁时双目失明，便已足够。再有，传记曰："春琴从此断绝习舞之念，专练古琴三弦，志行丝竹之道。"可见春琴隐心声于乐曲，是双目失明所致，她本人亦以为自己真正的天才在于舞蹈，常向检校表露这层意思："有人赞赏我演奏古琴、三弦的技艺，是不解我心之故！倘使我眼能见物，我决不会弹琴抚弦。"另一方面，也是暗示自己虽不擅长音曲，却也有这般高超的技艺。从此可窥其骄傲之一端。此话也许多少经过了检校的加工修饰，至少可以怀疑，检校听得春琴任性抒发一时的感奋，如获至宝，铭记于心，为了美化春琴，有意地把话说得意味深长。

前述胡枝子茶馆的老妇名叫鸭泽照，任生田

派勾当①之职，曾亲切服侍晚年的春琴与温井检校。据这位勾当说："师傅（指春琴）擅长舞蹈，自五、六岁又拜名曰春松的检校为师，发奋苦练古琴三弦，锲而不舍。因此，并非从失明后方始学习音曲。当时，良家女子皆是自幼习艺，此是习惯。师傅十岁时就能熟记难度颇大的《残月》之曲，独操三弦奏之。如此看来，天份过人，凡人莫及。只是自失明以后，失去了其他乐趣，更是没头于此道，倾注一生心血。"此话是可信的，所以，春琴的真实才华，实际上自始便存在于音乐方面。若论舞蹈，究竟可达何种水平，是值得怀疑的。

3

春琴专心于音曲之道，就其身份而论，并非为生活所迫，所以最初未曾想到将此当作一门职业。后来，由于别的原因，她才自立门户，成为琴曲师傅。此后也并非靠此谋生，每月从道修街本家送来的金钱，远远超过她的收入，只是由于她骄奢无度，任情挥霍，纵有这大宗的钱财，仍

① 勾当，盲女官职名，位在检校之下。

然入不敷出。也许最初她对未来并无特别的指望，只是任凭爱好牵引而行，刻苦钻研艺技吧。不过，由于天才为勤奋所驱策，传记中所谓“十五岁时，春琴技艺大进，出类拔萃，同门弟子，实力无能与春琴比肩者”之语，恐怕正是事实罢。鸥泽勾当曰：“有件事，师傅总是引以自豪。她说：‘春松检校教习非常严厉，可我从未受过他的严训，倒是常受表扬。每次去上课，春松检校总是热情相待，亲切教诲。所以，别人畏惧师傅的那种心理，我是没有的。’由此可见，春琴尚未尝到修艺之苦，已是技艺超群，这自然是天赋使然了。”也许，由于春琴是鵙屋家闺女，无论怎样严厉的师傅，都对她另眼看待，不象对待艺人弟子那般苛厉。此外，也许师傅对这出身于千金之家却又不幸失明的可怜少女，怀有同情之心。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师傅检校深爱其才，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春琴偶因小恙缺课，检校若非遣人登门探望，就是拄杖亲自前往道修街，比待亲生女儿还要亲切。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在人前夸耀，为拥有春琴为门生而自豪。每当专业弟子们会聚，检校便告诫他们：“尔等学艺，要效法鵙屋家的细妹[①]！尔等

① 大阪人称“小姐”为“妹子”或“大姐”，一家姊妹，相对于姐姐，称妹妹为“小妹”或“细妹”，以示区别，现在亦然。春松检校也曾对春琴之姊行启蒙教育，与其家庭亲睦，故此对春琴以“细妹”相称。——原注

以技艺作为立身之道，即将自食其力，可是尔等还及不上业余学艺的细妹，叫我好不担心！”此外，有人指责检校过分偏爱春琴，检校答曰：“休得胡说！为人师长，教习技艺，唯有从严要求，方是真心爱护。我对那姑娘不加训斥，只说明我对她不甚亲切。那姑娘天生明晓艺道，才思敏捷，即便不加管教，她也自会长进，不负所望。若再加严教，岂不更为后生惧畏！这帮专业弟子岂非无地自容！我以为，那姑娘生于豪富之家，生活宽裕，对她不必尽力教习，倒是那些天生愚钝的弟子，必须不遗余力加以扶持培养，使其自立。然而你们却说我对那姑娘偏心，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4

春松检校之家所在地名曰“靱”，距离道修街鵙屋药店十町①之遥。春琴每日由家童牵着手引路前去上课，这家童就是当时名曰佐助的温井检校，他与春琴的关系就是自此而始。如前所述，佐助出生于江州日野，老家也是经营药店。据说，其父亲、祖父在学徒时代，都曾来到大阪，在鵙

① 十町约合一公里有余。

屋家当伙计。事实上，对于佐助来说，鵙屋是世代主家。佐助比春琴年长四岁，十三岁始来鵙屋家做工．时值春琴于九岁双目失明那年，所以佐助来时，春琴那美丽的瞳孔已经永远关闭了。他从未见过春琴光彩照人的双眸，直到晚年也不曾惋惜，反而深感幸福。设若二人在春琴失明以前便已相识，佐助也许会感到失明后的春琴美中不足。幸好他对春琴的容颜毫无不足之感，自始至终觉得春琴的玉颜是无可挑剔的。

如今，大阪的上流家庭，争先恐后，纷纷将邸宅移至郊外，大家闺秀们爱好体育活动，呼吸野外清新的空气，沐浴灿烂的阳光。从前那种深居简出的深闺佳丽式的女子，如今已经绝迹。不过，目前仍在城市居住的小孩，大多是面色苍白，身体纤弱，不似乡村少男少女那般肌肤健美，好言之，是文雅白净，恶言之，便是病态了。不仅是大阪，这是所有城市的通病。在江户，连妇女也以肤色浅黑而自喜，其色之白，不及京阪[①]。大阪世家出身的少爷们，虽是男子，皮肤也白净非常，正如舞台上出现的少老板，娇嫩纤瘦。到三十岁左右，皮肤始呈焦黄之色，脂肪增多，身体骤然发胖，一派绅士风度。在此以前，完全与

① 京阪即京都、大阪。

妇女无异，肤色雪白，衣着打扮嗜喜温柔，爱好淡雅。何况出生于幕府时代殷实市民之家，姑娘家整日隐身于通风不良的深宅奥屋之内，可想而知，那肌肤是白皙如纸，细腻似脂。这在来自乡下的佐助看来，是何等娇艳！此时春琴之姊十二岁，次妹六岁，在初次进城的佐助眼里，姐妹三人皆是穷乡僻壤少见的绝色美女。然而双目失明的春琴对他尤具奇异的魅力。他觉得春琴轻闭的眼睑，比其姐妹大睁的双眼更为明丽。这脸蛋，似乎非如此不可，唯其如此，才是天然之美，理所当然。四姐妹中，春琴以姿色最秀著称，纵令这是事实，人们对她双目失明的怜惜，还是起了几分作用罢。至于佐助，则并非如此。后来有人说，佐助对春琴的爱情，出自对她的怜惜，佐助最厌恶这种说法。有人如此看待他的爱情，他遗憾无限。“见了师傅的容貌，我从未有可怜、可惜之感！与师傅相比，倒是明眼人显得可悲！师傅花容月貌，天资聪颖，何需别人怜悯呢？倒是她说：‘佐助真可怜。’反而顾怜于我。我和你们，耳鼻俱全，仅此而已，余事无一及得上师傅，残废者岂不是我们这些人?”然而这是后话。最初，佐助将炽热的崇拜之情深藏于心底，忠心耿耿地伺候春琴。当时也许还无恋爱的念头，即便有，由于对方是纯真的细妹，又是佐助家世代东家的

千金小姐，佐助能受命陪伴于小姐身旁，每日和她一路同行，已是莫大的荣耀。委任一个刚从乡下进城的小孩，牵着千金小姐的手，陪她同行，岂不怪异？其实，最初当此差者并不限于佐助，有时由女佣伴行，有时由年青伙计作陪，并无一定。只是有一次，春琴说："我要佐助陪同。"这美差才固定由佐助担任，此是佐助年满十四岁以后之事。他觉得无上光荣，感恩不尽，将春琴的小手紧握于己掌之中，牵着她步行十町之遥的路程，走到春松检校家中，待她习艺完毕，再领其回家。路上，春琴极少讲话。若非春琴主动开腔，佐助便不吱声，小心翼翼，但求无过。有人问："细妹，你为何要佐助作伴？"春琴答曰："众人中数他最为诚实，从不多言。"如前所述，春琴本是温柔多情、待人亲切的少女，可是失明之后，一反常态，心绪阴沉，性情乖戾，难得朗声谈笑，缄口不言，于是佐助尽量避免多言，一味埋头干活，不以言语相烦，也许这便是春琴中意之处。据说佐助不愿看见她的笑颜。大约盲人笑时，相貌痴憨，十分可怜，所以佐助在感情上难堪此状罢。

5

春琴说，她之所以中意于佐助，只因他不多嘴，不烦扰。其真意果真如此么？是否春琴隐约感到了佐助对自己的爱慕？也许她虽年幼，却也为此高兴？我认为，一个年仅十岁的少女，是不会想到这一层的。然而，春琴聪敏早熟，加之失明以后，第六感觉神经格外敏锐。据此看来，这未必是离奇的现象。气性高贵的春琴，后来春情萌发，不愿轻易流露恋情，久未应允佐助的情意。这里也许多少有些疑问，但总而言之，春琴最初似乎根本未将佐助其人放在心上。至少，在佐助看来，事情便是如此。牵手引路时，佐助将左手举到春琴肩膀的高度，手掌向上，奉接春琴的右手。所以，在春琴眼里，佐助不过是一只手掌而已。偶尔吩咐佐助办事，也只是打个手势，皱皱眉头，或者喃喃自语，似乎叫他猜哑谜，总不肯明表心意。对此种种表示，若佐助稍有疏忽，春琴便不满意。于是佐助必得时时紧张地注视春琴，生怕错过一个表情或动作，他觉得春琴是在考验他对自己关心的深度。本来是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加上盲人特有的乖癖，不容佐助有一丝闲暇。

有一次，在春松检校家里等待轮流上课，春琴突然不见了，佐助惊恐万分，四处寻找，原来在佐助未曾注意之时，春琴自上厕所去了。平时，春琴要去小解，总是默默起身走去，佐助见状，赶紧跑上去牵手引路，待她小解完毕，为她浇水洗手。然而这次佐助竟未留神，让春琴独自摸索而去。春琴出得厕所，伸手去抓洗手水缽的柄杓，佐助赶忙上前，颤声说道："对不起！"春琴摇摇头说："不用了。"然而，在这种场合，虽然春琴口称"不用了"，但若佐助道声"遵命"，退居一旁，往后更难应付。佐助深通此理，所以硬从春琴手里抢过柄杓，为她浇水洗手。

此外，某个夏日的下午，正在等候轮到春琴上课，佐助诚惶诚恐立于春琴身后，只听得春琴自言自语："真热！"佐助连忙应声："是呀，真热。"可是春琴没有反应。过了片刻，春琴又说："真热！"佐助恍然大悟，连忙拿起随身带来的团扇，从背后给她扇风，春琴这才似乎满意了。可是，只要风力稍微减弱，她立刻抱怨"好热"。春琴就是这般倔强任性，难以伺候。不过，春琴对别的用人并非如此，只是在佐助面前才这样颐指气使。她生就一副任性的脾气，而佐助又曲意奉承，于是，唯有针对佐助，这种倾向趋于极端。春琴认为佐助伴随左右最为方便，其理由也在于此。

佐助亦不以此为苦，反而欢喜。她那非同寻常的乖戾，在佐助看来犹如娇嗔，如同一种恩宠。

6

春松检校给弟子们授课的房间，在后院中央的二楼上。轮到春琴上课时，佐助便引导春琴上楼，安顿她端坐于检校对面，又将古琴、三弦置于她身前，然后下楼。待到课毕，再上楼迎接。等候时，佐助不敢马虎，侧耳细听，心想："快完了吧？"练习完毕，他要不待召唤，立即起身上楼。这样一来，春琴演习的音曲，自然入于佐助耳中，这是可想而知的。佐助的音乐兴趣就是如此培养起来了。佐助后来成为一流的大师，当然是有天赋的。然而，若非得到侍奉春琴的机会，若非他对春琴怀有热烈的爱情，以至于愿在某个方面与春琴同化，那么，恐怕佐助只能做个凭借"鵙屋"字号发迹的药材商，平庸地度过一生。后来他双目失明，居检校之职，常言自己的技艺不及春琴，还说："我能有今天，全仗师傅启发。"他将春琴捧到九霄云外，自己退让百步、二百步，谦恭有礼。此话固然不可信以为真，然而且不论技艺之优劣，单说春琴富有音乐才赋，而佐助则是勤奋刻

苦的钻研者，却是无庸置疑的。

十四岁那年，佐助想秘密地买一把三弦，开始将东家屡次发给的津贴和小费积攒起来。翌年夏天，终于购得一把粗糙的练功三弦。他怕被老板发现，加以责怪，便将琴杆与琴身分藏于天井后部的寝室内。夜里，待到朋辈入睡之后，便独自练习。然而，佐助来此学徒，当初是以继承祖业为目的，并无将来以音乐立身之打算，亦无此自信。只是对春琴尽忠之余，以春琴之好为己好，真情实意臻于绝顶的结果。他并非有意以音曲为手段博得春琴的爱情，从佐助对春琴极力保密一事看来，这一点昭然可见。佐助与五六名二掌柜小伙计合住一处，那房间又矮又窄，立身便会碰头。他以决不妨碍众人睡眠为条件，恳请大家为他保密。伙伴们年轻嗜睡，总觉睡眠不足，头刚落枕，便呼呼入睡，所以无人抱怨。然而佐助要待到大家全部熟睡，才悄悄起身，钻进取空了被褥的壁橱苦练。时值夏日，即便在壁橱之外，天井后部已是闷热非常，何况闭在壁橱之中，无疑更是酷热难熬。不过，这样有两点好处，既可防止弦音泄露于外，亦可隔断鼾声、呓语等外部的杂声；自然，弹琴时他不用琴拨，而是用手拨弦，在未点灯火、漆黑一团的壁橱里摸索弹奏。不过，在这黑暗之中，佐助丝毫也未觉不便，想

到盲人总是处于这种黑暗之中，细妹也在这黑暗里弹奏三弦，自己能置身于同样的黑暗世界，他无比欢欣。后来允许他公开学琴之后，他说："若不与细妹同样，于心不安。"于是，每当手持乐器，他便闭上双眼，积习成癖。就是说，虽然他是明眼人，却要体尝瞎子春琴的那同一种苦难，尽量体验盲人拘束的生活方式。他在晚年成了真正的盲人，其实是受了自少年时便有的这种心理的影响，想来并非偶然。

7

无论习奏何种乐器，若要穷其底蕴，总是同样困难的罢。不过，小提琴和三弦，琴身并无任何印记，每次演奏，必得调弦，所以，要能达到通奏一曲的水平，实非易事。独自练习，最为不便，何况那是尚无曲谱的时代！常言道："从师学琴，只需三月，若学三弦，却需三年。"古琴价高，佐助无钱购买，何况他无处藏置偌大的物件，所以只好先学三弦。据说，他起始便会调音，这就说明，他那天生的辨音能力，至少是合格的。可想而知，佐助平时陪伴春琴，在检校家中等候之时，必定是聚精会神地倾听他人的演奏。他必须

全仗着听觉的记忆，区别曲调，学会曲词，分辨音阶和节拍，此外无可依凭。这样，自十五岁那年夏天起，约半年的时间顺利地过去了，幸好除他的同室伙伴之外，余者无人知晓。可是，到了那年冬天，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情。某日清晨四点左右，冬日的拂晓，天色仍如深夜一般漆黑，鵙屋之主妇即春琴的母亲茂子，突然起身上厕所，只听得三弦演奏的《雪》曲，不知从何处传来。古时习琴，有个习惯，即所谓"寒练"，艺人在寒冬之日的拂晓，顶着凌晨的冷风，苦练功夫。不过，道修街乃药铺群聚之区域，循规蹈矩的商家排列成行，没有游艺师或艺人的住宅，无一户花柳人家，加之夜深人静，即使寒练，也为时过早。何况寒练定然是奋力奏出响亮的琴声，然而此时的音乐却是出自弄指轻弹。虽然如此，却又是反复弹奏乐曲之一段，直至熟练为止，那人满腔的热情，由此可以想见。鵙屋夫人有些惊讶，然而当时并未十分在意，复又睡下。可是，其后又有两三次，每度深夜起身，总有乐声入耳。夫人在人前提起此事，便有人说："我也听见了！不知是在何处弹奏？那可不是狸猫敲击腹鼓的声音！"这件事在内宅已被注意，店员们却还蒙在鼓里。入夏以来，佐助一直在壁橱里练琴，倒也顺利，躲过了众人的耳目，于是他渐渐地变得大胆了。加之他

是在繁重的劳役之余，节缩睡眠时间，抽空练琴，渐感睡眠不足，到了暖和的处所，睡意袭来，不可抵挡，因此自秋末以后，每晚溜到晒台上练琴。每夜戌时，即午后十点，他和店员们一同就寝，至深夜三点，一觉醒来，抱着三弦来到晒台，置身于凛冽的夜气中，持续独练，一直到东方微白，才回寝室。春琴母亲听到的，就是这琴声。

佐助悄悄练琴的晒台，也许就在药铺屋顶上，所以，睡在那屋顶下的店员们，较难听见琴声。内宅开始留心此事，对店员们一一盘查，终于查出系佐助所为，于是把他叫到掌柜面前，严厉训斥，并警告他不许再次犯禁，否则要没收三弦。正值此时，从意料不及的地方向佐助伸出了救援之手，内宅提出，不妨让他试弹，以观其技艺高低，而且其首倡者便是春琴。然而佐助以为，此事若叫春琴得知，她定会生气。做好东家交下的引路差事，便是尽了本分。身为小学徒，若妄求非分，谁知春琴会体察下情，还是嘲笑一番？想来想去，怕是轻饶不了，于是惊恐不安。忽听得要他试奏三弦，他反而畏缩了。他想："如果自己的诚意，通过上苍，打动细妹的心，真是谢天谢地！"然而他只能想象自己多半会成为笑柄，卷入一场让人取乐的恶作剧。何况，他并无在人前演奏供人欣赏的自信。只是春琴既已下令叫他演奏，

他万难推辞，加之春琴的母亲和姐妹也为好奇心驱使，于是他终于被唤至内宅，当众表演独练的成绩。对他来说，这确是庄重的场面。当时，佐助已好不容易练熟了五六支曲子，主人们命他把学会的乐曲悉数演奏。佐助静下心来，尽心竭力，奏出一曲简易的《黑发》，又奏了一曲难度较大的《茶音头》。这些乐曲本是他剽闻而得，杂乱习之，所以记忆多有不规则之处。鵙屋一家人，或如佐助推测的一样，本想把他戏弄一番，也未可知。然而，岂料他经过短时的自学，便精确地掌握了指法，而且把曲子奏得抑扬顿挫，众人听了钦佩不已！

8

《春琴传》曰："其时春琴怜恤佐助之志，许之曰：'汝之热心可嘉，今后妾教汝习琴。有暇，汝常师事于妾，勤学苦练才是。'春琴之父安左卫门遂许之，于是佐助欢天喜地。自此除尽伙计之职，日日限时求教。于是，十一岁少女与十五岁少年之间，于主仆关系之上，又结师弟之契。可喜可喜！"性情乖张的春琴，对佐助忽显这般温情，缘故何在？据说，其实这并非春琴本意，而是周围

人们怂恿撮合。双目失明的少女，虽然生在幸福的家庭，却动辄身陷孤独之境，心情忧郁，故此且不论亲人们，就连众女佣与其相处也深感为难，苦思以何术使其开心欢畅。恰在此时，人们偶然发现佐助与她趣味相投。大约是内宅那些为细妹任性所苦的仆佣们为了稍减自身的负担，便把陪伴细妹的差事推委于佐助。出于这种考虑，她们向春琴进言："佐助此人奇特不凡！细妹你何不尽心教他一场？他本人定会觉得荣幸之至，喜不自禁。"然而春琴脾气别扭，设使奉承不得法，反而会惹她生气。所以，也许周围人们的怂恿不能得计。不过，就连这位小姐，迄至此时，对佐助也无憎厌之意，相反，她心底荡漾着一股春波亦未可知。不论如何，她表示要将佐助收为弟子，对其父母兄弟及用人们而言，是一件难得的好事。无论天份如何高超，这十一岁的女师傅果真能否为人师表，便不过问了。只要这样做能为她排愁解闷，服侍春琴的用人便减轻负担了。换言之，这是安排了一场"上学玩儿"的游戏，命佐助作为春琴的陪乐者。这筹划，与其说是为了佐助，不如说是为了春琴。然而，观之于结果，佐助获益更大。传记中有"除尽伙计之职，日日限时求教"之说，不过，他每天为细妹牵手引路，一日之中，为此花费几个小时，余下的时间，被唤至

细妹的房间，学习音乐，也许是无暇顾及商店工作的。安佐卫门觉得，把人家交给他学做商人的少年，用来陪伴自己的女儿，有愧于家乡的父老。不过，一名学徒的前途可以不顾，女儿之欢心却不可不讨，何况佐助本人也愿与春琴作伴，于是他想："既然如此，暂且听之任之吧。"就这样默许了。从此，佐助称春琴为"师傅"。春琴吩咐道，平时称细妹尚可，上课时必得称她为师傅。而且，春琴对佐助只以名字相称，而不称"佐助兄"。一切都模仿春松检校对待弟子的规矩，严守师徒之礼，于是不负大人们所望，天真的教学游戏顺利进展。春琴沉醉于其中，忘了孤独。然而，后来经年累月，二人从未有中止这场游戏的迹象，相反，二、三年后，无论是执教者还是承教者，都脱出了游戏的圈圈，认真起来。春琴每日下午两点左右，到检校家学习半小时至一个钟点，归家后，复习所学功课，直至傍晚。吃过晚饭，常于心情畅快之时，将佐助召至二楼内客厅，教授功课。终于，此事每日不缺，有时直至九、十点钟仍不许下课。楼下的用人们常常听到楼上传来厉声的叱责，大为震惊。"佐助！我是这样教你的么？""不行，不行！给我通宵练习，直到弹好为止！"有时，这年幼的女师，以琴拨敲着佐助的头，一边骂道："蠢货！为何记不住！"人们常听见那徒

弟低声啜泣。

9

尽人皆知，从前训练艺人亦如同火燎油煎，十分严酷，往往对徒弟施以体刑。今年（昭和八年）二月十二日，大阪《朝日新闻》星期日版刊登了小仓敬二君的一篇报道，题为《木偶净琉璃训练中的血泪》。报道中列举了以下这些传闻。据说，摄津大掾去世后的第三代名家越路太夫，眉间有一条很大的月牙形伤痕，此系其师傅丰泽团七斥责他"几时才能学会"时，用琴拨将其戳倒后所留的印记。又如，文乐座的木偶剧艺人吉田玉次郎，后脑勺上也有一条同样的伤疤。玉次郎年轻时，与其师傅——大名家吉田玉造同演《阿波之鸣门》，师傅在《缉捕》这场戏里操纵木偶十郎兵卫，玉次郎则操纵这木偶的脚，当时，剧中的十郎兵卫应取进退两难的姿势，然而无论玉次郎怎样努力，其造型总不能令师傅满意。师傅大骂一声："蠢货！"与此同时，拿起武打表演的钢刀在玉次郎后脑勺上猛砍一刀，刀痕至今未消。而刀砍玉次郎的玉造，也曾被师傅金四以十郎兵卫的木偶击头，鲜血染红了敲断了的木偶。他向师傅请领了染满血

污的碎裂的木偶之足，用绸巾将其包裹，收藏于白木箱中，时常取出，供于慈母灵前，顶礼膜拜。他常对人泣曰："若非这木偶击头，我将以庸碌艺人了此一生也未可知。"前代大隅太夫在修业时代，一眼看去，笨重如牛，有"笨牛"之称，其师傅是近代三弦巨匠丰泽团平，俗称"大团平"。在一个闷热的仲夏之夜，这位大隅在师傅家里学练《林荫夹击战》中的《壬生村》一场，总说不好"护身符乃祖传之物"这句道白，说了一遍又一遍，师傅团平总不认可。师傅挂起蚊帐，爬进去审听，大隅则只好以血喂蚊，一百遍，两百遍，三百遍，无止尽地念白。孟夏夜短，东方泛白，大约师傅不知何时也已疲倦了，似乎已经入睡。可是，未得师傅许可，这大隅便发挥"笨牛"的特色，坚韧不拔，拼死奋斗，把那句话念个不休。终于，从蚊帐里传来了团平的声音："行了！"原来，师傅并未入睡，其实他一直在倾听，连个盹儿也没打。凡此种种逸闻，不胜枚举，当然不限于净琉璃太夫及木偶演员。生田派古琴和三弦的传授亦是如此，而且这种艺术的师傅，大都是盲人检校，所以，按残废人之常，倔强乖僻者居多，不无苛酷之倾向。如前所述，春琴之师春松检校之教授法，素以严格见闻，动辄怒骂敲打。若教者为盲人，则被教者亦为盲人的情况居多，所以，每逢挨打

受骂，徒弟便缓缓退避，最后怀抱三弦，从楼梯上滚下去，骚乱一场。后日春琴挂起了“琴曲指南”的招牌，招收弟子，其教习方法之峻烈，仍然蹈袭先师的方法，是有由来之处的。这在教习佐助的时候，便已萌芽，即从少女教师的游戏开始，渐渐发展为货真价实的师道尊严。有人说，男性师傅打骂弟子，其事多不胜数，然而如春琴这般，一个女子对男徒又打又殴，其类甚少。由此想来，也许她有嗜虐的倾向吧？莫非是借教习一事，享受一种变态的情欲快感？是否果真如此，于今难于断言。唯有一点十分明白。即小孩做“过家家玩”的游戏时，必定模仿大人。说起来，她自己也是受到检校宠爱的，自己的皮肉未曾为棍棒所伤。不过，她对师傅平素的作风耳濡目染，幼小的心灵领悟到，为人师者那样做，乃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做游戏时，她早早模仿检校的做法，从此以后，便是习惯成自然了罢。

10

莫非佐助生性好哭？据说他每逢遭细妹殴打，总要哭泣，而且竟无骨气，呜呜咽咽，哭出声来。周围人们皱眉议道：“听，细妹又打人了。”当初，

大人们本是为了让春琴游戏开心，他们见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颇为困惑。每天深夜，楼上传来弹奏古琴和三弦之声，已够烦人的了，却又夹杂着春琴厉声的咒骂，再加上佐助的哭泣，噪声至深夜仍不绝于耳。于是，有几名女仆，觉得佐助可怜，更重要的是，这样下去，对小姐不利，她们不忍耳闻目睹，便闯入教学现场，劝阻道："细妹，这是怎么回事？高贵的小姐，何苦为这没出息的男儿大动肝火？"春琴闻言，反而肃然正襟危坐，盛气凌人地说："你们懂什么！你们别管！我教了佐助，就要一丝不苟，有始有终，岂是儿戏！正是为佐助的前途着想，我才求全责备。无论我怎样对待他，大发雷霆也罢，苛刻要求也罢，教习终归是教习！你们懂吗？"《春琴传》中这段话记载如下："汝等以为妾乃少女可侮，竟敢冒犯神圣艺道！妾虽年少，但既为人师，便有为师之道。妾授技于佐助，非一日之儿戏。佐助生性爱好音曲，但以童仆之身，不能就学于高师，于是自习，甚是可怜。妾虽稚嫩，却愿代为其师，欲使之如愿以偿也。此非汝等所知，速速退下！"春琴毅然陈言，闻者怖其威容，惊其雄辩，惶恐引退。据说此系常事。由此可想见春琴那盛气凌人的模样。佐助虽在哭泣，但听了她的这番话，心中感激不尽。他之所哭，不单为茹苦含辛，也是对赖之为

主人和师傅的少女的激励，充满感激之情。故此，无论遭受多么严酷的待遇，他决不逃避，虽在哭泣，却忍耐着，坚持到最后，直到春琴认可为止。春琴因日而异，心情时好时劣，无止无休地斥骂，还好对付，但若紧锁双眉，一声不吭，把三弦弹得震天响，或者听任佐助一人弹琴，不置可否，这种时候，佐助便痛哭流涕。

一天夜里，教习《茶音头》的曲调。佐助不能得心应手，很难记住，反复练习，仍有差迟．春琴肝火大动，如往常一般，自己将三弦置于地下，右手使劲拍打膝盖，口授三弦琴曲："呀！齐立齐立干，齐立齐立干，齐立干齐立干齐立嘎齐腾，托寸托寸仑，呀鲁鲁通！"念罢，嘎然而止，不理佐助。佐助不知所措。话虽如此，他又不能停止练琴，便顾自沉思默想，继续弹奏，而春琴总不吐"行了"二字。这一来，他更是昏头昏脑，越弹越不象样，身上冷汗淋淋，只是乱弹一气。而春琴默不作声，嘴唇闭得更紧，眉根的深皱纹丝不动，就这样僵持了两小时以上。这时，母亲茂子穿着睡衣走上楼来，规劝道："热心也有限度。过了度，会伤身体。"这才把两人分开。翌日，春琴被叫到父母跟前。双亲说："你好心教佐助习艺，固然是好，但打骂弟子，是检校所为之事，这是公认的。而你无论技艺多么高超，也还是在从师

的徒弟，现在就效仿检校那一套，便会成为骄傲之母。凡是艺术，骄傲自满，便会停滞不前。”“你身为女子，竟冲着男子骂‘混蛋’这类脏话，真真难听！你要谨慎，此后定出时间，不到深夜，适可而止方好。佐助的啜泣声传进耳里，大家都睡不安宁，苦了众人！”父母从来不曾斥责春琴，此番说教，语重心长，连春琴也无言以对，只得服理。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并无多大实效。她反而火辣辣地对佐助说：“佐助你真没出息！堂堂男子，竟忍受不了区区小事，煞有介事地放声痛哭！你害我受了斥骂。要想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入骨之痛，也要咬牙忍受方可。办不到这一点，我与你断绝师徒之缘！”尔后，佐助受了天大的痛苦，也决不哭出声息。

11

鵙屋夫妇见女儿自失明以来，性情变得乖戾，加之教习佐助自始便有粗暴之举，似乎深为女儿担忧。实际上，女儿得以佐助为伴，此事善恶各半。佐助能取悦于春琴，这固然难得，然而不论有理无理，他凡事都由着春琴使性，结果使她渐渐自高自大，将来不知会变成多么傲慢乖烈的女

人。鵙屋夫妇暗中为此痛心。

佐助自十八岁那年冬天，由主人重新安排，入于春松检校门下，即杜绝了春琴直接教授一事。也许双亲以为，女儿效法师傅，最为可恶，顶重要的是给她的品性以不良影响。而在同时，佐助的命运也决定于这个时候。从此，他完全解脱了店工之差，名副其实地成为春琴的引路人，又作为师兄妹，每天赴检校家上课。佐助本人希望如此，自不待言，安左卫门又大为努力，说服家乡的佐助父母，取得谅解。他要使其放弃让佐助行商的目的，作为代价，他保证照顾佐助的前途，一定负责到底。可以想象，安佐卫门为此费尽了口舌。也许，安佐卫门夫妇为春琴着想，曾有把佐助招为女婿的意向。女儿双目失明，难结门当户对的婚姻。若得佐助为婿，倒是求之不得的良缘。这种想法不无道理。然而，到了第三年，春琴十六岁、佐助二十岁之时，双亲初次讽言婚姻之事，出乎意料，春琴冷冰冰地一口拒绝，声称自己终生不嫁，尤其对佐助这等人根本不予考虑。她心绪非常恶劣。然而，岂料事过一年，母亲发现女儿的身体有些异样，心中纳闷："真有这等事？"然而，她暗中细心观察，觉得十分可疑。她想："等到显眼的时候，伙计们口舌可畏！趁早想法，好歹还可补救。"于是，她背着丈夫偷偷追问

女儿。春琴说："绝无此事！"母亲不好深究，虽然放心不下，却还是延搁了一月左右，其间，事情到了再也无法隐瞒的地步。这一次，春琴老实地承认了怀孕之事，但不论如何追问，她总不肯说出男方是谁。逼问急了，她便说："我们曾互相约定，谁也不说出对方名姓。"母亲问："是佐助吗？"她矢口否认："怎么会和他那样的下等人干这种事！"无论是谁，首先便会疑心佐助，然而双亲去年得过春琴一语，所以认为男方未必是佐助。而且，若有这层关系，是瞒不过众人耳目的。经验浅乏的少男少女，无论装得怎样若无其事，也无不露馅的道理。再说，佐助自成同门后辈以来，没有机会象从前一样与春琴对坐至深夜。有时，春琴只是以师妹的规矩指导他练习。其余时间，她总是高不可攀的细妹，对待佐助，其举止无非让他牵手引路而已。所以，伙计们虽然疑心二人之间有暧昧关系，却并非亲眼所见，倒是觉得主仆身份有别，至于过分缺乏人情味的程度。然而不妨询问佐助，想必他是知情的。据推测，对方总是检校的门生。谁知佐助也是一问三不知，十分固执。他自己自然是与此无关的，至于别人，他也想不出是谁。不过，此次佐助被唤至夫人面前，态度畏缩，好似做了亏心事。夫人疑心加重，紧紧诘问，他竟然前言不搭后语，终于哭诉道：

说实话，要是我说出来，细妹会骂我的。"“你庇护细妹是不错的，但你为何不听主人的吩咐呢？隐而不说，反而对细妹不利。你一定要说出男方的姓名。"夫人口说酸了，佐助也不肯说。他虽不说，结果却根据他的言外之意，细细体味，悟出那男人就是他佐助本人。他与细妹有约在先：决不招供。他害怕对质，不敢明言，却又说出个影子，让人能猜出事实真相。事至如今，无可挽回，鵙屋夫妇认为男方是佐助倒也无妨。既如此，去年提起这门亲事，春琴为何说出那番言不由衷的话呢？少女之心，真是无常！鵙屋夫妇忧愁之余，也感到几分安慰，他们想顺水推舟，趁流言蜚语未起之时，让二人早日成婚。于是，再次向春琴提婚。她脸色骤变，重申她的主意："这话我不愿听！去年我已说过，我根本没把佐助放在眼里。你们可怜我的怀孕之身，我不胜感激。可是不论腹中之物怎样把我拖累，我也不至于要以奴仆为婿。这对不起腹中之子。"问她谁是胎儿之父，她说："唯此莫问！反正我无意于嫁身于他。"这一来，又觉得佐助的话不大可信。究竟哪一方的话可信，无以明辨，令人为难，然而左思右想，男方无非佐助。也许到了这般田地，春琴难以为情，故意说反话吧。也许她不久便会道出真情，于是不再追究，暂且送春琴去有马温泉休养，等待分娩。此

时是春琴十七岁那年的五月，佐助暂留居大阪，春琴则由两名女佣陪伴，在有马住到十月，顺产了一个男婴。那男孩的面相，好似与佐助的一模脱出，于是此谜终于解开。尽管如此，春琴不仅对议婚之言充耳不闻，而且矢口否认佐助乃婴孩之父。无奈，鵙屋夫妇只好叫两人当面对质。春琴厉声责问："佐助！莫非是你说了什么令人怀疑的话吧？叫我们丢脸！既然未做亏心事，希望你把话讲明！"佐助被话锋所刺，吓得缩成一团，合着春琴的口径，彻底否认道："假使我如此作贱主家小姐，怎么可以？我从小蒙受主人万种大恩，怎么会生出这种越分的邪念！这是天大的冤枉！"这一来，事情又不明不白了。父母对女儿说："可是，这新生的婴儿不可爱么？既然你这般固执，岂有养育无父之子的道理？倘若你执意不肯结婚，虽然这孩子很可怜，也只好把他送给别人了！"父母以弃婴相胁，谁知春琴表情冷漠地说："请便，把他送到哪儿都行。我要一辈子过独身生活，这孩子是个累赘！"

12

此时，春琴所生之子，已被送往别处。那孩

子生于弘化二年，看来如今已不在人世，也不知谁是领养者，想必双亲作了妥善的安排吧。这样，春琴固执己意，将怀孕之事，不了了之。曾几何时，她又若无其事地让佐助牵手引路去习艺了。这时，她与佐助的关系几乎已成公开的秘密。要将其正式确定，当事者又矢口否认。深知女儿心性的双亲，无可奈何，只好默许。如是，这种既不象主仆，又不象情人的暧昧关系，一直保持了三年。此后，春琴二十岁时，以春松检校谢世为契机，春琴独立门户，挂起琴师招牌。她迁出娘家，在淀屋桥一所房子里定居，同时，佐助也随她搬了过去。可想而知，春松检校生前已经肯定了春琴的实力，准许她随时自立门户。校检取自己名字中的一字，以"春琴"之名与之，在公共演奏的场合，屡屡与她合奏，在高音部令其伴唱，时常提拔抬举。因此，检校谢世以后，春琴敢于自立门户，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根据她的年龄和境遇等等，想象不出她有何必要仓促独立，这恐怕是考虑到她与佐助的关系。因为，二人的关系自始便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若让他们长久处于暧昧状态，对伙计仆役不足为训，于是干脆采取让他们立户同居的办法。既然事情到了这种程度，春琴本人也不敢不服罢。自然，居住淀屋桥以后，佐助所受的待遇与前无异，仍然是个地

地道道的引路侍仆。何况检校已死，他再度师事春琴，如今可以无所顾忌，一个称“师傅”，一个呼“佐助”了。春琴不愿别人将她和佐助视为夫妻，严格讲究主仆之礼，师徒之别，连对话的措词语气都吹毛求疵，不容出格。倘若佐助偶有差迟，虽平身垂首赔礼道歉，也难获赦，春琴执拗地责其无礼。故此，据说新参的门徒无由怀疑二人的关系，而鵙屋的仆役人等则暗地里说：“真想去偷听细妹对佐助谈情说爱时是怎样一副模样。”春琴对待佐助，为何是如此这般呢？须知大阪这个地方，即便在今日，婚礼中仍然讲究门第、财产、地位之类，风气之盛在东京之上。只因这里本是商人势大位高之地，封建时代的风俗习惯根深蒂固。因此，春琴这样的姑娘，作为世袭大家的小姐，抛不下面子，鄙视祖祖辈辈低居家奴地位的佐助，封建意识对她的影响之深，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何况她具有盲人的乖僻性情，一心想护己之短，不愿被人轻视，争强好斗之心炽热如火。也许她以为：“把佐助奉为己夫，完全是自轻自辱！”这种情况，须适当体察。就是说，她与下等人结下肉体之缘，心中以此为耻，这成为一种反作用，使她对佐助冷淡严厉。如此，大约在春琴心里，佐助无非是个生理上的必需品而已。大约她对此是有所自觉的罢。

13

传曰："春琴洁癖成性，微垢之装不穿，内衣每日更换，命人洗濯。又，朝夕使人清扫房间，厉行不怠，极为严密。每入座，以指拭抚褥垫草席，细致入微，星尘亦恶。弟子曾有患胃病者，自不知口臭，出于师前习艺。春琴照例铿然弹拨三弦，就此弃琴，颦蹙双眉，一语不发，弟子不知所措，心惊胆战，请问其故再三，始云：'妾固盲目，然嗅觉尚敏，速去漱口！'"正因盲目，才有如此洁癖的罢。而有此洁癖之人，盲目之后，身边服侍的人用心之苦，是难以设想的。

佐助担任引路之役，并非单单引路，饮食起居、入浴登厕一类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皆须照顾。佐助自春琴幼时便担当这些任务，熟知她的性癖，非他不能使春琴遂心如意。在此意义上，倒可以说他是春琴不可或缺之人了。加之在道修街时，春琴对双亲、兄弟等人有所顾忌，而如今已成一户之主，一方面，洁癖与任性有增无已，另方面，佐助的负担愈益繁重。鴫泽照老太太说过一段话，却不见于传记："师傅出厕之后，也不洗手。为什么？只因方便时自己从不动手，须知一切都是佐

助为她包办。沐浴时亦是如此。据说贵妇人让人给自己遍洗全身，泰然自若，毫不知耻。而师傅对待佐助，与贵妇人无异。这也许是盲目之故，不过自幼便习惯于此，如今更加无动于衷了，也未可知。春琴还嗜爱打扮。失明之后，她未照过镜子，但她对自己的容颜，具有非同寻常的自信，因此如明眼人一般，煞费苦心地讲究服装和发饰的和谐。记忆力很强的她，也许对自己九岁时的姿容长久未忘罢。而且，世人的赞美与奉承始终不绝于耳，于是她深知自己容貌艳丽。她对化妆的热心非同一般，常常饲养黄莺，以米糠混合莺粪敷用，还十分珍重丝瓜汁，若非手足腻滑如脂，心中便不舒坦，最忌皮肤粗糙。所有弦乐弹奏者，都要以指按弦，对左手指甲的生长情况十分注意，而春琴则是三日一次命佐助修剪自己的指甲，并以锉磨光。不仅是左手，就是双手双脚的修剪也很讲究，指甲生长不过丝毫，几乎为肉眼所不能见，总是命佐助修剪得符合标准，要求精确无误。她用手逐一探摸剪痕，稍有出格，定不放过。这些繁事琐务，实际上是佐助一力承担，闲时又向春琴学艺，有时则代替师傅教导后进门徒。

14

肉体的关系，也有五花八门。象佐助这样，熟知春琴的肉体，以至于巨细无遗，和她结下了寻常夫妻或情侣所梦想不到的密切关系。晚年，佐助自己也成了盲人，仍在春琴身边，服侍周到，并无大过，得以如此，绝非偶然。

佐助一生未娶妻妾，自童仆时代，至于八十三岁高龄，除春琴之外未接触任何异性而终，因此，他无资格将春琴与别的女人作种种比较。然而，自晚年鳏居时起，他常向左右人说，春琴皮肤滑腻盖世，四肢柔软无比，称赞不已。唯有此事，是这位老人絮叨不休的话题。他还常常伸出手掌，说："师傅纤足玲珑，可载于此掌之上。"又抚摸着自己的脸颊，言称："连脚踵之肉，也比我这儿柔滑。"如前所述，春琴身材小巧。她的身子，穿着衣裳显得纤瘦，裸体时，肌肉却是出乎意料地丰腴，色白似雪，上了年纪之后，仍是皮肤娇嫩，光滑如脂。据说她平素喜食鱼禽做的菜肴，尤其偏爱生鲫鱼片，在当时的妇人中，是个惊人的美味摄食家。她嗜喝少量的酒，晚餐时是

少不了喝上一合[1]酒的。说不定她的身体状况和这是有关的。盲人饮食时，模样粗贱，观者觉其可怜，何况盲目的妙龄美女！此中奥秘，春琴或知或不知，但她不愿让佐助以外的人目睹她的饮食之态。应邀赴宴时，她只是应景地动动筷子，显得十分高雅，其实不然，饮食上她极尽奢侈之能事。当然，她并非健啖之人，每顿只吃两小碗米饭，吃菜也不过在每只盘子里各夹一次，但菜肴品种繁多，给侍者造成的麻烦非同一般，简直令人觉得她是故意使佐助为难。佐助精于剔切炖焖之肉，剥除虾蟹之壳，还能利索地从鲇鱼尾部抽出骨刺，不使鱼身变形。春琴头发丰茂，松软有如蚕丝，纤手娇小，手掌柔韧，灵活自如，也许是以指拨弦之故，指尖有力，以掌击颊，是相当痛的。她火性颇烈，却又颇有几分凉性，虽当盛暑而不见出汗，足凉如冰，一年四季把一件袖口和底襟有棉滚边的纺绸或绉绸厚棉衣用作睡衣，穿着时让下摆拖得长长的，睡觉时将两足包得严严实实，虽如此，睡姿不乱。她尽量不用被炉或汤壶，以防上火。实在太冷，佐助便把她的两足抱在怀里，使其暖和。这样取暖也不容易，反而驱走了佐助胸口的暖气。入浴时，为使浴室

---

① 一合相当于0.18公升。

里不致为水蒸汽笼罩，就是冬天也要开窗，在温水里泡上好几次，每次一至两分钟。泡久了，心跳立刻加快，会晕死于蒸汽之中，所以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身子泡暖，急速擦洗身体。这类事情，了解越多，便越能想象到佐助的劳苦。而且，物质报酬甚薄，不过是时常给一点津贴，有时连烟也买不起。衣着只是在盂兰盆会和岁末发下的一两件。他虽代师授课，却不承认他的特殊地位，春琴命弟子、女佣们称他为“佐助”，陪同春琴出门授课时，只许在门厅等候。某一次，佐助龋齿作痛，右颊高肿，入夜后剧痛难堪，但他强忍下来，不露声色，时时悄悄地漱口，服侍春琴时，小心翼翼地不朝她呼出气息。不久，春琴就寝，吩咐佐助为她揉肩捶腰。佐助遵命按摩了些许时间。春琴说：“罢了，给我暖足！”佐助诚惶诚恐地在她脚头横向躺下，敞开胸怀，将她的脚掌搁在自己胸脯上，顿时感到胸口冰凉。反之，脸颊在床上的热气之中，如同火灼，牙痛时时加剧，熬不过去了，便以隆肿的脸颊代替胸膛，将脚掌贴脸，勉强对付。冷不防，春琴对脸颊猛踢一脚，佐助惨叫一声，不由自主地跳将起来。于是，春琴曰：“不用为我暖足了。我叫你以胸暖足，未曾叫你用脸。足掌无眼，明眼者与盲者无二，如何骗得了人！你似乎患了牙病，根据白天的情

况，也能知晓八分，何况右颊与左颊热度有异，肿胀程度也不一样，足掌也能感觉出来的。痛得厉害，何妨直说？我并非不知体谅仆人。然而你装出这般忠义的模样，却以主人之体冰己齿，大耍滑头，真真恨死我了！”春琴对待佐助，大致就是如此。她尤其忌恨佐助与年轻女弟子亲近或给她们授艺，偶尔疑心及此，并不露骨地表示妒忌，却采取更刻薄的方法。在这种场合，佐助受苦最深。

15

一个女人，既是盲目独身，虽说奢侈，亦有限度。恣情享受华服美味，也能知足的。然而，春琴之家一主六仆，每月生活费用数额惊人。要问她为何花这许多钱，用这许多仆役，其首要原因，在于饲鸟取乐。就中，她尤爱黄莺。啼鸣之声婉转悦耳的黄莺，如今有一万元一只的，虽在往昔，情况大约也相同罢！对于黄莺之啼鸣，今昔辨听、玩赏之法固有几分差异，然而先以现在为例言之，则有啼为“可俏、可俏”的所谓“越谷之声”和啼为“嘀喊别咔啶”的所谓“高音”，除“啸啸可俏”的自然之声以外，发出此二种啼

声的，算是价值最高的黄莺了。野生黄莺不发这两种啼鸣，偶尔啼几声，也不啼为“啃嘁别咔啌”，而啼为“啃嘁别俏”，十分难听。之所以能够拖出“别咔啌”、“啌”这样金属性的优美余韵，是以某种人为的手段培养的。将野莺的雏鸟，在尚未长尾之前捕来，让它以另一黄莺为师，学习啼鸣。若是长了尾巴的，便会记住野莺父母那种不堪入耳的啼声，已经无可矫正。为师的黄莺，本来也是以此种人为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著名的“凤凰”、“万年之友”等贵莺，都有自己的美名。听说何处谁家有了如此这般的名莺，黄莺饲养者为了自己的爱鸟，遥访名莺，请其教授啼鸣之法。此种训练，名曰“练声行”，大抵是清晨启程，连续数日。有时，为师之莺出差至一定场所，为徒之莺于其周围聚集，恰呈声乐教室之景。自然，各莺有素质优劣、声质美丑之分，同为“越谷之声”或“高音”，声调动听与否，余韵长短，各各不同。所以，良莺得之不易，若能到手，便可赚取学费。这样，名莺价值昂贵，乃是理所当然的。

春琴将自家饲养的最优黄莺取名为“天鼓”，朝夕听其啼鸣取乐。“天鼓”之啼，音实悦耳，高音之“啌”，音质清亮，且有余韵，犹如人工之登峰造极的乐器奏鸣，不似鸟声，更兼其声悠长，

富于弹性，圆润婉转。于是，天鼓之调养，格外郑重。例如食物，也吩咐下来，要倍加小心。制作普通黄莺的碎饵，先炒制大豆与糙米，然后磨成粉末，以糠混之，制成白粉，另将鲫鱼干、鲩鱼干研磨成粉，谓之“鲫鱼粉”，先行准备停当，末了，将两种粉末混合，二者各半，溶于萝卜叶挤出的汁水中，工艺相当繁琐，此外，为改良音质，将一种名曰山葡萄的蔓草茎内营巢取食的昆虫捕来，每日饲喂一至二条。似此，颇费周折。春琴家大约饲养了五六只黄莺，故需一两名仆役长期专司饲鸟之职。又，黄莺见人不啼，须将鸟笼放入做育莺桶的桐木箱，嵌装纸隔扇，将桶密闭，只容外面的光线通过纸隔扇，变成微弱的光透入桶内。这育莺桶的纸隔扇，系用紫檀、黑檀之类的木料做成，施以精巧之雕刻，或镶嵌螺贝，描绘泥金图画，讲究趣味的，桶中还装饰古董之类。即使今日，价值百元、二百元、五百元的昂贵品，也不足为奇。据说“天鼓”的育桶中，嵌有自中国舶运而来的珍品，骨架系以紫檀木制成，半腰间镶有琅玕翡翠板，板上有精工巧作的山水楼阁浮雕，诚为高雅之品。春琴常将这育莺桶置于自己起居室壁龛侧边的窗前，倾心聆听，“天鼓”以美妙之声鸣啭时，她心绪甚佳。故此，仆人们尽量朝“天鼓”撒水，促其啼鸣。“天鼓”大抵爱于

晴和之日鸣唱，因此每当天阴下雨，春琴也郁闷不乐。“天鼓”之啼，从冬末至春季最为频繁，至于夏季，欢声渐减，春琴的寡欢之日随之渐多。若饲育得法，黄莺寿命较长。不过，此道之中至关重要的是悉心照料，若托付于无经验者之手，即死无疑。死了一只，又须买一只取而代之。在春琴之家，第一代“天鼓”死于八岁之时，其后长时间未能到手以第二代继之的名鸟，不过时经数年，渐渐养成了不亚于前辈之莺，又以“天鼓”名之，视为家珍。第二代“天鼓”，声音亦极灵妙，胜似迦陵频伽①。春琴朝夕置鸟笼于座右，十分钟爱，常命弟子人等细听此鸟鸣啭，然后谕曰：“汝等聆听‘天鼓’之歌！它本是无名鸟雏，但不负自幼磨练之功，其声之美，迥异于野生黄莺！或有人谓：‘不然，此乃人工之美，非天然之美。踏幽谷山径访春探花之时，于那隔河相对的云霞深处，传来意外的野莺啼鸣，其声风雅，为此莫及。’然而妾不以为然，野莺得天时地利，闻其声方觉优雅。论其声，尚无可言美。反之，‘天鼓’一类名鸟之啭，倘闻之，纵居家中，亦会感到幽邃静寂之山峡情趣，那潺湲之溪流声，那山尾之上繁樱叆叇如云之景色，一齐扑入心灵之耳目，

① 佛教中传说的鸟名，可称“妙音鸟”。

鲜花彩云，俱备于其声，闻者忘己身处红尘万丈之都门，乃以技工与天然风景争其德也。音曲之秘诀亦在于此。”又借此羞辱愚钝的弟子，屡屡叱责道：“虽小禽能解艺道之奥秘，汝生而为人，却不如鸟类！”道理诚如此哉，然而以佐助为首的门徒们动辄被春琴比作黄莺，恐怕是很难受的罢。

16

次于黄莺，春琴喜爱的是云雀。此鸟有冲天飞翔之习性，即使身陷鸟笼，也常腾身飞舞，所以鸟笼形状窄而高，高达五尺，低的也有三尺、四尺。然而真要欣赏云雀之声，须放其出笼，让其展翅高飞，直至无踪无影。云雀钻入云层深处，一边啼鸣，人们在地上倾听，即以欣赏穿云之技取乐。云雀大抵在空中停留一定时间后，再飞回原来的鸟笼。停留于空中的时间，短则十分钟，长则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人们认为停留的时间越长久，那云雀便越是优秀。故此，在云雀竞技会上，人们将鸟笼排成一列，同时开门放鸟，以最后飞回的云雀为优胜者。倘是劣等的云雀，飞回时会误入邻笼，更有甚者，会降落于远离一二

町① 的处所。不过，一般的云雀都能准确无误地辨认自己的鸟笼。须知云雀是垂直地腾空飞翔，然后停留于空中某处，又垂直降下。所以，自然会回到自己的笼子里。虽说是穿云钻雾，却并非横贯云层而飞。之所以看上去象横穿云雾，是因为云层飘行，掠过云雀之身。淀屋桥一带住在与春琴家相邻之处的人们，在风和日煦的春日，常见一位双目失明的女师傅，行至凉台之上，放云雀飞翔于空中，在她身旁，除有佐助服侍，总跟有照管鸟笼的女仆一名，女师傅一声令下，女仆立即开放笼门，云雀“叽叽”欢叫，高高飞升而去，身姿隐没于云彩之中。女师傅仰面朝天，无光的双眼追随鸟儿的踪影。不久，云间传来云雀鸣叫之声，那声音频频下传，女师傅凝神谛听。有时，同好者们各自带来自己最得意的云雀，兴致勃勃地开展竞技。每逢这种时候，附近的人们也登上自家的凉台，倾听云雀之声。其中有些人，赏雀之愿倒是次要的，主要想一睹那美丽的女师傅的芳颜。这种场面，对于街坊上的年轻人们，应是屡见不鲜的，然而好色的痴情汉子总是不绝于世，他们听到云雀之声，便想：“能瞧见女师傅了！”于是急急忙忙爬上屋顶。他们为何如此激动？

① 一町约为109公尺。

也许是深感盲目之女具有特别的魅力，由此而激起了好奇之心的缘故吧。平日里，春琴由佐助牵手引路外出授艺时，总是默默不语，表情庄重，然而在放云雀之时，总是春风满面，有说有笑，美貌更加妩媚动人。此外，她还饲养过歌鸲鸟、鹦鹉、白眼鸟、鹨鸟等等，视时而定，将各种鸟饲养五只或六只，这些费用，也是非同小可的。

17

春琴是所谓“在家如狮”的人。出了门，她是出人意料地和蔼可亲，应邀作客时，言谈举止极为文雅娴静、娇媚温柔。她那种风情，令人难以想象这是个在家欺侮佐助、打骂弟子的妇人。而且，为了交际，她修饰外表，讲究排场，红白喜事、逢年过节的应酬赠答等等，都要以鹅屋小姐的格式，摆摆阔气，对男仆女佣、丫环、轿夫、人力车夫，赏发小费，决不吝惜。然而，如此说来，她就是个挥霍无度的女人么？似乎断然不是。作者曾在题为《我所见到的大阪及大阪人》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大阪人俭朴的生活方式。我写道：“东京人的奢侈，表里一致，然而大阪人不论表面看来怎样好讲排场，在外人们注意不到的地方，

却必定要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严加节制。”春琴也是道修街的商人之家所生，在这方面岂有不同？一方面，她极好奢侈，另一方面，她又极端吝啬，贪得无厌。原来，她讲究排场，是出自天生的好胜之心。故此，与此目的不符，便不会胡乱挥霍，即所谓“不花冤枉钱”。并非心血来潮，便把大把的钱钞往外抛，而是考虑效果，追求效果。这一点，是理智的，自私自利的。所以，在某些场合，好胜心反而变成了贪欲。例如向门徒索取学费和见面礼，作为一个女人，理应与其他师傅们的收费大致相等，然而她自视颇高，要求与一流检校收纳同等报酬，分文不让。这还罢了，她连弟子们送来的中元节和岁末礼品等等也横加干涉，希望多送礼品，哪怕多一点点也好。她暗示此意，执拗至极。一次，有个盲人弟子，因家境贫寒之故，月月拖欠学费，中元节的礼品也送不起，为表心意，买来一盒白仙羹，向佐助诉说原委：“可怜我家贫无钱，在师傅面前替我美言，请她高抬贵手吧！”佐助也觉得可怜，提心吊胆地向春琴为她陈辩求情。春琴脸色骤变，断然拒绝道：“我斤斤计较学费和礼品，也许人们会以为我贪得无厌。其实不然。金钱可有可无，但若不定出大致的标准，便不成师徒之礼了。那孩子甚至每月拖欠学费，如今又拿来一盒白仙羹，强充中元节之礼品，真

是无礼之至！这恐怕不能不说是污辱师傅吧？既然她如此贫穷，是不可能指望于艺道上有所造就的。当然，根据情况和才能，不收报酬加以培养，也并非不可，但这只限于前途有望、被视同人间珍宝的神童。能够战胜贫寒、名成一家的人，应当生而不凡。单凭爱好和热情是不行的。那孩子唯一的长处就是厚颜无耻，技艺上没有希望，她竟说什么'可怜我家贫无钱'，何等狂妄！与其厚着脸皮给人添麻烦，自己丢人现眼，倒不如死了心，另找立身之道。凭她这样，如果还想学下去，大阪不乏有能耐的师傅，让她随便到哪里另就高师吧！我这里，就到今日为止吧。我拒绝教她！"春琴话既出口，驷马难追。无论怎样赔礼道歉，都无济于事。最后她当真辞掉了这名弟子。相反，若有弟子送来超出标准的厚礼，则平素严格施教的她，在当天整日对那孩子和颜悦色，说些言不由衷的恭维话，于是闻者很不痛快。师傅的客气话，令人生畏。因此，诸方送来的礼品，她一一亲自过目，甚至打开点心盒察看。每月的收支，也要叫来佐助，命他摆好算盘，结算明了。她非常敏于计数，精于心算，数字听过一遍，轻易不忘。付米店的帐为几何，付酒馆的帐又为几何，连两三月前的帐目也记得分文不差。她的奢侈毕竟是十分利己的，自己纵情挥霍，却非要从某处

得到补偿不可。结果，其花费都摊在仆役们头上。在她家里，她一人过着王侯般的生活，却强迫佐助以下人等极度节约，为此，大家艰苦度日，吝啬至极。甚至巴不得一日三餐供饭量减少，对此斤斤计较。所以，下人们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下人们背地里说："师傅说黄莺和云雀忠诚义道胜过我等，也是不无道理的，她把禽鸟远比我等看得珍重！"

18

鵙屋娘家，在父亲安佐卫门生前，每月按女儿所言之需，予她银钱。但自父亲死后，兄长继承家业，便不复如此了。如今，有闲阶级的妇人生活奢靡并不希奇，然而在过去，便是男子，要如此挥霍钱财，也是行不通的。即使是豪富人家，于衣食住行，也慎戒骄奢淫逸，有如循规蹈矩的老派人家，以免受奢华越分的非议，不屑与暴发户为伍。双亲之容许春琴奢侈无度，是出自父母的慈悲之心，怜悯她是别无生趣的残废人之故。可是，到了兄长这一代，便说三道四，常常非难，定下每月供钱的最大限额，超额的需求，一概不允。春琴的吝啬，与此事多半也有关系。不过，

所供银钱，除去维持生活的开支，仍然有余。所以，教授琴曲，其实是可为可不为的。自然，她有恃无恐，对弟子盛气凌人也无妨。事实上，上她家叩门求教者屈指可数，门庭寂寥。正因如此，她才有暇玩鸟逗雀。不过，无论就生田流派的古琴，还是就三弦琴而言，春琴都是当时大阪的一流高手，这决不仅是她本人的自负，而是公允者无不承认的。连憎恶春琴之傲慢者，也于心中暗自妒忌或畏惧其技。作者认识的老艺人中有青年时常听其演奏三弦琴者，虽然此人是净琉璃三弦琴曲的演奏家，春琴所属流派与其不同，但他说："近年来，民谣曲之三弦演奏，除春琴所奏之外，未曾听过如此微妙之琴声。"又，据说，团平年轻时曾闻春琴演奏，叹曰："了不得！此人若生为男子，弹奏低音三弦，定是举世无双之名家！"团平之意，低音三弦为三弦琴术之极致，而且非男子莫能究其奥义。他是叹惜春琴以其天赋而生为女子呢，抑或是感到春琴演奏三弦具有男性气概？据前述老艺人所言，若暗中偷听春琴演奏三弦，便觉音质清朗，好似男子所弹。音色亦不仅是优美，还富于变化，时作深沉的哀壮之声。在女子之中，确系难得之手！倘若春琴待人接物稍知圆滑，略晓谦逊，也许会大显其名的罢。然而她生长于富贵之家，不解生计之艰难，为所欲为，

因而为世人敬而远之，因有其才，反而四面树敌，徒然埋没了才华。这是她自食其果，然而实为她的不幸。入于春琴门下的弟子，都是慕名而来，早已敬仰她的实力，深信非此人不能为己师，为修业计，甘愿受其苛毒之鞭挞，怒骂殴打亦在所不辞，来时便有此精神准备。尽管如此，堪忍长久之煎熬者寥寥无几，大都不堪其苦。至于非以技艺为立身之道者，连一个月也坚持不了。须知春琴的教习方式已逾鞭挞之域，往往发展为恶意的虐待，以至于带有残暴成性的色彩，在此，以名家自居的意识，也起了几分作用罢。就是说，世人容忍了她的做法，门徒亦心甘情愿，愈是这样，春琴愈以名家自居，渐渐得意忘形，终于不能自制了。

19

鴫泽老妇说："春琴弟子甚少，其中有人是慕其姿色而来学艺的，门徒中的业余爱好者多半属于此类。"由于春琴美貌未婚，而且家有资财，这种事自然难免。据说她严厉对待弟子，就是借以击退这种心术不正之无赖之手段。然而事与愿违，这一来，她似乎反而赢得了艳名。从坏处猜疑，

在严肃的专业弟子中，也有人于盲目的美女鞭挞之下，体味到神秘的快感，较之技艺修业，倒是这方面更加引人入胜。想来这种人不会是绝无仅有的罢。其中还有几名让·雅克·卢梭罢。我即将叙述降临于春琴之身的第二次灾难。由于传记中也避免明了的记载，所以我无法断然指出原因及加害者，十分遗憾。既然有如上的情况，也许春琴招致了某个弟子的深仇大恨，遭到其复仇的惩罚，恐怕这种解释是最为中肯的。据此考察，土佐堀的杂粮商美浓屋九兵卫家，有个名叫利太郎的少公子，此人放荡不羁，一向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深通技艺，但不知何时钻入春琴门下，学习古琴三弦。此人炫耀家财，到处以阔少自居，趾高气扬，视同门弟子为店铺中之下人，加以鄙夷。对此，春琴心中自然不快，只因他逢年过节送礼甚丰，起了作用，春琴并不拒之于门外，尽可能地客气待之。然而，他竟扬言："连师傅也逊我一筹！"对佐助更是轻蔑，嫌恶他代替春琴教习门徒，声称"若非师傅教授，我便不学"。此人之狂妄有增无已，春琴忍无可忍。正在这时，此人之父九兵卫，为晚年筹划，选中名曰"天下茶屋"的闲静处所，建了一所隐居的草堂，在院里栽下十几株老梅树。一年阴历二月，他于此处设宴赏梅，春琴应邀出席。宴会大总管是利太郎少爷，加上一

批帮闲艺妓当他的助手。不待说，春琴是由佐助陪伴赴宴的。那一日，利太郎带领帮闲，向佐助频频劝酒，佐助大为尴尬。近来，他于晚餐时陪师傅喝酒，刚有了些许酒量，然而这酒量是很有限的，加之到了外面，未得师傅许可，虽滴酒亦不许沾。喝醉了，便担当不了为师傅牵手引路的重要职责，所以他假装饮酒，敷衍一番。利太郎眼快，见此情状，便说："师傅！师傅！你不同意，佐助就不敢饮酒。今日不是赏梅么？让他轻松一日吧！如果他喝醉了，这儿有二三人愿为你牵手引路呢！"利太郎扯着鸭公嗓子纠缠不休，春琴只得苦笑道："罢了罢了，让他少喝点儿吧，只是别把他灌醉了！"春琴这圆滑的应酬话刚说出口，帮闲者们便七嘴八舌地嚷道："行啦！答应啦！"接着纷纷劝酒。尽管如此，佐助严格节制，只饮了个七分醉。据说那一日，满座的帮闲者和艺妓，见眼前久仰其名的女师傅果然名不虚传，无人不为其半老徐娘之艳姿与风韵所惊，交口称赞。有人看透了利太郎的心思，为博其欢心，口出阿谀奉承之辞。不过，当时三十七岁的春琴，看上去确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皮肤白皙，窥见其颈项者，皆觉有一股寒气袭来，两只小手规规矩矩搁于膝头，手背皮肤雪白光滑，稍稍前倾的盲人脸庞，丽若仙女，满座的眼光倾注于斯，人

人神魂颠倒，看得发呆。

有趣的是，众人步出庭园游玩时，佐助也引导春琴缓缓穿行于梅花之间，一边说："喃，这里也有梅花！"来到每一棵老树跟前，二人总要立止片刻，佐助把着春琴之手抚摸树干。大凡盲人，若未以触觉确认物体之存在，便放心不下。所以在欣赏花木之时，也养成了这种习惯。见到春琴以纤手频频遍抚老梅树树干的情景，一名帮闲怪声说道："啊！梅树真叫人羡煞！"立刻另有一名帮闲立于春琴之前，阻其去路，怪模怪样地摆出梅树的疏影横斜之态，说："我便是梅树！"引得同伙人哄然大笑，身子前仰后合。这是向春琴献殷勤，表达赞美春琴之意，并非存心侮辱，然而未曾习惯花街柳巷恶作剧的春琴，对此有些反感。她总是希望人家待她如同明眼人，厌恶歧视，所以这场玩笑正好触中她的痛处。未几，时已入夜，于另室重开宴席之时，有人说："佐助，你也疲倦了吧？把师傅交给我吧！那边备好了酒席，你去痛痛快快吃喝一顿再来吧！"佐助想，趁着人家未强迫自己饮酒，不如先吃点饭垫底，于是便退至另室，提前用晚餐。然而，他表明吃饭之意以后，一名提着酒壶的老妓立刻缠住他不放，一杯又一杯，劝酒不止。就这样，出乎意料地耽搁了时间。饭饱酒足之后，又过了一阵，仍未见人来唤，便

在那儿等候。其间，客厅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春琴说："请把佐助叫来！"但旁人执意不肯。有人说："要上厕所，我愿领你去！"他将春琴领至走廊，捏捏她的手，或是做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春琴使劲拂开他的手，嚷道："不行不行！还是把佐助叫来！"说罢，立于原地不走。正在此时，佐助赶来了，察颜观色，明白了原委。不过，既发生了这种事情，如果利太郎从此不再登门学琴，倒是个好的结局。然而，也许色鬼未能得手，是不肯善罢甘休的。自翌日起，利太郎又厚颜无耻地来上课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春琴态度骤改，说："既如此，我便要认真地敲打一番了。倘若你能忍受严格的修行，就试试吧！"于是，春琴一丝不苟地教习。这一来，利太郎惊慌失措，每日汗流三斗，气喘咻咻。本来，他仗着自以为高明的技艺，加上别人捧场，倒还过得去。然而春琴有心叫他出洋相，他如何抵当得了！加之不顾情面的怒骂铺天盖地似地飞来，以他那种借习艺之名取乐的怠惰之心，自然无法忍受。渐渐地，他变得横蛮，不论师傅怎样热心教授，他故意乱弹一气。终于，春琴骂他一声"蠢货"，以琴拨击之。这一击，划破了眉心的皮肤，利太郎惨叫一声："好痛！"他擦拭着自额头不断滴下的鲜血，忿然起身离座，留下一句话："你记着！"旋即离去，从此没有露面。

20

一说加害于春琴者，恐为居住于北边新地一带的某少女之父。此少女为艺妓培养之后继者，故要求师傅严加训练，她甘受习艺之苦，每日来春琴处求教。某日，春琴以琴拨击其头，少女泣逃归家。那伤痕留于发际，所以其父比当事者更加愤恨，提出严重抗议。大约他并非养父，而是亲生父亲罢。他说："这女孩子固然是来修行，然而她尚未成年，责怪也该有个分寸。她是要靠这脸蛋做招牌的，如今你损了她的面容，怎能就此罢休？你说该怎么办吧？"由于他言辞过激，春琴动了天生的倔脾气，反问道："妾所以教学严厉而闻名，既然如此，你为何将孩子托付给妾教习？"那为父者亦不示弱，道："敲打几下并不妨，只是瞎眼人所为之事都有危险，也不知会打在何处，落个什么残迹。既是盲人，就该有个盲人的样子，方为可嘉！"看来，倘若春琴态度顽劣，对方大有诉诸武力之势。佐助连忙插入其间，圆场讲和，把对方打发了回去。春琴面色苍白，浑身颤栗，沉默不语，到底未吐谢罪之言。据说，这位父亲就是为了女儿容貌被损，要报复春琴，对其容貌

加以毁损。然而，所谓发际留伤，也不过是于额头正中或耳后某处留下一点伤痕，若对此怀恨于心，施以残酷的报复，以至于毁伤春琴的整个面容，即便是父亲爱女心切，为其痛心，一时冲动所为，这复仇未免也过于执拗了吧！更重要的是，对方是盲人，故此将其美貌变为丑貌，对她本人的打击亦不甚严重。如果仅以春琴为目标，则还有其他痛快的复仇之法罢。据察，复仇者之意图，并不止于苦害春琴，也许除伤害春琴之外，还要令佐助悲叹罢。这一来，结果还是苦了春琴。如此想来，较之前述少女之父，说怀疑利太郎更有理由，如何？利太郎对有夫之妇的恋慕，究竟火热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男子在年轻之时，较之对年少于自己的女人之爱，更为比自己年长的妇人之美所惑。大约利太郎烦腻了放荡之道，这也无趣，那也乏味，其结果，在盲目美女的身上感到了魅力。起初是一时的好奇，及至动手动脚，大大地讨了个没趣，行为堂堂的男子，如今又被划破了眉心，岂有不行恶毒报复之理！只是春琴树敌又很多，另外还有什么人以何种理由对她心怀怨恨，也未可知，很难断定加害者便是利太郎。而且，这未必是情场的争风吃醋，也可能是金钱引起的争端。据说，如前面例举的贫家盲人弟子那样遭到残酷待遇者，并非只有一二人。

据说，还有几个弟子，他们并不如利太郎那样厚颜无耻，却也暗中妒忌佐助。佐助是处于一种奇妙地位的“牵手引路人”，日子长了，此事无法隐瞒，门徒中无人不知，所以，对春琴心怀一片痴情者，暗中羡慕佐助的艳福，在某些场合，则对他竭心尽意服侍春琴的态度抱有反感。若是正式的丈夫，或者公开享受情夫的待遇，倒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表面上无处不象牵手引路的仆从，从按摩到搓澡，凡是春琴身边的琐事，他一力承担，忠诚不二。见此情状，了解内情者恐怕在一旁觉得难受罢。不少人嘲笑道：“他那样的引路人，虽然辛苦，换了我也能做到。我根本不服他！”所以，他们厌恨佐助，道：“倘若春琴之美貌一朝变得丑陋可怕，他这家伙会显出怎样一副面孔？到那时候，他还会有始有终，继续恭顺地做好这件麻烦差事么？这值得看看！”这是声东击西的战术，未必不会付诸实施。总之，臆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一说甚有说服力，疑心所在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此说曰：“加害者恐非门徒，而系春琴之授艺竞争者某某检校或某某女师傅罢。”此说并无特殊的证据，不过，也许这是最为深透的洞察。须知春琴平素傲慢，论及艺道，以天下第一大师自居，世人亦有承认此事的倾向，这便伤了同行师傅们的自尊心，有时则成为一个威胁。所谓检校，乃

是从前京都授予盲人男子的一种尊位，许其穿着特种服装，乘坐特种车轿，社会待遇亦不同于寻常艺人。然而，有流言传曰：“此等人物之技艺及不上春琴。”既然这些人也是盲人，其怀恨之心亦是深不可测的罢。为了埋葬春琴的技艺与名望，是有可能想出阴险手段的。常常听说技艺上的妒忌使人给对手喝水银的事例。不过，春琴于声乐与器乐双双擅长，故此，若利用其追求虚荣和自恃貌美之弱点，使其改变相貌，她便不能再度出现于公众面前。设若加害者并非某某检校，而是某某女师傅，那么她对春琴自耀美貌亦必定是怀恨于心的，因此对于毁其美貌一事，更多一层快感。似此举出各种可疑之原因，可见春琴处于一种早晚难免遭人毒手的状况，她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将祸种撒向了四面八方。

21

前述“天下茶屋”之赏梅宴会之后，大约过去了一个半月。三月晦日之夜三时时分，“佐助为春琴痛苦呻吟之声惊醒，自邻室赶来，急忙点灯一看，只见雨窗已被人撬开。大约曾有人潜入春琴之卧室，立刻觉得佐助已于隔壁房间起身，于

是两手空空，逃之夭夭，此刻四面已无人影。当时，贼人惊慌之余，顺手操起铁壶，朝春琴头上掷去，滚烫的水滴，溅于春琴色白胜似洁雪的腴颊之上，留下一点烫伤的痕迹，十分可惜。当然，那不过是白玉之微瑕，往日之花容月貌，依然如故。然而自此以后，春琴甚以自己面上那些微的伤痕为耻，常以绉绸头巾蒙面，整日笼居一室，不于人前露面，虽亲密之家人与门徒，亦难得窥见其貌，以致又生出种种风闻臆说。”此为《春琴传》之记载。《传》续曰：“因负伤轻微，几乎未损天赋之美貌。其对见人之厌恶，乃其洁癖所致。以无足轻重之微伤为羞耻，乃盲人之偏执妄念。”又曰：“然而，不知缘何，此后数十日过去，佐助亦患白内障，倏忽双目失明。当佐助两眼朦胧，所见之物形状渐渐不明之时，他迈着骤然失明之人所有的那种踉跄步子，行至春琴跟前，狂喜地喊道：‘师傅！佐助已经失明了，得以终生不见师傅之颜瑕！佐助之盲目，适逢良时，此必为天意！’春琴闻言，怃然良久矣。”佐助体贴春琴，不忍道破真情。然而，《传》中关于此事前后的叙述，曲改了事实，却是显然可见的。说他是偶然患了白内障，很难令人置信。而且，无论春琴之洁癖何等之深，无论盲人之偏执何等顽固，如若那烫伤未及损坏天生美貌之程度，她何以要以头巾裹面，

何以不愿见人呢？事实上，她那花容月貌已经有了无情的变化。依据鹂泽老妇与其他二三人之言，那贼人预先潜入了厨房，起火烧水，水沸后，挈水壶闯入卧室，将铁壶提于春琴之头上，对准面部，往下浇注。由于贼人本是以此为目的而来，所以既非一般之物盗，亦非惊惶失措之余所为。当夜，春琴完全不省人事，至翌晨，虽已苏醒，但已被烫成重伤，烫烂的皮肤，需要两个月以上的时间方能愈合。于是，关于她那可怕的容貌，生出种种奇怪的传说，例如有头发脱落、脑袋左边秃顶之传，此类传闻，未必仅是无稽之谈，不可排除。佐助此后便已失明，所以未曾见到她的模样罢。然而，“虽亲密之家人与门徒亦难得窥见其面貌”之谓，又该怎样解释？绝对不让任何人窥见，是不可能的罢。事实上，鹂泽老妇此等人是不会没有见过的。然而，此老妇亦尊重佐助的意志，决不向人透露春琴容貌之秘密。我也曾问过她一次，她不肯详谈，只是说：“佐助先生坚信师傅始终美如天仙，我的想法与其相同。”

22

春琴死后，十余年过去，佐助向身边的人讲

述了他失明时的经过。据此，当时的详细情况，才得以渐渐判明。原来，春琴遭凶汉袭击之夜，佐助与平时一样，睡于春琴闺房隔壁的房间。听到响声，睁眼醒来，只见夜明灯已灭，一团漆黑之中，传来呻吟之声。佐助大惊，跃身而起，首先点燃夜明灯，然后提着灯朝屏风另侧春琴的卧铺走去。昏暗的灯光，由金色的屏风反射至房内，于这幽微的光线之中，他环视房内之景况。然而，未见任何散乱之迹象，只是春琴的枕边，扔下了一只铁壶，春琴亦静静地仰卧于褥子里，不知何故，呻吟不止。起初，佐助以为师傅是在梦魇之中乱语，于是唤道："师傅，您怎么了？"他靠近枕边，正想摇晃春琴的身子，却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连忙用手捂住了双眼。春琴艰难地喘着气，说道："佐助，佐助！我被人残害，变成丑八怪了！别看我的脸吧！"她一边说，一边痛苦地扭动身子，拼命上抬两手，企图捂住面孔。"请放心吧！我不看您的脸。我就这样闭着眼睛。"说着，佐助将夜明灯挪向远处。也许是佐助的话使春琴放了心的缘故，她就此人事不省了。此后，于昏迷状态之中，春琴继续说着谵语："永远别让任何人瞧我的脸！此事定要保密！"佐助安慰她道："何必这么担心呢？烫伤愈合之后，又会恢复原来的面目！"春琴道："如此严重的烫伤，岂有不改变面容之理？

不必说这等宽心之话，倒是别让人见我的面目要紧！"随着意识逐渐恢复，她更加喋喋不休，除医生之外，甚至向佐助也不肯显示负伤的状态，换膏药、换绷带之时，她要将所有的人全赶出病室。据说佐助只是在当夜接近枕边的那一瞬间见过她那烫烂的面容。不过，那光景不堪正视，刹那间他便背过了脸，所以他不过留下了一个如此的印象：于摇曳的灯影之下，看见了一个与人类殊异的古怪幻影。其后，他只见过单独从绷带中露出的鼻孔与嘴。想来，正如春琴害怕被人所见一般，佐助也怕见春琴的面容。他每次接近病床，总是尽量闭住双眼，或将视线移向他处，所以，实际上他并不知春琴之相貌在发生何等程度的持续变化，且又主动避免了解的机会。然而，当养生有效、伤势日见好转之时，某日，病室里唯有佐助一人侍坐，春琴突然心中无主似地发问："佐助，你见过我这副脸相了吧？"佐助答道："不不，您曾吩咐我不看，我怎敢违背您的意旨？""我的伤口即将痊愈，不久必须拆除绷带了，医生也不会再来。这一来，别人姑且不论，唯有你，却是不可避免要看见我这张脸的。"任性要强的春琴，大约由于意志受挫，第一次潸然泪下，自绷带上频频按拭两眼。佐助亦黯然沮丧，无语可答，只是伴着春琴呜咽。末了，佐助说道："我一定设法做到

不看您的脸，您尽可放心。”此话意味深长，似乎暗示将有什么事情发生。此后过了数日，春琴已能起身离床，伤已治愈，到了随时可以拆除绷带的程度。一日早晨，佐助从女佣房间里偷偷取来女人用的梳妆镜和缝衣针，端坐于卧铺之上，照着镜子，将缝衣针刺入自己眼中。他并不知道以针刺眼便会失明，只是试以尽可能减少痛苦的简便办法扼杀自己的视力。他试以衣针扎刺左眼黑珠，黑珠是不易刺准的，然而白球坚硬，针不能入，黑珠则较柔软，试了两三次，碰巧刺入了两分之深，刹那间，一片白浊，失去了视力，既未出血也未发热，几乎不觉痛苦。可见这是破坏了水晶体的组织，导致外伤性白内障。接着，佐助以同样的做法施于右眼，瞬时之间刺破两眼，虽然此后不久还朦胧可见物形，十日之间便完全失明。过了一阵，春琴起身之时，佐助摸索着进入室内，叩拜于春琴身前，道：“师傅，佐助双目失明了！一辈子再也看不见您的面容了。”“真的么？”春琴一语既发，接着便是长时间的默然沉思。有生以来，自此以后，佐助没有比这沉默的数分钟更为快乐的时候了。据说，从前恶七兵卫景清①为赖朝②的才干所感动，断了复仇之念，发誓不

① 日本平安朝末期的武将。
② 日本镰仓幕府的将军。

再见此人之面，抠除了自己的双眼。两者动机虽有异，但其志之悲壮是相同的。然而，春琴所求于他的，便是如此之事么？早些日子，淌泪哀诉之意，是不是“既然我已遭此难，欲叫你也变成盲者”呢？这是难以揣测的。不过，短短一句“真的么”入于佐助耳中，令他欣喜若狂。二人相对无言，其间，唯盲人才有的第六感觉，萌生于佐助的官能之中，使他意会到春琴心中除感激之情，别无他念。迄今为止，两人间虽有肉体关系，却为师徒之差别所隔，此刻，两颗心方始紧紧贴在一起，合为一流。对少年时代于壁橱中黑暗世界里练习三弦时的记忆，苏生过来，然而现在的心情与当时全然不同了。盲人大都具有光源方向感，故此，盲人的视野是微明的，并非黑暗世界。佐助知道，正是现在，他失去了外界之眼，以此为代价，睁开了内界之眼。他想道：“呜呼！这才真正是师傅居住的世界！今后，我渐能与师傅居于同一世界之中了。”他的视力已经衰竭，看不清房间里的情景和春琴的笑容，不过，唯有那包裹于绷带中的面孔所在，依稀映于视网膜上，给他以微白的朦胧之感。佐助并不以为那张面孔裹着绷带，只觉得迄至两个月前为止的师傅那张白皙、圆润而微妙的脸蛋，如同他临终时前来把他迎往极乐净土的菩萨一般，浮现于混沌的视圈之中。

23

春琴道:“佐助，你不痛么?”“不痛！和师傅的大难相比，这点儿小事算得了什么！那一夜，歹徒潜入，恶意加害于您，我睡入梦乡，全无所知，实在是我粗心大意。叫我每夜睡在隔壁，便是为防备这不测之祸。然而引来如此大祸，苦了师傅，自己却太平无事，我于心何忍！我以为遭了天罚倒是好事，于是向神灵祈祷:‘请亦降灾于我吧！否则我无以自慰！’我朝拜夕求，终于奏效，如愿以偿，谢天谢地！今朝起身之后，两眼破损，成了这样，一定是神明体恤我志，闻愿而赐的罢！师傅呀师傅！我看不见师傅改变后的面貌了！如今我所见到的，还是三十年来铭刻于眼底的师傅那令我怀念的面容。请如从前一样，无所顾忌地支使我于您的左右吧！我突然失明，固然可悲，行动不便，服侍您难免不周之处，然而凡是您身边的事情，请勿借他人之手！”佐助的盲眼朝一团朦胧的白光射来的方向望去，揣摩着那是春琴的面庞所在。春琴道:“你能下这份决心，真使我高兴！我不知负了谁人之怨恨，遭此劫难，然而说句实心话，我如今这副模样，宁肯叫别人看了去，

唯独不愿让你看见。你体察了我的心意，实在难得！啊，谢谢你！”“您的这番话，我听了无比欢喜！双目失明算得了什么，怎值得上这金口玉言？使师傅与我悲叹度日、陷于不幸的歹徒，不知是何处之何人，然而若是他想以损毁师傅的面容来坑害我，那么只要我眼不见之，成为盲人，师傅便如同无灾无难一般，歹徒绞尽脑汁想出的毒计也就落空了，这恐怕是出乎那家伙意料之外的吧！我实在是无所谓不幸，反而是无上幸福的！想到对那卑怯的家伙将计就计，因祸得福，我心大快！”“佐助，都别说了！”于是，这对盲人师徒拥抱而泣。

24

就这样，二人化祸为福。对于他们其后的生活情况，现存者中唯有鴫泽老妇最为清楚。照女今年七十一岁，她于明治七年十二岁时住入春琴家当帮工艺徒。照女向佐助学习丝竹之道，此外斡旋于两位盲人之间，不仅牵手引路，还担任联络工作。佐助和春琴，一个是突然失明，另一个可说是自幼盲目，不曾以己手使用筷子，是个娇生惯养的妇人，故此就两人的情况而言，都必需

担当这种角色的第三者介入。他们想尽可能雇一名诚实可靠的少女，采用照女以后，其忠厚的性情颇合二人心意，深得信任，于是她从此长期侍奉二人，春琴死后，则服务于佐助，至佐助于明治二十三年获得检校职位为止，她一直侍候于其左右。照女于明治七年始入春琴家时，春琴已是四十六岁，遭难之后，经过九年岁月，已是年龄颇大的老妇人了。她面有疤痕，要瞒人眼目。而且，据说别人要看是办不到的。她身穿凸纹薄绸的夹衣，据坐于厚厚的褥垫之上，以浅鼠黄色的绉绸头巾包头，仅可见鼻子的一部分。头巾的边直垂至眼睑之上，连面颊和嘴之类也被遮得严严实实。佐助戳眼之时，已及四十一岁初老之龄，此时失明，可想而知是何等不便！尽管如此，他自然无微不至地照顾春琴，甚至伸手为其搔痒，竭力让她不觉丝毫不便，旁观者亦无不感动。春琴亦不满意别人的照料，她道："我身边之事，明眼人是做不好的。因长年习惯之故，佐助是了如指掌的。"穿衣、入浴、按摩、上厕，自然偏劳佐助。所以，照女的职责，与其说是侍奉春琴，莫如说是以照顾佐助身边之事为主。她很少接触春琴的身体，唯有饮食之事，非有她在场照料不可。不过，此外还要搬运所需的用品，协助佐助，间接地服侍春琴。例如入浴之时，她跟随二人走到

浴室门口，然后退下，闻鸣掌之声便去迎接。此时春琴已出浴池，穿浴衣，披头巾。其间之事，由佐助一人承担。盲人替盲人洗身，是怎样一副情景呢？也许正如春琴过去以手指抚摸老梅树树干的情景一般罢？不过，其麻烦是自不待言的。万事皆是如此，十分麻烦，旁人看了觉得厌烦，心想："难为他们如此不厌其烦！"然而当事者似乎以此种麻烦为享乐，不言不语地交流着细腻微妙的爱情。窃思丧失了视觉的相爱之男女，于触觉世界中得到何等程度的乐趣，是我等想象所不能及的。如此看来，佐助以献身精神侍奉春琴，春琴则怡然自得地寻求这种服务，彼此不知厌倦，这也不足为奇。而且佐助在陪伴春琴之余，还要抽出闲暇教习许多男徒女弟。每逢这种时候，春琴便笼闭于一室之内，孑然一身地打发时间。她授予佐助"琴台"之号，让其继承教习门徒的全部事业，还在"音曲指南"的招牌上，于"鵙屋春琴"的姓名旁，用小字添上了"温井琴台"之名。佐助之忠义与温顺素集近邻之同情于一身，较之春琴时代，门庭反而热闹了许多。滑稽的是，佐助向门徒授艺之时，春琴独于内室倾心赏听黄莺啼鸣之音，然而时时有非借佐助之手不足为用的情况发生，当教习最为紧张之时，她连声呼唤佐助，佐助便将眼下的事情置之不顾，立刻起身

赶往内室。因此，他心头挂着春琴身边之事，不肯外出授艺，仅纳弟子于室内教习。此处应当说明一件事：当时道修街春琴娘家的鵙屋药店家运日渐衰颓，每月送给春琴的生活费时有中断。若无此事，佐助岂有喜好教授音曲之理！他忙中寻隙，奔回春琴身旁，狼狈有如一只单翅鸟，教习时心思还另悬一头，而春琴也在惦着他，因而有些烦恼的罢？

25

佐助继承了春琴的事业，尽管收入微薄，却要维持一家生计，既如此，他为何不与春琴正式结婚呢？难道春琴的自尊心至今仍将这一婚事拒于门外？照女曾听得佐助亲口说，春琴的气性已经柔和了许多，然而佐助见春琴如此，甚觉可悲。他道："不能想象春琴是一个悲哀的女人，一个可怜的女人！"盲目的佐助，终于在现实面前闭上了双眼，飞跃而入永劫不变的观念之境。他的视界之中，仅有对过去的记忆中的世界。设若春琴因遭灾祸而改变了性格，那么改变后的这个女人便不再是春琴了。他要把春琴当作过去那个骄矜傲慢的春琴，否则，他至今在心的眼睛里所见的美

丽的春琴形象便会遭到破坏。所以，不欲结婚的原因，似乎不在春琴，而在佐助。佐助以现在的春琴作为唤起观念中的春琴的媒介，所以他避免平等的关系，不仅死守主仆之礼，而且比从前更加自卑，竭尽奴仆之忠诚，努力使春琴尽早忘却不幸，恢复昔日的自信。他如今一如既往甘于薄酬，和下人一样领取粗衣粗食，举收入之全数供春琴之用。为了节省其他开支，他减少仆役人数，各处厉行节约，然而对春琴之安慰却无一疏漏。故此，双目失明以后，他的劳苦较以前倍增。据照女所言，当时门徒之中有人见佐助穿着过于寒酸，觉得可怜，劝他稍修边幅，可是他充耳不闻。而且，他至今仍禁止门徒们称他为“师傅”，只许称“佐助君”，众人只好缄默处之，尽量小心避免称呼他。唯有照女，因职务上的关系，不可不招呼之，于是称春琴为“师傅”，称佐助为“佐助君”，渐渐习以为常。春琴死后，佐助以照女为唯一的话伴，有时耽于对亡师的回忆，亦是因为有这种关系之故。晚年佐助成为检校，此时任何人都毫无忌惮地称之为“师傅”了。他身为“琴台先生”，却仍喜照女称他为“佐助君”，不许她用敬称。他曾对照女说：“凡人都认为双目失明是不幸的，可是我自盲目以来，未曾体验过此种感觉。相反，倒是觉得这尘世亦变成了极乐净土，仿佛唯独我

和师傅二人生存着，居住于莲台之上。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瞎眼之后，看见了明眼时未曾看见的各种景象。连师傅的玉颜，我得以透彻地欣赏其秀丽，亦是在盲目之后。此外，其手足之纤柔，肌肤之圆润，声音之优美，亦是在盲目之后，我方始有真切的了解。明眼时未曾有如此深刻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不可思议。尤其是，我在双目失明之后，方始体味到师傅所奏三弦的乐音之神妙。平时总说师傅乃斯道之天才，失明后方渐渐明白此话之真意。与自己技艺之粗劣相比，悬殊过大，我为此而惊异！至今才有所省悟，真是天大的恨事！于是我懂得了自己的愚笨。所以，即使神明命我双目复明，我亦会拒绝的。正因师傅和我都成了盲人，才体尝到了明眼人所不知的幸福。”佐助之所言，只是他的主观说明，在何种程度上与客观一致，还是疑问。不过，余事且不论，也许春琴的技艺，以其遭难为转机，有了显著的进展吧？不论春琴的音曲天赋如何之高，倘若她未曾体尝人生的辛酸苦辣，亦难彻悟艺道之真谛。她从来娇生惯养，对他人苛酷以求，自不知劳苦与屈辱，无人折损她那高傲的心性。然而天降酷烈的考验，使之彷徨于生死的悬崖尽头，粉碎了她那不符实际的自高自大。想来，那毁其容貌的灾祸，在多种意义之上，可说是一剂良药，

于恋爱、于艺术，为她展示了未曾梦想过的三昧境界。照女屡屡耳闻春琴为消遣无聊时光而独自弄弦弹奏的音曲，又见佐助置身于春琴之侧，神情恍惚，垂项侧耳，倾心聆听的情景。而且，许多弟子都为内室泄出的美妙琴声所惊，交头接耳地说道："那把三弦琴上是否安了什么机关？"这一时期，春琴不仅凝思于弹弦之技巧，而且费心于作曲。深夜，她以指甲轻拨琴弦，精心构思，缀成音曲。照女记得她曾作成《春莺啭》与《六枝花》二曲。几日前承蒙鸭泽老妇亲奏赐闻，使我足以窥见春琴作为一名富于独创性的作曲家之天份。

26

春琴于明治十九年六月上旬患病。患病数日前，她曾与佐助二人下至中院，打开供玩赏的云雀之笼，将云雀放飞于空中。照女见这对盲人师徒手拉手仰望天空，遥听高空传降的云雀之声。云雀频频啼鸣，高飞入云，总不见回返。由于时间太久，二人都放心不下，等待了一小时有余，云雀到底没有回笼。春琴自此开始怏怏不乐，不久罹患脚气病，自秋天以后，病情转重，十月十日以心脏麻痹逝世。

除云雀之外，春琴家还饲养了第三代“天鼓”，此鸟于春琴死后尚存。佐助久不忘悲，每听到“天鼓”啼鸣之音，总要哭泣一场。若有空闲，便熏香于佛前，或时取古琴，或时取三弦弹奏《春莺啭》。此曲乃春琴之代表作，始句为“缗蛮黄鸟，止于丘隅”，是她倾注全部心血谱写而成的。歌词虽短，但带有非常复杂的词间曲。春琴聆听着“天鼓”的啼鸣，得到了此曲的构思。间奏的旋律，将听众引入了这样一个境界：初春到了，冻结的黄莺之泪即将溶化，深山老林的积雪正在消融，溪流增涨，水声潺潺，松涛吼啸，东风来访，山野里梅花盛开，如片片云霞，景致处处宜人。在这鸟语花香的季节，鸟儿穿行于山谷之间，飞跃于枝头之上，巡飞翔舞——此琴曲，奏出了它们的心声。春琴生前，每当她弹奏此曲，“天鼓”亦十分欣喜，放声高歌，与弦音竞技比美。也许“天鼓”听了此曲，便想起了它出生故乡的溪谷，恋慕那广阔天地中的阳光。佐助弹奏着《春莺啭》，心驰神往，灵魂飞往何方？也许，他习惯于以触觉世界为媒介，凝视着观念中的春琴，此刻却以听觉来充实那失去了触觉世界的缺陷吧。人，只要没有失去记忆，便能于梦中重见故人。然而，佐助在情人活着的时候，亦只能在梦中会见她。在这种场合，也许无法明确指出死别的时日。顺

便提及，春琴与佐助之间，除前述所生的男孩之外，还生有二男一女，女儿死于分娩之后，两个男孩都在赤子之时送给了河内的农家。不过，春琴死后，佐助似乎并不思念故人遗子，不愿领回两个男孩。孩子们也不愿回到双目失明的生身之父身边。如是，佐助到了晚年，既无嗣子亦无妻妾，由门徒们看护，于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即“光誉春琴惠照禅定尼”之忌日以高龄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三岁。

可想而知，佐助在二十一年的孤独生活中，于心中塑造了一个与在世之春琴迥异的春琴，愈益鲜明地看到了她的姿容。据说，天龙寺的峨山和尚闻知佐助亲手刺瞎自己双眼的事迹，赞赏他转瞬间断绝内外瓜葛，转丑为美的禅机，言曰：“庶几达人之所为也。”不知读者诸君是否赞同。

（张　进译）

1

年经十载，堪称远昔，而自我初登文坛，已有二十三四年了。如今我还未及怀旧谈古的年岁，然而阅读近日之《昴》刊，见有吾辈中学同窗吉井勇君等人热情回忆青春往事的文章。辰野隆君也是一位老友，中学毕业升入一高，后入东大，同学多年。此君写了一篇《运动漫谈》，载于《改造》或《中央公论》。一读此文，我在中学时代的旧事，被它曳到了眼前。此君称我为“秀才谷崎”。想起这辰野君当时的风貌，真不堪今昔之感。当时校内一帮年少英俊的贵公子，组成徒党，辰野君便是其中一人。他洋气十足，快活欢畅，爱好运动，才气焕发，只是懒散淘气，成绩并非上乘。

一高入学考试出了一道有机化学题："写出肥皂的制作方法。"辰野君答曰："肥皂系凝固面粉而制成。"可见是个敢作敢为的人物。(辰野君是胡编乱写的，后来获知廉价肥皂里确实掺有面粉，便成为大笑话。)所以，谁曾料想，此人他日竟成为法兰西文学的权威！夫子原本矢志于法学，故当时也未料到，将来自己会作为文学家立身于世。他在《改造》八月号刊载的《妄人议政》一文中写道，他之转向文学，是在毕业于法国法学系之后，事实正是如此。与此相比，大贯、恒川和我之流，起自中学时代，便被樗牛之害，议论生活之美，又尽写风花雪月，赞美恋爱。年纪轻轻，便侈谈失恋之悲、厌世哲学之类，所以在辰野看来，定然是狂妄可笑，变态早熟。事实上，辰野屡屡对我流嘲弄骚扰，吾辈文学党无不恐惧他的毒舌。其中大贯等人尤甚畏之。大贯号晶川，本名雪之助，生于玉川在二子村，肤色黧黑，手生白斑，为粗相毕露之风采。据此，辰野谤之曰："大贯非雪之助，云之助也。"鄙人曾满面长出酒刺，于是辰野骂道："谷崎近日酒刺生长有序。"不过，不拘怎说，当时的吾辈，作为明治末年的文学青年与新进作家，生活方式与今日之状自有不同之处，想想是颇为有趣的。其实，我想趁未忘之时，一有机会，便写出当时的事迹。正好《中央公论》约

写随笔，于是当炎暑之季，尽量择取灿烂夺目的事件、艳丽动人的场景，缀成一段故事，使人读之轻松愉快，且适合一般读者诸君的趣味。

大致说来，东京并非人杰辈出之地。鸠山文部大臣是东京出身的政治家，其前途为人瞩目。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政界、军界、实业界，土生土长的“江户儿”都无这般显赫的势力。不过观之于文学艺术方面，情况便大为不同。以团菊为首，歌舞伎名优中占很大比例的是东京人。文学方面，红叶、露伴、漱石① 三巨星以下，人材辈出。我的母校府立第一中学，竟育出了上述三巨星中的两人，即红叶与漱石，此外还育出了小山内薰，以及其他无数个大小艺术家，所以与大正文坛缘份颇深。武林无想庵也和小山内君同年级，据我的记忆，此二人毕业，大约是在我入学的前一年。土岐善麻吕君也比我高一年级。同级的有吉井、辰野、伊庭孝、恒川，低一级的有大贯，此后低于我两三级的有秦丰吉君。“第一中学”原称“寻常中学”，略为“寻中”，大约在我入学那一年，分为“一中”与“三中”，所以，若将出身于“三中”者也计数在内，还要添上久保田万太郎、芥川龙之介等人的名姓。吉井勇君当时应和我同在

① 即尾崎红叶、幸田露伴和夏目漱石。

一个年级，但我对他全无记忆。我确曾听说，此君中途受到开除处分，转学他校，照此想来，也许是在校时未有相识之缘罢。对于伊庭君，我也是不识其面，常闻其名。其中有一段原委：伊庭君之严父想太郎氏刺杀星亨的大事件发生之时，我正在一年级或二年级念书，人云伊庭君为刺客伊庭氏之子，其存在立即为全校师生众所周知。故此，当时和我关系最密者是矢张恒川与大贯二人。我们三人经常挽臂而行，交谈文学，故而成为辰野隆的毒舌之的，已如前述。

恒川与大贯初登文坛，在我之前很久。不幸这二人早夭，至今仍记得其名者，不知还有几人？坦诚直言，恒川若生至今日，在创作方面恐怕不会有大的发展。他的才能过于纤弱巧致，尽受镜花先生劣点之影响。故此作为明星派的歌人，他固然吟咏出凝聚市民般机灵技巧的和歌，但若使之写作小说，便写出深通世故、矫揉造作、浮薄下流的东西，如同小酒馆里流行的艺术品。他和我感情上的疏隔，起始于他投寄给《新思潮》的短篇为众人排斥的事件。当时恒川已经丧失以文学立身的意志，置学籍于政治系，所以不过通过《新思潮》同大贯和我发生间接关系而已。他的稿件寄到时，木村庄太与后藤末雄首起反对，说："这种陈腐的讨厌货色该埋到地下去！"和辻也赞成这种意

见。大贯和我囿于对恒川的情谊，左右为难，然而处在盛气凌人之时，连我这样的人也冒然抛却私情，加入排斥派一方，自讨惹恨之差，说声“怕什么，我去退了稿来”，便把那原稿揣进怀中，乘车往恒川家而去。恒川面带苦笑听取我的说明，表面上若无其事地答应收回投稿。无可争辩，这件事对于他在文学方面的信心，是个很大的打击。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自那以后，他与文坛更加疏远了。

然而，作为歌人乃至作为青年作家的恒川阳一郎这个名字，固然是罕留于人们的记忆，但作为著名艺妓万龙的爱人，作为其第一丈夫，他的名字如今尚为许多人所知。忆当时，大贯与我已将《新思潮》当作登龙门，热情洋溢，要在文坛上奋发有为。或许这情况激起了恒川的倔强精神。我并非说，这便是那桩恋事的动机，若作此说，恐怕违背故人意志。不过，既在文学方面失意，便欲于实干方面令我们惊叹感慨，这种心情，也不可断言未起几分潜在的作用。须知当时的所谓艺妓，是唯一的浪漫人物。如今以招待、舞蹈、电影表演为业的女性，固然也是艺妓，然而当时的所谓著名艺妓，其人望之高，见识之卓，以至社会地位，即便是当今一流的电影明星，也是望尘莫及的。无名的文学青年之流，丝毫不能见爱

于她们。然而恒川是富家娇子，在我们眼中，显得奢华非常。他仍覆大学生制帽于头上，凭着白面书生的身姿面目，俘虏了这一代骄女之心。不用说，这是个轰动社会、耸人听闻的事件。对于我们这些旧友，是个晴天霹雳。说句实话，迄至被介绍给装成不折不扣的娇妻逃来他身边的万龙其人为止，我们还怀疑他可能是自作多情。

对于韶华年岁的万龙，即如今的冈田信一郎未亡人，我的笔锋所指，或有失礼之嫌，也未可知。以“名妓万龙”之名称谓夫人，又忆说当年旧事，仅此两点，足使如今的夫人狼狈不堪了罢。何况，可以想见，夫人在与恒川成婚之时，对我绝无好感。恒川和我，早已交情疏隔，持续未变，而此事发生后，便愈益疏远了，几近于绝交状态。恐怕恒川以我为背信之友，怀恨至死罢。我爽快地承认，他如此对待我是理所当然的，而他之受此待遇，罪过完全在我。不过，正为此故，我还想说明事情的前因后果。

据实说来，迄至恒川亲口对我说起与万龙结婚的问题为止，我对二人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不过，其前有一桩戏剧性事件，在报纸上鼓噪了一番，说是箱根发大水之时，此二人避难于同一地点，偶尔同泊于塔之泽旅馆，恒川劝进葡萄酒一杯，拯救万龙于脑贫血之患。然而此事我仅见

于报纸，并非直接闻知。恒川与我的疏远，已至于这般程度。故此，关于可算作二人恋爱发端的箱根轶事，关于其后之发展，我皆无发言的资格。况且，恒川之所以向我言明结婚问题，只因困于为万龙赎身措金之策，来找我商量办法。若无此枝节，恐怕当时他是不会专来访我的。不过，既有此事，不论如何疏远，他毕竟信赖旧友情谊。这事如今说说已无妨，所以我敢于写明。他来我处，自然并非指望我这穷鬼解囊相助，而是请我去说服偕乐园老板笹沼，他和那老板也有一面之识，而我则与其因缘非浅。我明知笹沼没有通融这笔钱的道理——这钱的性质非同一般，且越份甚远，于是我虽去了一趟，聊尽传达之义务，却不曾热心说项，而笹沼亦是自始便未予理睬。于是，我带着失败的报告，前往青山北街久未造访的恒川家。那是在明治年代，还是在大正初年，我已记不明白。不过，奇怪的是，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穿一件对称细十字花纹的大岛绸夹衣(这是借自友人的)，和一条绉绸夏裤。所以，想来时值晚春或初秋季节——多半是晚春。我前去首次参见好歹已在恒川家定居的一代丽人，好奇之心在胸中蠢动，尽可能打扮得漂亮潇洒，这是可想而知的。

到得恒川家，却发现二人未住家中。他们寄

居于恒川姐夫——当时的政友会代议士风间礼助氏的府邸，与恒川家相隔数街，在稳田一带。我与恒川一家相交已久，十分熟悉，且多蒙关照，故此先行拜见恒川的父母，欲为久未拜望之事道歉。谁知其母迎面便道:“阳一郎究竟托你办什么事情?”说罢声泪俱下，满脸怨色。她说，她决不容允这门婚姻。不待说，其严父所持意见相同。原来，恒川的家庭生活非常浮华，父母双双纵子无度，结果导致这回事件。所以事到如今，惊惶失措，其模样在外人看来亦觉可怜。须知其严父身为工学博士，任横滨某船坞公司顾问之职，处在这种地位，必须顾念在社会上的信誉得失，这便是持反对态度的头等重大之理由。所以，其父母得知我为其筹款以失败告终，似乎满心欢喜，并嘱我极力忠告恒川，劝他回心转意。其母更是反复叮嘱:“谷崎君，如果这件事上了报纸，就了不得啦！请你一定保守秘密呀!”然而依我之见，这善良、懦弱的双亲，其弱点已在恒川的牢牢掌握之中，所以结局分明是他在强引之下，如愿以偿。然后，女仆为我带路，领我去风间氏邸宅。恒川、万龙夫人和他们的热心同情者弟弟吴作君都在宅中，气氛颇为热闹。我照实描述了和恒川父母会谈的情况，但作为自己的意见，凡有忠告之嫌的话，一概未说。这种忠告恒川是听不进去

的，何况眼见得二人相处鸳鸯般如胶似漆，岂可出言拂逆其意。况且，读者须知，当时的文学青年中流行着一种装模作样的时尚——应当称之为伪恶趣味。看看吉井君的戏曲《河内屋与兵卫》之类，对这种风气便能有所了解。总之，那是个乱世时代，我们议论新旧思想之冲突，标榜忤逆不孝。更兼鄙人是这种思潮的倡导者，岂有与父母为伍之理。

我记得，那是恒川和我的最后一次会见。当日我们谈了些什么，我毫无可靠之记忆。只记得恒川掩饰不住恋爱胜利者的得意之色，而万龙夫人却丝毫不象传说中那般神气活现、不可一世，自始至终，态度平易近人。她素面无粉，身穿清一色的丝绸衣着，完全是良家女子的打扮。想到此，又记起一个细节。我抱怨肩酸，万龙便说：“谷崎先生穿着大岛绸，却说肩酸，真是娇气呢！”（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把重大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却记住了无聊小事。这里又有一例。我还想起，那件大岛绸夹衣，不知为何，似乎衬了棉布里子，当晚我在恒川家宿夜时，一位名叫丰子、久事家主的老女仆，一边为我叠衣，一边说：“这就是大岛绸呀？看上去不怎么样呢！”她还不知那是我借了人家的。）那一天时光，我们过得愉快轻松。恒川和我素以市民自夸，而且轻视乡村出身

的大贯。那一日，恒川将金钱困迫、父母反对置之度外，显得胸怀开阔，警句频发，谐谑无穷，有万难莫当之概。我亦毫不逊色，应酬自如。又加之夫人，舌战更为添彩。此时我得以近窥万龙其人朴实无华的本来面目，若要叙述夫人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其容貌与获自照片的感受一般无二。唯有其目之美，凭照片难于体会。大眼俊秀，眼底清澄，闪烁着琢玉般的清辉，而所谓真正的明眸，亦即万龙之眸罢。艺妓者，往往因为常搽白粉，皮呈褐色，肌肤失泽，松弛疲软，而她的皮肤却未失弹性，紧绷柔韧，光滑如脂。美中不足之处是身高欠缺，然而骨骼玲珑，胖瘦适中，身姿袅娜，面目天真。她是所谓"大概女子"——气性爽快。她外表不似艺妓，也无同行者常有的病态，丰艳胜于潇洒。(若说病态，倒是恒川给人以如此感觉。他曾患病于肺尖，一副容易感染腺病的体质，身体瘦弱，身材细长，手足之白皙胜过女子，一头漆黑的头发极富光泽。)她时时流露心迹，口吐真言，其时一双大眼饱染忧色，表情沉郁；而在下一瞬间，倏忽将万事忘于九霄云外，嬉笑欢闹。然而我在长达半日的交谈之间，看出她实为意志坚定、胆大心细、通情达理的聪明妇人。她的头脑敏锐过人，仅在只言片语之间，便见灵光闪闪。想来她所获的美名盛誉，固然缘于美

貌，但也许要更多地归因于聪明。大阪的八千代，即后来的菅楯彦氏夫人，也是聪明非凡，至今当地的人们还在传言此事，可见所谓著名艺妓，等闲女流实在少有，即便有之，也不会声名长存。

我受二人欢情款待，当晚便客宿其宅。翌日之夜，自风间氏住宅辞出。(当时我居住本乡还是居住向嶋，如今也记不确切了。)再说，假使我径直回家，便不会节外生枝，只因恒川家附近住着冈本一平夫妇，于是就便一访，结果落坐生根，又在这家打搅一晚。这也难怪于我，我与父亲闹了一场，自家不能归，便或在朋友别墅，或在公寓二楼，东睡一夜，西宿一宵，作客留宿，已是家常便饭。话说回来，光是留宿也无妨，然而我杯酒下肚，便多嘴多舌，把恒川的事对冈本夫妇和盘托出。冈本夫人鹿子女士乃大贯之妹，我对其心性自有了解，我心想在这里说说是无妨的。一平君与鹿子女士，自然听得兴味颇浓。何况我意欲挑逗他们的感兴，确曾大肆渲染，并以我独特的机警观察与恶意解释，为之添油加醋。(老友皆知，我这人本来健谈，座谈得意，便乘感兴一驱千里，妙语横生，喋喋不休。如今我之所以变得少言寡语，不善言词，只因厌恶“江户儿”轻佻浮薄的习癖，自中年时期便自发地自我规戒。然而现在却每每怀念谈论风发的青年时代。如此沉

默寡言，未免寂寞难耐，亦似有所影响于文章之中。不过，当时恒川禁止我将此事外传，记得我确曾叮嘱一平夫妇保密。然而，岂料第三天的《朝日新闻》作了巨细无遗的报道，与事实大有出入，作文之手法十分奇怪，文中流露出对恒川的反感，并说“青年小说家谷崎氏”为旧友赤膊上阵筹措钱款，使我大为露脸。不待说，这是刚当上《朝日新闻》社社员的一平君尽可能往我脸上涂脂抹粉。一平君是漫画家，所以听到不归社会新闻版负责而新闻价值竟达百分之百的消息，新闻记者的良心不容他沉默，于是他没有依样画葫芦地报道此事，却尽了最大努力给我分派一个有利可图的角色。尽管如此，我仍十分为难。我自觉无颜以对恒川一家人。仅是泄密，还可道歉，然而那报道的写法，使我难免于贬低友人以标榜自己之嫌，恒川一家人会如此理解，是明显不过的。被当作这般浅薄之人，我也无地自容，只因平素的劣迹作祟，到头来无可自明。不过倘是现在，我会前往恒川家解释一番，然而当时却无气量眼睁睁当面受人轻蔑鄙夷，绝不肯在人前垂头丧气。想到万龙夫人那对机灵的大眼，便觉消受不了。虽说如此，却又无意于上门找一平君算帐。我一时对冈本夫妇大为生气，但转念一想，与其怪罪于人，莫如先归咎于己，何况我毕竟隐怀对恒川的莫名

反感于心底，对一平君暴露事实不无痛快之感。加之我天生一张厚脸皮，懒惰乏礼，心想“到时候自会明白”，于是听其自然，不加处置，勉力于尽早逾越这不愉快的障碍。

众所周知，其后恒川巧妙地解决了金钱问题，顺利地如愿以偿了。（也许报纸鼓噪一时，倒是把形势引到了有利方面。）然而我良心的负担总未减轻，怀抱着自责的意念，未能去他们的新家贺喜，其严父逝世时，也未去参加葬礼。后来在大正五年①（？）秋季的一天，突然收到恒川去世的讣告。守灵之夜，我在其灵柩前与别来已久的万龙夫人交谈。她虽沉浸于悲哀之中，但风姿不减当年。我记得，正好遇上生田葵山君，便向他询问故人的近况，就这样在棺木前守留了一个小时。

大贯晶川的亡故，先于恒川五六年，故此他对万龙事件大约一无所知。（大贯死于面疔，恒川死于慢性中耳炎，两者皆为暴死。）不过，大贯的情况前面写下了若干，而我认为由冈本鹿子女士写比我写更为适合，故在此从略。我想顺便作一说明：对于冈本夫妇，我自然没有为当时的事情长久耿耿于怀。那篇新闻报道究竟是否出自冈本君之手，如今已不必追究。我只是叙述部分回忆。

---

① 公元一九一七年。

也许我多少妨害了他们夫妇俩，但我认为这在亲密无间的朋友当中是会得到原谅的。

2

如上所述，文坛之地，大贯与恒川捷足先登，我落后一步，故而焦虑不安。要以弱冠之年显扬文名，写诗远较写小说为捷径。大贯和恒川之所以在二十岁前后已多少显露头角，正因他们是作为诗人或歌人在文坛奋起。特别是，大贯在中学五年级时便向报纸文艺栏等处投稿，查阅马场孤蝶氏担任诗歌评选者那时的《万朝报》，必定屡见其名。念及此事，其妹鹿子女士如今以女诗人著称于世，也确非偶然。在中学与我同班的吉井勇君等人，早在我就学一高之时，似乎已作为新派歌人名成一家，当时我们这些一高的伙伴在恒川家招待与谢野先生，举办歌会，其时他与白秋君以师长的辈份陪伴与谢野先生前来与会，批判吾辈歌作，那便是我与吉井、北原二君结交之始，对当日吉井君那张布满酒刺的面孔，我至今记忆犹新。

凡矢志于文学的青年，皆有其不知何去何从的时期。其一，怀疑自己的天分；其二，假定自

信天分充足，又难求出入文坛之门路；其三，家有资财便好，若无此利，便担心是否能靠稿酬活命。今昔相比，时势变化颇大，然而即便在今天，这种种畏惧亦未从文学青年脑子里消失。我在十八九岁到二十四五岁的六七年之间，实处于这种黯澹的恐惧时代。其时正值法学万能，最初我顾虑将来的生活，加入了英国法学系。不过，从一高升迁大学时，我打算背水一战，便转攻文科。而我学的是国语，这学科声名狼藉，动辄被人指责为过时的学问。我之所以这样做，只因最终定下了当一名作家的悲壮誓愿，而我考虑到，在国语系逃学是最为方便的。然而我是商工业者居住区一个商工业者之子，尤于当时因贫困之故不得不当家庭教师赚取学费，在文学艺术方面无可攀援，此后如何措置，由何途径登上文坛，心中一无成算，左思右想，只觉前途一片黑暗。不仅如此，我对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文学满怀反感，寄野心于高举叛旗，故而只得自认走向文坛之路更加曲折艰难。我最初取材于《荣华物语》，写作纯粹国文趣味的戏曲《诞生》，完稿后投寄《帝国文学》，犹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我悲观失望，便对自然主义妥协几分，写了题名《一日》的短篇小说，经恒川之手交给平出修氏，请他审读。平出氏称道有趣，并说要与相马御风氏商洽刊载于《早

稻田文学》之事。协议久未达成，于是某日我与恒川一起拜访平出氏。其时平出氏说："相马君给了我这样的答复，所以请再稍等。"说罢，示其来信于我——内容如今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我总觉希望渺茫。盖因当时官学与私学之反目成风，东大与早稻田的关系格外恶劣。东大派系中，与早稻田派系的文人有亲交者，是小山内君这等人物，一般而言，双方是不大往来的，所以，假定相马氏赏识我的作品，《早稻田文学》接受此稿的可能也不及万分之一。果然不出所料，人家将此稿置之不理。在此前后，我大失所望。而且，我的自信屡屡动摇。然而，虽然读了自然主义诸家的作品，却除白鸟、独步、秋声① 三氏以外，几乎无人能打动我的心。事实上，当时自然主义之强盛，恰同两三年前无产阶级文学勃兴时期相仿佛，其气势之高涨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此点，有件事常被援以为例，即一家书肆拉来了镜花先生① 的小说稿，遭到一群自然主义作家的抵制，不得不中止出版。不管是张三李四，只有写自然主义的作品，才会得到承认。正如所谓"非属平家者非人"，令人有"非自然主义者便非作家"之感。唯

① 即正宗白鸟、国木田独步和德田秋声，皆为著名作家。
② 即著名作家泉镜花。

有鸥外①与漱石两位大家，毕竟超然于时流，前者时弄揶揄之辞，后者显出全然无视区区文坛的态度，然而正因如此，鸥外的历史故事蒙受辱骂，被斥为“高级评书”，漱石也难逃厄运，他虽然同样拥有众多的读者，但为文坛的核心势力敬而远之。人一旦在失意中沉沦，对芝麻小事也会大动肝火，所以我对这种状况甚感愤慨。而且，我登上文坛的指望，愈益渺茫。我自然是焦躁不安的，自暴自弃，无以自拔。后来曾一时起念，想暂且当个乡村新闻记者，徐候时来运转。我向山形、青森等地的报社再三恳求，也曾几乎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倘有一位友人，承认我的才能，寄希望于我的前途，真是莫大的安慰！有一事我至今感激不尽。一高时代的同窗中，有名曰岸岩者，频频激励我的斗志。此人曾与杉田直树君和我一起担任一高文艺部委员，毕业于帝大政治系以后，暂任《东京日日》社记者，后转任于朝鲜银行，现为平壤支行行长。他原本具有在新闻记者生涯中功成名就的素质，是笔力与辩才俱备的高材生。他把我的练笔之作一一细读，评价道：“好歹能成小栗风叶那般气候。”无怪乎我信赖他的鉴赏能力，此言确实中肯有力。如今身在朝鲜的岸君，

① 即森鸥外。

恐怕早已忘却此事，然而此一言曾给了我唯一的一线光明。我始终未忘“能成小栗风叶那般气候”这句评语，心中总想：“啊，真能成此气候么？”以此作为唯一的依靠。

还有一事鼓舞了我，那便是荷风先生① 的《美国故事》问世。我在大学二三年级时，罹患严重的神经衰弱，迁移到位于常陆国助川的偕乐园别墅，其时方始得阅此书。总之，在此很久以前，曾有漱石先生的《草枕》、《虞美人草》一类非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问世，然而未有如此书作者这般鲜明地表示反自然主义态度之人。至少我有这种铭感。况且，漱石先生那种社会地位和文坛地位与我悬隔甚远，我总觉难于接近，而荷风氏乃当时居留法兰西（？）之最尖锐的新派作家，我想他恐怕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于是我私下里对此人怀抱亲近之感，以为就此找到了一位自己艺术上的近亲。我想，倘若将来能够登上文坛，我要首先赢得此人的赏识。我耽溺于梦幻般的空想，心想那一天或许真会到来。

现在来说《新思潮》的故事。说实话，我并不清楚谁是其首倡者。但可以确定：在我之先，于和辻、后藤、木村庄太、小泉铁、大贯等人之间，

---

① 即著名作家永井荷风。

此计划已蕴酿成熟。其中，和辻、小泉、大贯比我低一年级，后藤比我低两级。木村不是帝大学生，是后藤在千代田小学念书时的小友，时为芝滨馆少老板，但他于闲时涉猎外国文学作品，就通晓欧洲文坛趋势而论，于吾辈中首屈一指。论年龄他也是最年轻的。芝滨馆是一家声誉颇盛的菜馆，他是此店老板，我想后藤许是因资金的关系而与其伙同的。其时，较此稍前，《白桦》创刊，志贺、武者小路、有岛、里见①诸氏不断开创新的机运，所以，他们因此而兴奋，是不说自明的。他们之中，大贯早已成名，和辻也在《新思潮》创刊前接近了小山内氏，凭靠后者的斡旋，他所翻译的萧②之作品《康蒂妲》在《演艺画报》上刊出。此事发生后，其余伙伴自然也集于小山内氏门下。因此，《新思潮》或者是小山内氏命名的，或是吾辈伙友为推戴他而命名的，二者必居其一。此前，曾有一份同名杂志问世，由深川木场少老板、小山内氏的赞助人K先生（他是小川内氏的《大川端》中人物的模特儿）出资，小山内薰与秋田雨雀担任编辑。此志早已停刊。于是我们承接这块招牌，创办第二代《新思潮》。（因此，《新思潮》之具

① 即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和里见弴，均为著名作家。

② 英国作家伯纳萧。

有同人杂志性质，成为青年作家的试验舞台，始于我们这第二代《新思潮》。第一代《新思潮》虽有些超越世俗，然而是普通的文学杂志。不知其后《新思潮》延续了几代，但于同人杂志的意义上，我们所办的确是第一代。）

当《新思潮》刊名既定、同人班底大致组成之后，我也加入了其中。我记不得拉我入伙的是谁，多半是大贯罢。经大贯介绍之前，我对其规划一无所知，且与和辻、后藤无一面之交。后来听说，谷崎在人们眼中是头脑僵化以致置身于国语系之徒，颇享"懒汉"与"浪子"之誉，同人们根本看不起我。不过，他们似乎听信了大贯等人的话，以为我有偕乐园作大靠山，如果让我入伙，偕乐园便会出资。于是他们说："哎，无奈！既然那厮是摇钱树，就叫他入伙，尽量讨好他吧。"（杂志刚出了三期时，后藤和木村对我说了实话，大笑不止。）我对这种事全然不知，然而作为出资者之一的木村庄太亦仍靠父兄养活，总是筹款无门，而往后若无一两百元，杂志无论如何是出不了的，于是我向偕乐园央求资助那不足的金额。我死乞百赖地哀求道："以前已经给你添了许多麻烦，不过这回的款子，不似以前那样无意义。有了这笔钱，我必能显身于文坛 。这一来我就会时运亨通了。这钱至关紧要，你就通融了吧！"其实我并无

十足的把握，只是想碰碰运气而已。偕乐园的笹沼对此话信以为真，爽快地给了钱。他对文学并不理解，和小山内氏仅有一面之识，交情还未及出钱资助的程度，所以这全是为我的将来着想，是忧及命运的友情之结果。杂志终于问世了，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是曾为《帝国文学》置之不理的剧本《诞生》。因此，按照以活字出现的顺序排列，《诞生》是我的处女作，不过我记得《文身》在当时也已写就了。（创刊号出版前，有一日我携带《文身》原稿拜访木村。木村的居室在面临芝浦海的芝滨馆楼下。傍晚，电灯尚未开启，在那昏暗的房间里，木村身凭屋柱，手捧仅有二十页的《文身》原稿，一气读之。读稿时他一言未发，但后来——不知卒读与否——兴奋不已地说道："从未读过这般有趣之作！"又说："我和你握手！"说罢猝然将我的手握住。）为何将《文身》殿后，而让不合时势的《诞生》居前，我于今不得其解，恐怕是天生作祟于我的邪魔行恶作剧的缘故罢。结果，《诞生》被全体月评家所默杀，谁也不予一提。同人们似乎也容不得《诞生》。好象大家都在想："谷崎就是不行！"（不过我听人传说，毕竟小山内氏承认这剧本的基本价值，他说："固无新意，却不可一概抹杀。"如今看来，《文身》中有令人肉麻之处，《诞生》却不然。倒是重读《诞生》，我得免于羞耻之

感。）继之，在第二期发表了《象》，又好不容易在第三期发表了《文身》，顺便刊出了已经埋于箧底的《The Affair of Two Watches①》。关于《文身》，如刚才所说，最先受到木村极力赞赏，后来又闻知同人们的“幕后赞美”之言，故此我对文坛大可指望了。我满心欢喜，暗自期待反响四起。然而就己目所及，仅有《万朝报》的月评栏登出三四行简介文字，无处可闻批评之声。因我是同人中反自然主义最为激烈之人，木村安慰我道：“显身文坛的，你也许是最后一个罢。”我若无其事地答曰：“定然如是。”然而，我心中实不平静，总有这种预感：“并非完全如此罢。说不定我是最先显身的呢！”

如今翻阅春阳堂发行之《明治大正文学全集》卷末的年谱，发现第二代《新思潮》创刊于明治四十二年九月。照此推算，刊载《文身》的第三期当是出版于十一月。（九月里，以未纳学费之故，帝大给我以开除警告。虽有缴款而免于开除的惯例，我还是就此退学了。）正当其时，小山内氏与市川左团次发起自由剧场运动，拟于第二次试演中，在同年十二月于有乐座上演高尔基的《夜宿》，于是《新思潮》同人常往后台访会小山内氏与左团次，

① 英文：两个守望人的故事。

观看排演。正是在此剧彩排之日，我得知永井荷风氏会来观摩，于是我想请他审读«文身»，揣带«新思潮»十一月号，在有乐座走廊里徘徊等候。我已于“面包之会”幸睹荷风先生之风貌，但尚未经过郑重其事的介绍，何况在那聚会之夜，我曾絮絮叨叨对先生大言醉语，忆及此事，诚惶诚恐，甚觉难于接近纵无此事亦敬畏三分的先生。所以，我并无勇气说出“请读我的作品”之类的话。我之凭依，在于«文身»幸好载于十一月号卷首，倘若我能亲手将杂志交与先生，或许先生会将其翻阅一遍，似此，倘其目光停留于“文身”二字，没准他一时兴起，浏览第一行文字，这样一来，便有可能引起他的注意。一见先生的身影，我便跟随其踪，以寻求最佳机会。黄昏时，我见先生走进了食堂。(那令人怀念的有乐座的食堂，临街另有出入口，是某菜馆楼下的房间。)我自食堂经化妆室前，走到延至有乐座走廊的通道上往来踱步，暗中窥探先生的动静。先生在餐桌边就坐，和另一位客人（生田葵山氏？）交谈。我鼓起勇气，莽撞地闯进食堂，说:“十一月号出版了，我特意给您送来。”说着，我恭敬地把杂志呈上。荷风氏说声“哦，是么”，便收下了杂志。我垂首一鞠躬，慌忙走出食堂，又在另一边踯躅徘徊，长时间观察先生之动静。我预期先生会把收下的

杂志就便翻开，谁知他把杂志搁在餐桌上，继续与对方交谈。先生离开食堂之前，我几度返回出入口，朝内探视，但见杂志仍在餐桌之上。我内心大为失望，但仍希望先生至少不会忘记把那杂志携带归宅，兴之所至，随手翻阅，也算我运气不坏。

若引拜伦为例，也许过于狂妄，但我确是历来最为光彩地登上文坛之一人。然而尽管如此，得到社会承认是在翌年即明治四十三年三月《新思潮》停刊之后，亦即为六月号《昴》刊写作《少年》、为七月号《昴》刊写作《帮闲》前后。其时，我隐约闻说，鸥外先生和上田敏先生称赞了《麒麟》和《帮闲》。

3

创刊号以后的《新思潮》杂志，总不行销，但同人们个个意气轩昂。其中，以“江户儿”自命的木村、后藤和我三人，高傲自大，人们敬而远之。木村出生于两国之“伊吕波”肉铺，后藤出生于传马街或马喰街的一个医师之家，我则为蛎壳街的商工业者之子，三人皆为地道的日本桥人。所以，只要谈起商工业者居住区的话题，和辻和

大贯乃乡下佬之辈，便被排除在外。后藤曾向一高校友会投寄诗稿《腌菜集市》，并洋洋得意地说：“乡下佬不懂其所以然。”孰料一名文艺部委员批评此诗，甚至解说了“腌菜集市”之意，于是他寻思道：“一高也略有几个‘江户儿’呢！”他寻查那个解说者，结果发现是我。就是从那时起，他知道了我的名字。他在三人中态度最是傲慢，常惹人嫌憎。其时，《白桦》的同人和我们伙友中的大多数还在大学念书，长与善郎君等人也为后藤在校内的态度激起了愤慨，决定对其一行惩戒。一日，后藤正要步出赤门，他从后面将其叫住，说了句“你这家伙狂妄自大”，便扑将过去。须知长与君乃是柔道若干段的体育健将，后藤如何经得起这一攻击，转瞬之间，便被按倒在砂石地上，吃了不少拳头，硬领、眼镜不翼而飞，情状很惨。木村和我闻知此事，拍手称快道：“那家伙要偶尔遭一顿打才好！”自此以后，长与君之武勇，也构成对我们的威胁。前述《昴》刊所载北原白秋君之诗，有“夏日之龟清，歌泽如此这般”之句，挑其毛病的，确是我们三人。我们从芝滨馆划船而出，木村摇橹，向炮台而去。就是在这条船上，我们说：“那‘龟清’之言好生奇怪！”后来，后藤在杂志补白记事栏中恶语中伤：“龟清乃宴会厅，于那种场所听歌泽之弹奏，无异于在练兵场中央观赏盆花。”

于是在《昴》刊方面，此事成为问题。(北原君：提起过去的荒唐事，请不要发火。我也知道，其后你删除了“龟清”二字，但我不会在此多言其事。)就因这“龟清”二字，我又想起，正如浅草生人久保田君对起自公园迄至龙泉寺街一带之地域怀抱憧憬之情，当时，我们对人形街、滨街、两国和柳桥附近的空气怀有乡恋。这数块土地，无论于木村、于后藤、于我，皆为昔日各自与小伙伴互比身量之舞台，和我们对幼时遥远而亲切的回忆紧密相联。尤其是从柳桥至代地河岸的色街，以奇妙的甘甜魅力，引诱着青年时代的我们。总地说来，柳桥这地方具有撩拨当时文人诗意的风情，独身时代的小山内薰氏、出国前的岛崎藤村氏等人，都曾在那一带悠静的小街借房暂住，归国后的永井荷风氏，在演习茶道与清元曲调的时期，也曾住在那条街上一所雅致的房子里，与一家艺妓馆为邻，闭门遁世。(当时代地河岸之宁静，为今日之想象所不及。有一日，我与木村或另者顺路走到永井氏宅前，只在纵横格子窗上敲了一下，先生之小女便出来说：“刚刚出门。”朝里看去，只见土间的拉窗开着，那间席子铺地的小小里屋中，张放着清元曲调演习本和阅书架。看来先生方才还在演习，此刻出门在附近散步。这很象是隐埋于市井之中的风流雅士之住所，先生自由洒

脱的生活方式是可想而知的。)且说，柳桥虽与新桥、赤坂同为一流处所，但后者多为华族大官之游乐场所，与之相反，前者的游客主要是商工业者居住区的老板者流，引承旧幕府时代的传统，风俗民情婀娜娇媚，更兼眺望名曰大川之水，格外投合微吟低酌之情趣，无官无位的文人，较之新桥、赤坂，易对此地感怀亲切。出生于两国一带的木村与后藤，自然喜爱这块土地。我也记得，当我五六岁之时，在祖父逝世的三周年忌辰，于龟清举行盛大年会，亲戚们和常有来往的商人们纷纷列席，那便是我对“宴会”场面的最早记忆，所以家道沦落之后，缅怀幼时的荣华光耀，总忘不了柳桥其地。到了大学生时代，我已是个贫穷书生，不过笹沼常领我往那地方游玩。故此我们三人常谈柳桥之话。万没想到，我们因此遭到失败。此事发生于现在根津权境内的一家名曰“娱乐园”的小菜馆，当时我们在那里举行《新思潮》某号的编辑会议。木村大醉，始赞柳桥，搬出他与小伙伴互比身量时代的旧话，说:“当时的小朋友中，有个为我至今难忘的女孩。如今她成了一流的艺妓。”人问:“她叫什么?”答曰:“叫阿染。”“哦，你说的是阿染么?”我两眼圆睁，以跳跃的声调说道,“我也认识阿染呢。她漂亮极了。她是个纯而又纯的江户趣味的女子。你认为她品级最

高，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那样的女子非柳桥莫有！"我想给木村添油，故意夸张感情，不过喜爱那女子也是事实。何况她是我爱莫能及的一流艺妓，我早已死了恋慕之心，不料木村提及，颇为同情。木村听我此言，感奋至极，又一迭连声说"和你握手"，一次又一次把我的手紧紧握住。两人意气相投，心情舒畅，滥饮狂喜。末了，木村呕吐。满座哑然，编辑会议岂能这般胡闹？不过这还无妨，然而新近加入同人的德语系学生立泽刚君，大约对我们那一晚的举动厌恨至极，不屑与这种不正经之徒为伍，两三天过后，毅然寄来退会通知。我们不服气地说："这么说来，可见乡下佬心怀反感！"然而就连木村和我，当时也十分颓丧。

第一次"面包之会"举行于《新思潮》停刊以前，故大约是在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会场选在人形街的西洋茶馆"三州屋"，记不起主持者是谁，不过聚会的主要是《昴》、《三田文学》和《新思潮》之同人，以及与其有关的美术家和其他艺术家。会上也招待了《白桦》同人，但此方出席者甚少，只有萱野君(?)等一两人。我们说："值此良机，要显示《新思潮》的威风！"于是决定当晚一律戴帽赴会。那种帽子，是我们某夜在银座散步，于一家帽店的橱窗内看到的。那帽子式样奇特，帽腔短

浅，帽檐奇宽，质地柔软，折叠起来可揣入袋中，布料是柔薄的天鹅绒，颜色呈紫，是西方之丑角演员也不会戴之的怪异产品。木村心血来潮，马上向那家帽店定了货。同人中，大贯等人有所顾忌，不肯如此打扮，但和辻、后藤、木村和我等人，确是戴着那种帽子赴会的。我们在规定时间稍前一点到达会场，在休息室一隅排好阵式，恭候陆续到达的先辈诸君，一边互相细语："那是某某人。那是某某人。"在我记忆中的各次文人聚会中，这第一次"面包之会"实为空前盛会，出席者恐不下四五十人。如今容易忆起的，有以下诸人：与谢野铁干，蒲原有明，小山内薰，永井荷风，石井柏亭，生田葵山，伊上凡骨，铃木鼓村，木下杢太郎，久保田万太郎，江南文三，吉井，北原，长田兄弟，冈本一平，恒川阳一郎，……。当晚所见的面孔，如今都能回想起来，然而先辈中除小山内氏、同辈中除己方伙伴以外，其余几乎全是初次见面之人，接连不断地蜂拥而来，出现于记忆之中。其中有一人，身躯瘦长，着黑色西装，长发藉油脂平滑地向后梳理，年方二十八九，绅士风度，举止潇洒，走进会场入口。他的脸廓，形式组板，呈长方形状，颐骨突出，略带病态的碧青加浅黑的气色，一张下唇突过上唇的嘴，嘴边残留着撒娇孩童的痕迹，他那身黑色西

装和瘦高的身材，给人以整洁轻爽之感，另一方面，又令人觉得有几分象靡非斯特[1]。有人在我耳边说道："是永井先生！"我一眼望去，也立刻悟出是他。瞬息之间，我有窒息之感。永井氏与休息室内的熟人见面，郑重其事地弯下长长的上半身，莞尔行礼。他的那个动作甚是优雅。大贯对我说："真漂亮！"我也照样说："真漂亮！"（这是我初见永井先生。木村从前便与先生相识，某日，他在电话里与先生交谈，幸好那架电话装有两只听筒，我取过另一只听筒，从旁听到了先生的声音。）然而，此后是谁致开会辞，会上有何席间致词，我一概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酒宴方酣之时，我已酩酊大醉，不久便穿行于附近桌席之间。在充斥于会场的蒙蒙烟雾和嘈杂喧闹的人声之中，我蹒跚而行，不分张三李四，上前抓住对方，夸夸其谈。醉酒的自然不止我一人。醉得厉害的数伊上凡骨君为第一。此人醉态鲜异，他那连发奇声、数次从椅子上滚落下地的情状，至今在我眼前清晰可见。此外，吉井、北原、长田等酒豪们，悉尽醉眼惺松。小山内氏也醉了，对我们后辈大发机智之语。长田秀雄频频赞扬我的《文身》，说："我喜欢你用的那个辰巳方言词，我们也来讲讲方

① 德国作家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

言吧！”如此等等。其间，我未忘永井先生在场，特意跑到先生目光不及之处，以鸨母呼唤花魁的腔调，大声呼喊：“永井先生呀！永井先生呀！”然后，向与谢野先生絮叨一阵，又向蒲原有明氏絮叨一番。有人递来一卷画册，于是我提笔画了一幅平常之作。最后，我打定主意，走至荷风先生面前说道：“先生，我实在喜爱您！我崇拜您！先生之大作，我全已拜读！”说罢，恭恭敬敬一鞠躬。先生未饮酒，所以仍然正襟危坐。他厌烦地说：“谢谢，谢谢。”会终，我们仍未饮足，仍未谈够。其后，以小山内氏为首，吉井、长田（秀）、木村和我等人，列队行走于夜深人静的日本桥大街上，记得我们到了鱼河岸的摊床上，往后又到了何处，我就毫无记忆了。

4

大约在明治四十三年夏季或秋季，《三田文学》刊载了永井先生题为《谷崎润一郎氏之作品》（?）的评论。就在其前一个月的《昴》刊或《三田文学》中，永井荷风先生于发表感想时略露了推举我的《少年》之意，然而此次的文章篇幅颇长，对我前曾发表的作品，予以恳切庄重的批评，而且

动用最高级的赞辞，极力把我称颂。我事前读了报纸文艺栏的预告，知道此文即将发表，故一俟杂志出版，立即跑到附近的书店。归家途中，在神保街的电车道上边走边读。我翻开杂志，双手持之，手腕颤抖不息，无可制止，简直可笑。啊，两三年前在助川海岸梦想的事情，如今终于实现了！果蒙先生赏识。先生毕竟为我知己。我心中百感交集，身子飘飘然然。继而读了褒奖我的文字，一时间恍觉自己登临九天之一。道上行人，仿佛在我之下，俄顷之间变小了。我想，先生此文不妨写得更长。如此之快地卒读，总觉美中不足。我想在这电车道上往来数趟，整日续读。先生对一个无名青年之作，大胆率直地表其所信，对此知遇之恩，我感怀情切。同时，我意识到自己确实可以此登上文坛。我感到，此一文引起轰动，文坛议论四起，各方瞩目于我。我知道，旦夕之间，自身前程已拓为坦途。我欣喜若狂，忘其所以地奔跑一阵，又减缓步调，耽于阅读。

我的喜悦，待我回到家中，成了合家的喜悦。当时我全家处在穷困不幸的绝顶，我父亲仍然改不了当初出入蛎壳街交易所时的本性，规规矩矩，一丝不苟，这与一个投机业者是格格不入的，故此一度失败之后，便难重振，一家人挤在神田南神保街一条小巷深处的陋屋里生活。加之父母视

为掌上明珠的长女——我的妹妹，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罹肠结核之疾，病入膏肓，卧床不起。逆境如此，我却过着放纵不羁的生活，多么难为了他们！如今想来，我不禁毛骨悚然。在此状况之中，父亲知我近期在从事某文学杂志的工作，但他不知犬子究竟在写何物，亦不知将来能否靠此糊口，对文坛内情一无所知，更无所谓先见之明，何况我退出了大学，他对我全无信用可言。此时，突然出现了这篇评论文章，故此父亲大为欢喜。我这不孝之子，承蒙永井先生提携，竟然行孝于父母了。不过我性情乖僻，尽管内心喜悦，也不会向父亲夸示那份杂志，说出“爸爸，请读这篇文章”之类的话。(这是我的可恶之处，我自认为，如此缺乏天真，实为缺点。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来，我是非常腼腆羞怯的。特别是在亲人面前，更其如是。年岁徒长，此癖未改，这也是本性难移。)不过，幸好前文说过的浪子叔父当晚来家探望，马上发现了杂志。这叔父自年轻时便喜读小说，颇有文学趣味，亲戚之中，我对他最无顾忌。于是合家人聚集于病人枕边，朗朗诵读。(这叔父之诵法委实奇怪，以恰如掌柜核对帐目之音调读之。而且时有滑稽的误读。“文身”二字，他读之以片假名，《麒麟》文中所出之‘龟山’，他也以片假名念之。尽管如此，叔父还颇为得意，热心诵读。)

我在一旁倾听，再次兴奋。我曾在有乐座走廊里追随先生，后来毕恭毕敬地将杂志捧献于先生面前，当时我重新忆及那晚之事。又念及在“面包之会”上，以酒后之言纠缠先生，如梦初醒，倍觉可恶至极。也许，尽管如此，先生在有乐座食堂收下《新思潮》的那一晚，便始读我的作品了吧？据后闻生田葵山君所言，向先生推荐我的作品，进“请务必一读谷崎作品”之言者，乃是葵山君。若然，先生下顾拙作，恐在那晚以后，而我必须大大感谢生田葵山君。

在永井氏之前，近松秋江氏也曾在报纸月评栏褒奖我的《少年》，但就其赞许的程度、形式与份量而言，是已登大家之堂的作家推举后辈之性质，而如同永井氏之论文这般绚烂夺目的颂扬之作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不出所料，我托庇于此文而一跃跨上了文坛。我初次领取稿费，是在其前一年即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我为《昴》刊写剧本《信西》之时。不过，同月的《新思潮》刊载了吉井君的《河内屋与兵卫》，《新思潮》交易似地提出条件，即不给吉井君支付稿酬，故此一般而言，无论何处都是不为吾辈之原稿支付稿酬的。实际上，其后登载于《昴》刊的《少年》与《帮闲》等文，我都是免费写作的。然而，有了荷风先生之推举以后不久，为《三田文学》写《飚风》时，我未要求，对

方就把稿酬按时寄来了。随后，中央公论社主笔泷田樗阴氏来访于神保街的陋屋。我立即写作《秘密》，送中央公论社，领取了每页文稿一元钱的稿酬，自继之写作的《恶魔》，稿酬增为每页一元二十钱。我一夜之间成了红人，一帆风顺地前进。

我作为新进作家，崭露头角，红极一时，得意绝顶。正当此时，明治四十四年正月，于红叶馆举办了新年宴会，我记得举办者是读卖新闻社。接受招待的，是都内的美术家、评论家、小说家人等，大家与新手一概网罗，所及范围非常广泛。《新思潮》同人中仅我一人还是另有人一同出席，我记不得了。泷田樗阴君约好前来邀我同往，于是我候其来访，同行赴宴。当时自然无汽车可乘。我们从神保街乘电车前往芝之山内。泷山君悬手于吊带，把我上下打量一番，说："谷崎兄，今天你仪容装束焕然一新呢！"原来，我因没有日本式礼服之故，为了当晚装束体面，从偕乐园借来了全身衣装：相当高级的格纹礼服，里外成套。迄至第一次"面包之会"为止，我一直是蓬头垢发，整体形象正如一名山贼，十分可怕，人常谓我曰："尊颜好似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借来这套服装之后，我总觉这副肮脏面目与其不配，于是当日便走进朝床理发店，把长发适度剪短，梳理为工商业者居住区少老板的漂亮发型，然后穿上借

装，外罩和服外套，头戴常礼帽，打扮得和以前判若两人。（我家礼服上的家徽是世间常见的圆形常春藤图案，而偕乐园的家徽是无根篁，而且与一般无根篁殊异，是一种罕见无类的图案。所以借物究为借物，我很怕这礼服上的家徽引人注目。我寻思，倘这家徽被人记住，下次着自家礼服时就有碍难了。尚幸此次的常礼帽与外套非为借物。外套是在柳原花十三元买下的。不过这十三元的贱物，因衣裳华贵之故，确也显得漂亮了。）闻泷田君此言，我笑曰："嘿嘿，真的么？"这时，一位身着黑色外套的绅士登上电车，与泷田君互相行礼。一眼望去，见此人躯体堂堂，富有政治家之风采。泷田君对我耳语道："那便是足立北鸥其人！"说罢，他将我介绍给那位足立先生。其后，我与足立先生、泷田君三人一起进入红叶馆门厅。我照例淡忘了会间细节，但依稀记得，在出席者陆续会合的时间里，先有侍女之舞蹈，继之有余兴二三。宴会气氛与"面包之会"时完全不同。"面包之会"举行于西餐馆二楼，与会者多为粗莽之青年，所以野蛮至极。而今日之会是举行于一流酒楼的纯日本式盛宴，白襟女侍们举止端庄地在食案前侍候，总令人局促不安。我本来就很紧张，何况身着借来的礼服。那一日泷田君领我赴宴，是出自一番好意，一方面为了把我这当时为人注

目的人物介绍给文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使交游甚少的我见见世面。这反映于我的意识之中，使我的态度更加拘板。我举目环视大厅里流动的人群，几乎未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左邻右座皆是陌生的前辈。出席“面包之会”时，毕竟满座都是倾向相同的年轻作家，故而虽则是初次相逢，彼此心照已宣。然而此次宴会之出席者，非但人数多于那一次，而且论资排辈，以砚友社派之诸豪居首，其后是三田派、早稻田派和东大派，加之有女性作家出席，此外还有外文展派、院展派的画伯们和政论家、文艺批评家等等，纷然杂乱，所以连何人在何处也难以估计。腼腆羞怯的我，怀着一种身处敌国的心理，只是独饮闷酒。(著名作家的面相，若在照片上见过，当是有所记忆的，然而截至经介绍相识为止，竟毫无印象，由此可见，当时的文学杂志上是不似如今这样刊登照片的。)不过不仅是我，似乎人人多少都有这种心情，一时间席上冷场。此时大放异彩的，是一位蓄口髭、戴眼镜、穿西服的绅士。不知何时，他已光穿着袜子下至庭院里，在踏石上盘腿而坐。方才会场里又是宴会致词，又是余兴演艺，没完没了，他便时时蛮声叫喊，从中捣乱。这位未逾中年、表情豪放的绅士，时而高喊“退下去”、“别演了”，时而大嚷“妙绝”，频喝倒采，还做出天真烂漫的

眼神，放声大笑。小山内君于一旁附和，一边劝说“算了算了”，一边却又与其同笑。他的表情虽未显醉意，但步履蹒跚，东倒西歪，可见是烂醉如泥了。这位绅士，正是当年论坛上的雄工学士中泽临川君。距其时两年前，即明治四十二年岁暮，我与小山内、吉井、长田（秀）、喜熨斗、木村、和辻诸君在新桥之花月开忘年会，曾闯入中泽君在二楼所占之房间。其时中泽君率领一批棒球或网球选手，开怀痛饮，醉得人事不省，所以他未注意我，但是我记住了他。此夜临川君也大约在新桥边饮了酒，兴致勃勃地跑来破坏会场。不过，可能他很快就被小山内君或另者拉扯到某处去了，不久便不见了人影，其间，大家渐渐融洽起来，四处有人交头接耳地谈话。人们开始互相敬酒，交杯换盏。但我没有找人搭腔，一语不发，百无聊赖地缓缓摄食。在我右侧的绅士，先前也是闷闷不乐，默默无语，此刻柔声发语，并将名片置于我面前。看了名片，方知是中村吉藏君。我收下名片，揣入怀中，然后将自己的名片递呈中村君。这名片是将钢笔署名石印于日本抄纸上，令人有矫揉造作之感。中村君见我不堪寂寞，便闷声闷气地说：“最近写了什么？”此外还问了几句话。然而，我对他说了什么话，我已不记得了。老《无花果》之作者，刚归国时写作了《牧师之家》，

此后一直作为剧作家立世。我觉得他谦让温良，人品极好。自此时始，酒性在我身上渐次发作，又因中村君使我鼓起了些许勇气，在轮番不断地被介绍给一人又一人之时，我便任意妄为了。横山大观，镝木清方，长谷川时雨女士……我认识了这些人物。我看准时机，向我正对面的宫本和士君献杯敬酒。宫本君与阿部次郎、安倍能成、小宫丰隆等诸君，其时同为漱石门下之论客，对我的作品，时常予以善意的批评。不过这还是其次，我首先将其奉为一高之前辈，以向陵健儿们同怀的特殊依恋之情敬之爱之。我刚刚入席，便在大厅对面看见了西装革履的宫本君，自此，我的心情有如孤立无援的青年在异邦欣遇兄长——若此说不当，则说是恃宠于每每蒙其夸奖的前辈。于是我时时致以目礼，但不知为何，只见宫本君四顾不暇，近视眼镜闪闪发光，却总未顾及此方，尽管面面相对，却未发现我的存在。我自报名姓举杯敬酒之时，他方始朝我微微一笑，说道："哟，是你呀！"言罢起身向我走来。我说："我一直向你点头致礼，可你毫无察觉！"他答道："是么？失敬失敬！不过你今日比平时大为改观了呢！数日不见，变化如此之大！你不给我敬酒，我是认不出你的。"正说间，森田草坪君出现于身边，大声嚷道："谷崎君，谷崎君！你的笑貌很有些色情味呢！"

此话四座皆闻。不过，在我看来，倒是说这话的森田君本人，其苍白色的蛋形脸——特别是双颊及嘴边，甚有性感。加之他身着黑色礼服，使苍白的面色更为显著。我心想：不愧为《煤烟》之作者！此时，我身边的女侍说："您真象六代目小姐呢！"泷田君问明情由，拍手叫好。我心中大喜，但强加克制，不使形诸声色，笑而无声，暗自得意。然而祸由福起，也许是心病多疑之故，我总觉那侍女象瞧稀奇一般看着我身上的无根篁家徽，心中骤聚愁云。若被她看出破绽，岂不会说我借了笹沼的礼服穿来赴宴？真是千虑一失！此时八方敬酒，我皆承之，沐浴着七嘴八舌的赞辞与激励之言，复又兴高采烈，便劝促泷田君，到德田秋声氏身前致礼。此时，有一位躯体干瘦、身着和服的醉客从旁蹒跚而过，秋声氏将其叫住："泉君，泉君！给你介绍个杰才——这就是谷崎君！"猛然间闻说是泉氏，我大吃一惊，一屁股跌坐于地。须知我一向挂念自己的作品是否已蒙泉氏惠阅，所以对秋声氏这份好心感恩不尽。更难得秋声氏添言一句："喂，泉君！你不是喜欢谷崎君的么？"我夹身于红叶门下二巨星之间，真觉无上荣耀！特别是秋声氏的态度中，仿佛渗透出老艺术家怜恤后来人的温情。遗憾的是，泉氏已酣然大醉，只说了声"啊，谷崎君"，以朦胧醉眼朝我

投来一瞥，顺手把接收的名片塞入钱包，与此同时便仰天倒地了。秋声氏负疚地对我解释说："泉每醉必如此，总是人事不省。"会过了这两位大作家，我乘势又促泷田君去向内田鲁庵翁敬酒。此翁于当夜与会者中，恐怕是文坛方面首屈一指的老大家，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前辈。"先生，我把谷崎润一郎君领来了。"泷田君说罢，老翁越过眼镜对我注视一阵，先做个长叹一声的表情，继而说："喃喃，您就是谷崎先生么？哎呀呀，这这……好年轻哟……照这样写下去，杰作会层出不穷哪！哎呀，每写一篇都是了不起的杰作，老夫敬佩之至呢！"他之所言，全是难以入耳的恭维话，闻之过于空洞。我暗想道："此人真油滑！"莫非此翁是对我冷嘲热讽？他象对待小孩，以糖食哄之。其后发生之事，只记得众人皆已大醉，满目杯盘狼藉之光景。其中有一形象，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便是身着日本式礼服、蓬发中夹杂白丝的横山大观画伯。其人风貌中有令人忆起石井漠之处：一双野心勃勃、炯炯有神的明眼，以及泰然据座的身姿。后来打听，闻知泉镜花氏以那副醉态进入吉原，出席正宴后的附会，钱包及其余所有携带品全数失落于地，多亏同行者苦心将其拾掇。我本人多半亦并非顺利归家的，无疑与泷田君或另者一起作过一番冶游。

因上述缘故，我得以同许多前辈结识，不过我最先叩门求助的，乃是小山内薰氏，而使我成为文坛注视之的的，则是永井荷风氏。若非推戴小山内氏，《新思潮》不会迅速获得承认，而倘无荷风氏之推举，我成为一名作家的时间还会稍稍推后。然而，我和这两位前辈之间，其后发生了龃龉。尤其是永井氏一方，因为从前并无亲密交往，所以无特别疏远之理，不过倘若我未蒙永井氏惠予当之有愧的赞辞，或许是会更加亲密的。据实说来，《三田文学》刊载那篇论文时，我是否应该当即去向永井先生致谢，我对此毫无主见。不待说，无论我是否感谢，永井先生不会将此区区小事置于眼中。先生无疑是作为一名艺术家，出自纯粹的动机写作那篇论文的。然而我因此亦蒙受了世俗的利益，却无一言答礼，此是失礼之处。诚然，象艺人那样，诚惶诚恐拜于师前，说出“今后仍请眷顾关垂”的话，是非常可笑的。然而，倘不这么左右顾虑，受了称赞心中欢喜也是理所当然的，去拜望平日敬慕之人亦并非不可思议，简简单单，跑去说句“先生，谢谢”，也就完事了。但正如我常说的，我做不到这般天真无邪，这种做法在我是行不通的。何况那称赞是过奖，这更使我胆怯。我觉得先生对我评价过高是可惧怕的。我认为，我早晚会辜负先生的期望，到时候无颜

以对，不如早早疏远。于是，我仅以极其平常的措辞，给先生写了一封致谢信。对此，先生以名信片作答了。其后，在某个夏日，我与先生于青春餐馆邂逅相遇，难得随便相处了两三个小时，时间在闲谈中度过。可以说，这是我与先生促膝聊天的唯一机会。后来拜托先生为《近代情痴集》作序时，我曾到筑地登门拜访，又于帝国剧院上演《阿国与五平》前后，在彩排时及合评会上，与先生见过几面，如此而已。至于近年，特别是近两三年，渐对先生思念情切，常将己作与书信寄给先生，先生亦每每赐告详情，但不巧如今居住关西，难得见面追忆往事之时。

5

与永井先生的关系，由于先生本人本来就不喜交际，除生田葵山氏、井上哑哑氏等二三人以外，无人承先生亲炙，因此我尚可随便一些。然而与小山内氏之关系，情况就大不相同。小山内氏善于交际，对人圆滑，很有令吾辈后来者开心的本领，所以我们虽将其尊为先生，却时常如同对同辈一样与其谈笑，还常常和他一起游逛。回想当年我由后藤末雄领去初访他时，小山内氏二十九

岁，我是二十四岁。当时他尚未婚娶，居住于月岛一家名曰“海水馆”的公寓。我被领进二楼一间可见品川海的房间，打搅了一个小时，发现小山内氏之容貌、态度和讲话的神气，和我早先想象的此人人品完全吻合。其时，小山内薰与水野叶舟二人有“文坛美男双璧”之称，又风传小栗风叶所作小说《青春》之主人公大学生欣哉，便是以小山内氏为模特儿的，可见他确是秀才型的俊美青年。此人似乎一生剪短发，自那时起便是如此。他的发型是其时流行的“平头”，剪得很浅，头顶之发后部短，前部长，后脑勺上削发如壁，理得短浅平整，与其长形脸廓相配，十分协调。写到这里，忽然想起，那一回虽是我初次与小山内氏同室促膝而谈，其实在其前一年，我当首创自由剧场而试演易卜生的《约翰·戛布列尔·博克曼》之时，曾于观众席上见过在有乐座舞台上致词的小山内氏。既知在海水馆见面时其年龄为二十九岁，可见他在有乐座舞台上作以创设自由剧场为宗旨的演说时，年方二十八岁，实为年轻。人因各自环境、素质、健康、机运之不同，其经历是五花八门的，不过无论何人，大约一生一度，都有与其人品相应的辉煌时期。也许不能说人人都有，但贫者虽贫，却能使鲜花盛开。在源平之昔屋岛的会战中射中扇靶的那须与一，很少有人知

晓他的后事，然而他于二十岁时在敌人众目睽睽之下射落了扇靶，即是他一生中“正当荣华”之时。为剧坛恶战苦斗至死的小山内君之经历，同一生一度焕发异彩的与一相比，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小山内氏在五十年生涯之中，于二十八岁那年十二月，身浴有乐座追灯之华光，沉浸于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拥有如此绚烂多彩的兴旺时期者恐怕是为数不多的罢。当时作为一个无名后辈，作为一个单纯的观客，坐在正面池座席位上的我，自然预见不到其充满苦难的未来，但我感到，当夜的小山内君，其光彩已达于一生的顶峰，这好景不会常在。事实上，一个二十八岁的文学之士，倘在就业困难的今日，找个薪金微薄的工作也颇不容易。然而，早熟的小山内氏与其妹八千代女士一起，年纪轻轻便已成名于文坛，于诗、于小说、于翻译，所作无不成功，显出多方面的才能。又投身于剧界，入伊井蓉峰之帷幄，现已和梨园名家市川左团次携手，高举剧坛革新之烽火。左团次早先是与松居松叶联合的，小山内氏是如何接近他的呢？左团次固然是演员中的新思想家，是新近归国者，但他毕竟是因袭久远的歌舞伎演员，且为名门之子，小山内氏是怎样苦口说服他的呢？也许是青年左团次对剧界陋习的反抗之心与小山内氏的野心碰巧凑合在一起了？这些情况

皆未详悉，但可想而知，小山内氏于弱冠之年，实现了拮抗老坪内博士事业之壮举，召集以左团次为首的猿之助、松蔦、寿美藏、荒次郎等一批杰出的青年演员，自就盟主之位，是十分得意的。大概，有人见小山内氏取得如此之大的成绩，便以为他是少年老成之策略家、企业家，然而这是莫大的误会。小山内氏绝无策略家、企业家之气质。他丝毫未失文学青年之意气与纯真，是个诗人气质的书生。他之所以吸引了许多演员，确非凭靠本身的机略，而是得助于其秀才风貌以及与之相称的才气、热情、学识、雄辩与魅力。在《约翰·戛布列尔·博克曼》开演之夜，首先出现于舞台致开幕词的小山内氏，实在是这样一位青年。他身穿大礼服，优雅的长躯稍稍前倾，在垂幕之舞台的前部，以兴奋的步履从一头走向另一头，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创办自由剧场的目的，不外乎寻求生存！"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他的肤色在追灯下红似火光。过去与后来，他都不如当夜那样激昂、年轻、俊美、荣耀。被拟为《青春》模特儿的小山内氏，早已成就了小说主人公所无法成就的事业，集天下文学青年之渴仰于一身，身处空前灿烂的荣光之中。那有乐座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观众，想必无一人不为其风采与雄辩所动情罢。他们都是怀着好奇心和满腔热情而来，很想观赏

当晚的戏剧，观赏当晚的演员，也怀着同样的好奇心欲睹小山内氏之风采，以同等的热情聆听他的演讲。小山内氏之人品，其器量，其明眸皓齿——其一切，似乎全是为这一夜具备的。即便是赢得了万龙夫人的一流白面书生恒川阳一郎，若论男子的平生志愿，到得了当夜之小山内氏这一步，岂非登峰造极了么？故此，我们聚集于此人庇护之下，拥戴他为“先生”，创办第二代《新思潮》，就我们自身而言，乃是最佳方策。当时文坛的中心势力，大体上已移于早稻田派或说早稻田系统之手，出自东大之门的作家，除漱石一派以外，极其衰微，唯有小山内氏在文坛和剧坛势力皆大，吾辈后来者若要推戴前辈，舍其别无他人可以凭靠。这对于小山内氏来说，多少是件麻烦事，但他既已成为剧坛一大势力，又于文坛为吾辈后来者慕倚，未必是不愉快的。诚然，他仅为创刊号投寄过一篇题为《反古》的短稿，其后未曾为我们的杂志亲自执笔，然而念及他毕竟曾于百忙中寄来一篇创作，他对我们的关心非同寻常也就不言自明了。（我们因小山内氏赠寄《反古》一稿而非常高兴，不过，因这《反古》之故，创刊号被禁止发行。其后，于《夜宿》上演前后，他惠赠了《〈夜宿〉演出之准备》一文，此系于芝滨馆一室由他口述，由我们轮流记录的。）不仅如此，还因小

山内氏交际广泛之故，我们因之而大有脸面，间接承受恩惠不少。别人之事我不知晓，单就我一人而言，承蒙永井先生及其他前辈关垂提携另当别论，我自动以师生之礼接近的师辈，唯有小山内氏一人。不妨说，我在物质上得助于笹沼，在社会上得助于小山内氏，才得以登上文坛。故此，我诚心称小山内氏为先生，亦是理所当然应当如此称呼他的。起初，我确曾对他以“先生”相称，但后来忽觉别扭，便依小山内氏本人之要求，不再称他为先生。

小山内氏于何时因何故开始对我反感，我不甚明了。在我看来，我是于心无愧的，故此我做梦也未想到有这等事情。然而有一日，木村提醒我道：“近来小山内氏常常背地里讲你的坏话！”据木村所言，小山内氏反感的原因，似乎在于我以大家自居，摆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架子。木村说：“小山内氏这人有时候女人气十足，你兴致太高，态度倨傲，他妒忌你。”的确，此说也可能是中肯的。本来我就厌恶当时文坛上那种小器寒酸的风气，特别嫌憎所谓文学青年的臭味。例如服装，在学生时代我身着皱巴巴的脏衣，然而自红叶馆赴宴以来，便注意修饰边幅，打扮成少老板的模样，力避文人学士之风。我之所以倾向于如此爱好，是因成长于工商业者居住区，加之有偕乐

园这位军师，为我选择服装，参考审美，甚至时时供给材料。（我的小说《帮闲》中出场的帮闲者三平，便是内穿背描雷神、摆染红色电光的白绉绸长衬衣，外着细条纹布上衣，腰束蓝色牡丹花样的素花绸带，外罩夜樱图案衣里的面里同料黑绉绸褂子。当时，某批评家称赞这副打扮，焉知此乃偕乐园夫人之授策。）此外更有一事：我将当时的自然主义作家群认作乡下人的集团，对其趣味凡俗、感觉麻木大有反感。此事亦为原因之一。既如此，我自然是于《新思潮》同人以外，不愿主动与文坛人士交往。我的友人依然仅是一高时代法学系同学和偕乐园周围的人们。对于文坛中人，即便是永井先生这等人物，我亦敬而远之。我觉得，同辈作家、批评家谈论文学，无非追随当时的流行思想，眼界甚狭，我宁愿尽可能远离这种幼稚病的气氛。刊载时评、月评、文坛风闻录一类文章的杂志报纸，对我来说是禁品。读了这等文章，不知不觉便会关心流行之兴废，心胸渐渐狭小，这是我所顾忌的。我不把月评家之流放在眼里，一概无视彼等之所云。我一跃而上文坛，成为著名人物，于是各方都来约稿，而我所取之方针是：对那一篇篇杂文、随笔的预约，我一概拒绝，尽可能倾注全力于一部作品，将成品投寄于稿酬最为丰厚的处所即《中央公论》这样的杂志

发表。我的这种态度，可说是模仿对文坛文潮白眼以视、超然其外的漱石先生罢。故此，人们见了我这种态度，说我“以大家自居”是不无道理的，遭人非议，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我想：“以大家自居何罪之有？”我曾打定主意，无论何人作何评议，我决不改变自信良好的态度。然而旁人还可，岂料冒犯的竟是自己唯一的老师小山内氏。我对别人也许是傲慢的，但对小山内氏却未曾缺礼。倘若他宽宏大量，如从前一般将我待为弟子，我会多么欣喜！正如木村庄太所说，小山内氏确有似女人妒心颇深的一面。他无事业家、政治家的宽广胸怀，此是其长处，亦是其短处。他倘能包容我这样的自他门下而出之人，此便为他大成之所以——然而尽管他并非连这明显的道理也不懂，但终究是生性难改的。如后所述，小山内氏只因性情如此，于他同我的关系之外，另有许多损失。我以为，既然我的大家派头触犯了他，他当面不说，却在背后恶言恶语，这是卑怯。可见他没有勇气当我面堂堂正正道出此言。总之，我觉得这种女人气的感情不值得计较。我想，本来是毫无根据的一时反感，我不予理睬，久而久之，会自行消灭，还是不去陪罪讨好为妙。就这样，我对此掉以轻心。岂知这又触怒了小山内氏，他的背后中伤愈益毒辣，谤言从四面八方入我耳中。当

时我正为《中央公论》写作《恶魔》，正是火急火燎地想要钱的时候，每写完五页、十页稿纸，便随时送给泷田氏，每次换回五页、十页的稿酬。小山内氏对此十分反感，说这简直象西方的卖淫妇，先脱衬裙、后脱袜子，每脱一样，便死乞百赖地索要小费。我听了这种恶毒宣传，毫不生气。然而，其时第某次“面包之会”又将在三州屋举行，不管愿意与否，我总须和他碰面。我执意要去出席，而且要比平时打扮得更漂亮。当时我已有过得去的服装，但我特意从偕乐园借来精美的服饰，穿着得华丽耀眼，并故意迟到。这次宴会出席者很少，只有二十人左右，已全数入席。小山内氏见了我，嗤笑着，指指他身边的座位，挥手招呼道：“坐到这里来。”他的笑容充满了敌意。我说：“不，到那边去我有点儿害怕！”说罢，在其对面的座位上落坐了。继之，小山内氏说些尖酸刻薄的话，但我置若罔闻。渐渐地，酒性发作，席间谈话势力始起，此时我若无其事地对他称声“先生”，他便作色道：“你不是已成大家了么？不必再称我为先生了！”此一言来得唐突，于是我坦然说道：“好吧。”就此不再以“先生”相称。据实说来，当木村提醒我时，我还未料到事情已至这般程度，与小山内氏见面后，方觉其反感是根深蒂固的，很感意外。我曾于内心盘算，对于小山内氏这种性

情的人，只要我这方面厚颜相让，对方一般而言是会让步的。以此作为和解之手段，简便易行。然而这办法根本行不通，这次会面以后，感情更加疏远了。后来我对木村说："看来无可指望了！"木村亦持相同意见，说："真没有办法！只好等到他谅解你的时机到来。暂且听之任之罢。"吉井、长田(秀)诸君，本应称小山内氏为"先生"的，大约从那时起，也称其为"小山内氏"了。据此看来，小山内氏是不喜欢后辈将他当作先生看待的罢。他常常引率吾辈去品川洲崎等处游玩，其时完全是同辈的态度，既不盛气凌人，也不蛮横称霸。长田君、吉田君最无顾忌，完全待之为酒友，小山内氏似乎也乐得如此。所以出外游玩，并非小山内氏请客，有钱者皆可解囊，我等后辈请其吃饭的场合并不为少。他的这种行为，也曾遭人非议，说什么"堂堂小山内先生竟然也如此这般"。然而这是其可爱之处，他无论到了哪般年岁，总难脱书生意气。在我看来，从前称其为"先生"的人如今以"氏"相称，是很奇怪的，然而在小山内氏看来，我不知不觉地脱却了书生气，身穿和服外套，头戴小礼帽，以这副打扮称他为"先生"，听了便生厌憎。加之我嫌弃寻花问柳之事，无趣与众人同访青楼游廓，故而后来尽量避免这种应酬，便惹狂妄自大之嫌，想来这也是原因之一。不拘

怎说，小山内氏对我的反感，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知是否缘此，自由剧场第三次试演以后，上演新进作家之戏曲，长田君的《欢乐之鬼》，萱野君的《铁轮》，吉井君的《河内屋与兵卫》以及以西鹤之世之介为题材或其他题材的剧本，秋田君的《长矛手权三之死》以及《第一个拂晓》等等，这些作品陆续登上有乐座的舞台，我的作品却不幸落选。不过我对剧坛未怀野心，而且写作的剧本不多，所以并无“落选”之意识。然而，在《铁轮》上演时，左团次推举我的《信西》，由于小山内氏的反对，举荐无功，闻知此事时，坦率地说，我多少有些愁闷。也许，小山内氏反对《信西》有正当的理由，而我以为他单凭反感定夺，是胡乱猜疑。不过，尽管我无野心于剧坛，但我当时尚无一次机会看到自己的剧本搬上舞台，所以听说这绝好的机会遭其阻妨，便怀恨于他，也是事实。(《信西》后来于大正七年首次由上山草人在有乐座上演，至于大正十四年，左团次将其搬上了歌舞伎座之舞台。)其后过了很久，大约在大正九年或十年，猿之助以菊池君[1]的《父归》和我的《法成寺故事》创办春秋座，当时我特别希望小山内氏担任舞台监督，猿之助也赞成，便登门拜访小

[1] 即菊池宽，著名作家。

山内氏，提出请托。不知何故，小山内氏拒绝了。我当时的感想是："也许过去的反感仍未消失罢。"不过，这种关系，不止于小山内氏和我之间。凡与小山内氏结下师生之缘者，大约都有这种经验，都有过这样的感想。和辻等人为其弟子较我在前，蒙其推荐原稿，多方照顾，然而自其初次出国时起，便与其分手了。吉井也曾于青春餐馆与其激烈争吵。当时我未在场，但我听说，小山内氏于满座之中，恶言攻讦吉井之剧本，也是拐弯抹角，找碴纠缠，于是吉井怒喝道："你说三道四，可你还写不出来！"小山内氏闻言色变，眼泪汪汪、垂头丧气地走出了会场。这争吵的原因，多半也在于小山内氏对吉井的妒忌。他作为舞台监督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修整他人的作品，是其拿手好戏，然而创作脚本的成就不大，所以吉井作为新进剧作家的名声必定触怒了他。所以吉井所言"你还写不出来"一语刺到了他的痛处。不过，象吉井这样不客气地大闹一场，后来反而痛快，而我的情况则不然，总没有好的结果。

也许，对于自己的恩人，对于作为剧坛头等功臣的故人，我所作的批评是有失恭敬的。然而记下了这些往事，却不堪对故人的爱慕之情。故人确实缺点不少。要挑毛病，不胜枚举。其最大之缺陷，在于身为杰才，却缺乏统御众人之胸怀，

缺乏沉着与智谋。小山内氏一生中，无论哪个时期，总有门生弟子依附，但其班底因时期而异，少有自始至终师事者。为书生时蒙其厚爱，然而一旦不复为书生，便为其疏远，新的书生取而代之，集于门下。因此，从弟子之角度看来，他是个无可信赖的师长。他以其观点一一超越后来弟子，总是与走在时代前列的泼辣青年为伍。此即他合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永葆青春之所以。倘若他再多一份处世之才，他便能安居松竹或帝剧之重位，安安稳稳度过余生。他之所以未能如此，是其性格使然，同时，为了剧坛之进步，这反而是幸运之事。小山内氏至死追求理想，坚持进行献身之活动，实在是其充满书生意气的生活之赐物。

小山内氏在与我缘份很深的偕乐园之一室停止了呼吸。后日听笹沼说，同日水上泷太郎闻讯立即奔至偕乐园，向其家人致哀，说道："我是小山内的弟子。"我闻此言，十分痛心。继而对笹沼说："哎，你也知道，我，也是他的弟子。"小山内氏到了晚年，毫不留情地为我删改我那冗长的旧作《法成寺物语》，以其独特的理解，将之搬上筑地小剧场的舞台，获得了原作者想象不到的优秀演出效果，这说明他后来复又对我怀抱往昔之温情，重新以师长的态度处理我的作品。至少我对此坚

信不疑。

6

明治四十五年四月，我与大阪每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约定在这两份报纸上连载《京阪游记》，从东日社领取了经费，便赴京都。所谓《朱雀日记》，便是此次之游记。

在此之前，大约于四十四年秋季或冬季，我受小野贤一郎君之嘱托，为《东京日日新闻》写作中篇小说《哈欠》，这便是我给报纸投稿之起始。《东日》为我提供版面，似因当时担任社会部长或他职之冷洋松内则信氏关照之故，而小野君之推挽也无形中起了作用。其时，小野君在松内氏手下工作，正值得意之时。据他说，“松内先生大大欢迎顽劣少年之文学”。就是说，我既担任这顽劣少年文学之先锋，虽并非特为此计而写作《哈欠》，但的确是作为此种文学之标本而拿出来的。所以，在我记忆中，我去京都一事，大约亦是因为松内先生听说我有此意向，便半为公务、半为好意地提议说：“既如此，我们出旅费，你就为我们写点东西吧。”

明治四十五年是明治大帝于七月驾崩之岁，

距今已有二十年了。自从那年大地震以后，我便逃来关西，结果现为上部居民，如今想起写作《朱雀日记》之往昔，不由不慨叹人生进程之意外。当时谁能预料到自己二十年后会定居于关西呢？回想起来，这因缘固然不可思议，然而我本来具有好古之癖，从青少年时代便憧憬京阪之地，却是事实。我一方面怀抱"江户儿"的骄矜，一方面对上部风物山川羡慕不绝。加之其前一年，木村庄太破坏了自己的家庭，奔赴京都冈崎的和辻之家，当时倘有钱，我愿与其同行，而此次蒙受松内氏之好意，踏上那块思慕的土地，我真是喜不胜收。想来想去，毕竟当时我已存心于关西定居。只因其时"我是江户儿"这种意气从中作梗，才未至于真正领略这块土地的人情风俗，这一点与今日之心境大不相同。

如今翻阅《朱雀日记》，见有如下内容：

> 下午二时左右，到达七条车站，生平第一次踏上西京之地，关于住宿、游览，情况一无所知，于是携带东京之松内先生惠赐之介绍信，立即拜访大阪每日支局的春秋先生。
>
> 名古屋的车比东京的更为新式、敏捷，使我这"江户儿"大吃一惊。京都

的车则是慢慢悠悠的，虽说是橡胶轮胎，却根本不见闪闪发光的底盘。而且，连接的车厢直到如今还在盛行。空间狭窄，两股之间竟无夹持皮包之余地。因此，我刚买的高齿木屐缺了齿，洋伞也不知掉在何处了。

倾盆大雨，越下越大，潇潇溅于阴郁的京都小路之排排房屋上。被烟薰成锈色的格子门窗的房屋排列成行，屋子里都是漆黑的，数百年前的气息沁入了瓦和柱。所到之处，都可见佛师之住所，这使我觉得分外可亲。穿过为修整市区而正在拓展电车道的四条之大街，不久便到达了三条之御幸街角的报社。虽说是报社，却是日本式的古老建筑。我被领到了气氛森严的二楼接待室。……

读了这笔记，我能清晰地忆起当日之事。其前夜，我于名古屋一宿，翌日早晨向京都进发，还在火车上，雨便下个不停，那是个慵倦、忧郁的日子。正如记事中所写，当时的京都，正处于四条之大街逐步扩展工程的高潮，乌丸之大街仍是过去那样的狭道。七条车站自然也无今日之规模，是很小的古老建筑。我从车窗幌帘之间，看着狭

窄的乌丸大街两侧的排排房屋，欣赏涂有二氧化铁颜料的格子门窗式房屋的格局，心想："这便是京都！"这些在东京看不到的建筑物，使我觉得十分新奇。我想，三条御幸街的大每社支局如今仍在当时所在的处所，然而听说支局局长春秋先生后来迁调至大阪总社，也许是在去年，惨遭电车奇祸，已经故世。我于当日黄昏时分，由此春秋先生带领，到了麸屋街一家名叫万养轩的西餐馆，在那里始得见识所谓"祇园艺妓"。我在《日记》中写道："年轻的那一位，今夜出演'都踊'①，穿着出门的服装，艳丽绝顶。她在祇园是可算入前十名的头等女子，肌肤之细腻自不待言，鼻梁笔直，眉清目秀，嘴唇秀薄，身姿窕窈，堪称美女。另有一女，身着黑格衣裳，是位半老徐娘，能说会道。"那年轻艺妓的容貌，至今仍残留于我的眼底。我时常想起彼女，然而遗憾的是，《日记》中漏记了她姓甚名谁。此外，据《日记》所载，当时春秋先生除将二人召来以外，还唤来了万亭的老板娘，介绍给我。对此我如今已全无记忆。无论大每支局局长的势力多大，能将万亭的老板娘唤到西餐馆二楼，毕竟非同寻常，所以他们也许是朋友。

我于京都无亲无友，所以在到达之翌日，便

① 京都之艺妓每年四月间会演的舞蹈。

去会合比我先一步来此的长田干彦君，此人下榻于三木木一家名曰“信乐”之旅店。这“信乐”旅馆如今已不复存在，但我听说，因其老板娘系与谢野晶子[1]女士旧友之故，过去有许多文人前去投宿。我去访问时，闻知就在两三日前，有岛生马君及其他白桦派伙友还下榻于二楼。干彦君的房间，是楼下隔离于主屋的临河小屋。须知三本木此地，曾有山阳山青水秀之风光，当时几近于京都郊外，所以从我下榻之旅店所在的下木屋街出发，乘车要颇长时间方能到达。自干彦君所居之小屋，隔加茂河眺望，可见窗外之东山三十六峰，早晨可闻千鸟啼于河滩之声，那一带的闲雅情趣，与居住山阳之时恐无大异罢。可惜干彦君和我都处于大行吃喝玩乐的时期，不具备对那般景色感动于心的风流雅趣。二人当此年华，自面包之会以来，时隔许久，才得于旅行目的地会合，怎么按捺得住！彼此相得为伴，于是对方只说了句“正盼着你来”，便于当晚速速结伴出去游玩。不过，干彦君来此，较我有一日之长，到达之后，结识了三条万屋的少主金子先生及其他二三人，便请其引路，最先到花见小路的“菊水”馆吃了晚饭。如今在那“菊水”馆附近，茶馆、妓院鳞次栉比，

① 著名女作家。

然而我记得，当时在闲静的原野般的处所，仅有那馆屋一幢，孤身独处。据闻，那一带原是建仁寺之地界，祇园之女红场向寺院借下或买下这块地皮，渐将花柳世界迁至彼处，于是始有狐妖狸魅一类的人物出现。据我看，当时正值花见小路开辟之时也未可知。我记得，主要茶馆大多数尚在四条大街之北，在新桥方面，只有万亭与今同址，位于花见小路拐角处。不过，此外还有女红场（即祇园舞场，表演都踊之场所）。自花见小路至东山线电车行驶的一带，实在荒凉。真葛原这类地方还残留着，从高台寺到那条路之间的广阔原野上，处处大树繁密，其间有一家格局风流的小餐馆。有一次，我在那家餐馆同千彦君饮酒，一个女子出来斟酒，她似是店家之女儿，是个非凡的文学少女，发式是普通的岛田型，但出言不俗，猛然说出一些尖锐的话，使我们大为吃惊。这家餐馆，如今已记不得在哪一方了。自然，“菊水”馆这类店铺也在密林深处的池畔修建了孤室，使人有向岛的“入金”馆之感。从«日记»中可见，后来我们到了一家名叫“长谷仲”的店屋。“来到有‘长谷仲’门牌的房屋前，金子先生打开格子门，把大家领入屋内。穿过一两间泥地房，左手边便是正房入口，正如在«长町女剖腹»之舞台演出中所见的一般，有一段活动梯子。天井、屋柱

和地板房间，都发出古旧的黑色黯光。我们被领进二楼的一间八张或十张铺席之大的客室。首先搬出了座垫和凭肘几案，接着拿来四个烛台，继之一拉开关，熄了电灯。我们仿佛坐在寺院本堂的来迎柱旁，在摇曳的烛光中，房间四壁明暗不定，阴影沉浮。犹如西鹤之物语和近松之净瑠璃本中的男女阴魂向现代人倾诉绵绵怨恨的因袭哀愁，沉闷地流经欢乐的底层。一个名叫松本绪子的老妇，以沙哑之声吟唱京都土谣。……一个名叫富千代的女子，浓妆艳抹，嘴唇涂得通红，表演都踊归来，表情恍若从画中走出，无声无息地缘梯而上，出现于拉窗洞开的地板房间的幽暗处。……她身躯纤瘦，令人心疼，溜肩如削，姿态好似梅幸之于舞台，身材稍矮，容颜艳丽。她面无表情，冷漠庄重，跪坐稳静，辉映满室，那光景好似会一触即消。舞女富次舞罢«屋岛»之后，此女翩翩起舞。"«屋岛»之后，此女起舞，伴舞之歌谣唱道："我住乡下，京都偏地，八濑大原……"时至如今，客人若说欲识京都之舞，大抵还是表演此舞与«京都四季»。不过，今日除岛原以外，使用烛台的办法渐渐废止了。三弦这种乐器，若非客人指定，是很少动用那发出"嘭嘭"钝音的京都风味土谣三弦的。在逐年东京化，长歌、清元等江户歌谣横行的现代，若非在特意举办的温习

会上，是不会于陪酒地点表演那长谣《屋岛》之舞的。尽管如此，我却在《日记》中写道："京都之舞蹈，何等大方，何等稳健，其风格与其说是注重于雕琢小技，无宁说是一味崇尚余韵。"我还写道："烛光尾端，微微投映于黑底金丝刺绣的戏装外罩之上，长裳下摆的隙空间，白袜若隐若现……仿佛'左小刀'之偶人在活动，神韵缥缈，引人进入甜美想象之王国。"不过，我怀疑当时的我是否真有这种感想。只是在今日想来，当时那阴暗古朴的祇园情调，使我怀念。鬓发所体现的那种具有特长的京都风格结发方法，近来亦已罕见，然而当时都是那种发型。此外，口红也是那种发出玉虫色光彩，依光线强弱忽蓝忽黑，在东京称作"红花口红"的货色。如今回想起来，当时那些浓妆艳抹、唇呈青贝色光彩的京都女子，真是俏丽非凡！时至今日，那几位美女的面容，仍以一种幽灵般的凄艳情调与梦中幼影般的虚缈姿态，朦胧地在我眼前浮现。我虽未亲眼见过，但我想象昔日之少妇，以铁浆染齿，嘴抹那玉虫色口红，其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是何等妖冶娇美！总而言之，迄至当时为止具有悠久传统的封建时代京都女郎之美，冷如寒霜，白如冰玉，凝结于她们那毫无表情的娇颜。故此，也许那时的女子，便是传播这般风采的最后人物了罢。

其后，我们频频访问三条万屋的金子之家。（我清晰地记得高濑舟穿过三条小桥之下的情景。）金子先生之兄是著名的冈本橘仙先生，此人常和金子先生一起，惠领我等周游各处。我记得，在岛原之角屋游玩时，也是冈本先生兄弟、干彦君和我四人同行，从七条乘火车至丹波口。其时京都西郊较东郊更是人烟稀少，千本大街自四条一带往南全是单边建筑的街道，往西则是紫云英与菜花盛开的原野，从太秦一直延伸到嵯峨。我从岚山电车的窗口，隔着菜地望见过壬生狂言的舞台，大约那寺院亦是建于原野中的罢。今日三条口的街道，电影摄影棚、新建的出租房屋和小咖啡馆排列成行，当时的景色却如一幅名胜图画：远处比叡、爱宕诸山暮霭沉沉，牛车在原野路上缓缓而行。其次，我忆起了冈本先生兄弟介绍我们认识的"大友"之多佳女士一事。这所谓"大友"，是位于祇园之新桥的茶馆，多佳女士自当时起已为彼处之老板娘，或当时仍在妓籍，我已记不分明。不过，我刚到京都不久，便听人说起有关她的传闻。她是非凡的才女，文学兴趣颇深，巧于写作俳句，前一年，其姐病逝之时，她写下了"眼见得紫阳花衰变，呈指甲之色"之句，以此可见其才情之一端。据说，漱石与虚子同游京都之时，曾往"大友"会见多佳女士。又闻吉井勇等人

亦是其朋友。这些事我听得无头无尾，所以与其会见之前，颇感好奇。报纸上连载的《日记》里面也曾载明，领我始访多佳女士之家的，正是冈本先生兄弟。“大友”如今已修缮一新，面目全非，当时却是陈旧得可怕的古老建筑，走进天井低矮、光线暗淡的古屋，只见黑光闪闪，屋柱危撑，倾向一方。尽管如此，我至今忘不了那满屋弥漫的轻淡的沉香熏烟。当时我还不曾闻过沉香之味，但走进她家门厅，便立刻觉出幽暗的走廊里飘来一股奇香。我曾闻说她一向焚点沉香，于是接下去我意识到这便是沉香之味。（说句题外的话。我觉得，沉香的气味，与煮款冬时的气味有些相似。所以，起初我突然想到了厨房里煮款冬的情景。这样说来，虽然沉香并不值钱，然而款冬有“沉香蕗”之称，大约是因香气类似而得名的吧。）不过，多佳女士之家最奇之处，在于那白川之水在地板下汩汩流过，别有风情。吉井勇在歌中咏曰：“祇园万般好，饮酒乐悠悠。醉醒心怡旷，白川枕下流。”恐怕那就是在此处客室里所发的感慨吧。多佳女士的房间就是悬伸于这水上的一间屋子，壁龛上垂挂着红叶山人的笔迹。她劈面对我说道：“谷崎先生，老妇无情吧？”这是因为，我在报纸连载的游记中，照样录下了人之所言：“年近四十的老妇。”然而亲眼得见，却根本看不出老妇的年

岁。她身躯矮小，胖瘦适中，肤色黝黑，眼神伶俐，妆扮朴素，不见脂粉，所以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也未可知，不过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刚出头的半老徐娘。当日我们谈了些什么，已无记忆，只记得二三日后，又前往拜访，始闻其一中曲调。当她说唱天之网嶋内心活动的情节时，冈本先生这样的行家也洗耳恭听，可想而知在这方面她也自成一家了。我还想起了她、冈本兄弟、千彦君和我同车经巨椋堤、槙岛一带前往宇治那日的情景。那正是重瓣棣棠花开放之时，想来是在入了五月之后罢。与东京不同，上部的五月天相当暑热。巨椋池水发出黯淡的暖光，堤道刺眼地反射日光。我从鬓角到脖根油汗直淌，在车上颠簸。然而我记不得乘车旅行是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结束的。总之我们打算当晚到宇治之浮舟园歇宿一夜。(浮舟园即已故山本宣治君之老家的花园。此处的女主人亦是爱好文学之人，特为我等开放凤凰堂内部以供参观。千彦君似乎从前便与此家交情甚密，言称“小山内先生新婚旅行来此时曾在这里借宿呢”。当时有一位年龄相当于老板娘之侄女的少女，如今已是出嫁多年的太太了罢。我在《日记》里写道:“自前一天起，一直是阴雨连绵的天气。晌午歪，时而从云隙间泄出的微弱阳光，照得毛毛雨点闪闪发亮。平等院那位似会德语的年轻和

尚，拿着一把很大的铁钥匙，扭开凤凰堂后门木栅上的大锁，嘎嘎作响地摇晃几下，把门打开。沿着覆满带露杂草的小路走下去，又登上后楼底部的台阶，只见五间见方的廊下石板地，平坦地通向缓缓倾斜的瓦檐荫庇之处。……在廊子里脱下竹皮草履，踏上堂内铺石，石头的凉气，透过夏袜之底，触及脚心，如同走近深山瀑布潭一般的冷觉，一阵一阵沁入脖根。"然而，我已忘了参观平等院是在到达之日还是在翌日，如今也无遇了濛濛细雨的印象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京都之初夏，天空常为阴霾雨云所蔽，云隙里射出酷热的阳光，空气绝对静止，闷热难熬，而那个日子正是如此。从平等院返回的路上，漫步于宇治川河堤，眺望水流，此时只见那堤防上樱树嫩叶生长茂密，郁郁葱葱，于头上形成浓密的幽荫，因此河堤上光线黯淡，下垂之枝叶遮蔽视线，几乎隔断河流景色。其时我与多佳女士并肩而立，她衣裳上熏染的沉香芳味在嫩叶笼遮之下发出浓烈的香气。凭心而论，我从未如当时那般强烈地感到沉香其物的魅力。我想，也是在那归途上，看见了兴圣寺的棣棠花。那寺院在对岸朝日山的半腰，从寺院楼门处，到下通至宇治川的琴坂坡之两侧，棣棠花遍处开放。那坡道笔陡如

削，长不过一町①，下端有一石门，门外便是沿河大道，从坡上俯视下去，见不着大道，只见宇治川之急流在石门隔划的范围内流过。远看此水，在盛开的棣棠花陪衬下，风光无比秀丽。后来我们回归寓所，走进二楼客室时，只见月儿破云而出。继之，兴圣寺的钟响了。冈本先生和金子先生都为其时的月景与钟声勾起了兴致，连连称赞当地风光，说道："岚山不俗，风景之美莫过于宇治。"美中不足的是，宇治电力公司兴建水电工程，混凝土墙壁穿入了对岸山崖。(如今这混凝土壁巧妙地荫蔽在繁茂的树木之中，不露痕迹，然而那工程刚刚完工之时，却是明显可见的。)翌日黄昏，我们载酒肴于船上，在宇治川中泛舟至中书岛。船上谐谑百出，我与多佳女士斗嘴最为激烈，说些无聊的笑话互相舌战。

我记得，大阪的岸本吉左卫门先生步我们之后尘来访宇治，亦是此时。此人年方二十一二，是白皮雅姿的"少爷"。据多佳女士说，此人喜读我的小说《秘密》。他当日行至大友，得知我们的宇治之行，便当即赶来了。只行了初次见面之礼，他便赶路回去了。不过，改日我受到了岸本先生的招待。地点是清水寺附近二年坂的"自乐居"餐

① 距离单位，约合109米。

馆。客方是干彦君和我，主方除岸本氏以外，贺正太郎氏也加入了一份。当时我二十七岁，干彦君二十六岁，加贺氏比我们年轻，岸本氏更加年少，然而这两位主人于席上谈讲巴黎市街传闻，可知他们其时对欧洲都有所了解。当日岸本先生所说我还未见识大阪，便说："既是这样，我预先为您找一个好的住处，您一定要来！"数日后，我首次到达大阪。岸本先生指定的寓所，其名已忘，位于南区笠屋街一条巷道深处，如今想来，肯定是在松竹之白井先生的住宅所处一带。那是太左卫门桥和戎桥附近的岛内绝顶风流之地，寓所是木屋町式的房屋，是一家旅馆，兼作游乐酒家。不巧，干彦君因故迟一天到达，我一人自梅田行至那指定的寓所，刚刚到达，叫我立即前往文乐座，于是我又从那里乘车赶到那开设在庙堂里的前文乐座。楼座里，有先到一步的多佳女士，还有两三位初次见面的大阪绅士，他们为我讲解木偶戏。不用说，因为那是摄津、越路、团平等人生活的年代，所以我听说的无疑是这些名人的技艺。然而，其时我对此上部的乡土艺术心怀反感，对净瑠璃之类的艺术，既无兴趣又无同情，狂妄自大，盛气凌人，所以我出于无奈，强忍无聊，对演出毫无感受，连断缺不全的舞台印象也未留下。有一事倒是记忆犹新。当晚，不料我在笠屋

町的寓所独与多佳女士同室而寝，为此我甚感拘束。那房间二室相连，隔扇未关，多佳女士躺着翻开«古今集»，悠然阅读。坦白地说，当时作为一名青年，我未敢口出一语戏言，胆小心虚，规规矩矩睡了一夜。

7

来到此地不久，某日，自大每支局的东野先生口中听说,上田敏先生说了想与我们会面。大约东野先生一贯出入上田敏先生宅邸，于某个机会得知了他的这一意向。东野先生说:“近日内定要领二位前往先生住所。”干彦君闻言，显得非常高兴,忙说:“就请东野先生辛苦一趟,领我们去吧!”于是我也没有拒绝。不过，我是不大情愿的。我并非不想见上田敏先生，只是因为，前面说过，我是薄脸皮之人，到了先生这样的伟人面前，既窘迫又害怕。何况上田敏先生是与荷风先生一前一后最先承认拙作的大前辈之一。我听说，上田敏先生与鸥外先生某日于观潮楼宴会，在席上夸奖了我的«麒麟»或«少年»。其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一遍报道，说在白秋君的“缅怀”之会上，上田敏先生发表了一篇即席讲话,谈及我的«帮闲»,

将之极力称赞。这样，我得知先生对我怀着特殊的好意，便如对永井先生一样，不免对其怀着畏怯之心，瑟缩不前。我觉得先生对我期望过大，恐其将来难免有失望之时，以为不去勉求知遇为妥。为此，我虽于内心犹豫不决，一方面却心怀对先生万分景仰之情，所以我在拖拖拉拉被人领着前往先生住宅时，也有百分之五十参见可畏人物的心理。

拜访的时间，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昼长之日的下午。我记得，干彦君和我由东野先生引领，缓步溜达，行至冈崎的先生住宅。不过，我根本记不起那地方在冈崎的何处。记得当时已建起了平安神宫，也许还有动物园、公众聚会厅、公园等建筑物罢。反正，我记得先生的住宅位于一个幽静的区域，那里有一排新建的优质住宅，我们走进了一条狭路的深处。我看见门铃按钮下写有意为“请按此键”的法文，从此小处也感觉到先生这类人物的趣味。接着，随东野先生之后走进屋内，只见先生慈颜满面地立于客厅邻室。当时我想，也许他是出来迎接我们的，也许又是因为正在筹划于客厅邻室的天花板安装电灯，他在那里指点安排。如此想来，大约先生刚刚迁居此处罢，而且这房屋恐怕是出租住宅。然而根据客厅四壁仍是崭新的木质看来，又不象是廉价营造的出租房

屋，故此这也许是为了长居京都之地而定建的家园。先生当时年岁已逾四十，但他那穿着花样古雅的和服立于房间正中的身姿，还如三十之辈一般生气勃勃。我已久闻敏先生之大名，学生时代便爱读《诗圣但丁》等书，因此而向往其博学，所以在我的想象中，他的形象更加洋气，同时更加老成，其风采如同照片中所见之西洋教授。然而实际上除却浓密的口髭，先生的模样中并无多少学者风度、文人气息，倒是令人觉得他象个商工业者居住区的大店老板，商人气味的好好先生。我曾读过一段文字，谈到先生在巴黎的剧场与永井荷风氏初次相识时的印象，说“这才是真正的现代人”。的确，先生身上没有荷风氏那种弱不禁风的病态之感。樗牛、漱石等人，一眼看去，令人觉有不悦之色，然而敏先生却是无一处不显得健康明朗，人品毫无缺陷。最为突出之点，是他那神采奕奕的面色，显出了营养的丰富，使他象个活泼好动的实业家。其身材亦是高矮适度，胖瘦适中，处处丰满。想来，这是因为成长于东京的先生，崇尚都会居民的趣味，不愿流露学者风度、文人气息之故。这一点，大约与我有一脉相通之处。不过，我的下町趣味其实甚为虚假；我表面上显出一副少爷气派，然而倘使剥皮露骨，则是满腹炫耀学问之念，野气熏人，野心与情欲恶臭

四扬，令人捂鼻，实为不良青年。所以，面对先生这般温文尔雅的尊者，我便沉不住气了。先生健谈，将我们三人邀入客厅，兴致颇高地闲聊一通。与其对谈的，主要是东野君，干彦君和我尽可能不出陋语，谨坐聆听。先生以爽快的东京口音讲述上部的人情风俗，连连发表精辟之见解及上乘之谐谑，尽管如此，我们仅以微笑应酬，所以先生那方面必定有些扫兴。先生特意想见我们一面，于是我们得以在此拜见先生尊严，按理说，我们应向先生讨教，以为自己行为之指南。如此想来，确是怀着“对先生仰慕已久”的心情，然而，就连这层意思也无法表达。有件事情，如今回想起来还会赧颜。当时担任《昴》刊编辑的江南文三君，在某号的编辑记事中写道：“本月食莲实过量，因而健忘。”敏先生提出此事，说：“读了这句话，我想：江南君是英文学者，语出惊人！”说罢，先生以锐利的目光对我们横扫一眼。后来，我喜读丁尼生的作品，始知“lotus-eaters”一语之由来。然而在敏先生当初说出那番话时，我根本不懂江南君为何是英文学者，于是仍然逢迎陪笑。不过，除此以外，先生所讲的主要是闲话，几乎未谈文学一类的题目。而且，先生谈兴越高，我们的情绪越冷淡。当日先生所言之事，如今我还记得的，有如下几件：关西新闻记者与僧侣势力

不容轻视；都踊广受欢迎；京都人有以不看都踊为耻的热心者，十遍二十遍地前往观赏；不过也只限于这样的热心者，平日不近花柳界的正经刚直之人还是很多的；幸田露伴先生辞掉京大职务之时的事情；敏先生勉力挽留，劝其打消辞意，然而他执意不肯；关东与关西人情之比较，等等。谈到最后这个话题时，我方始抓住机会，问了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在先生家里，孩子们是说京都话吧？"先生清高地断然答道："不，这一点我是严加提防的！"谈到城市与乡村风俗之比较时，我又说："乡村风俗固然淳朴，然而青年男女的堕落者，多为乡下人。"先生以目顾我，点点头，似乎深得我意，说："我也正想说到这一点。接受了城市教养的人，了解社会阴暗面，反而不为诱惑所动，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就这样，我好歹敷衍对付了一两个小时，打搅一场，然后告辞。后日干彦君和我又受到先生之款待，在南禅寺的瓢亭由先生请客吃晚饭。那次宴请是在初次拜访那一日就讲定了的，还是后来才接到通知的，我已记不清了。干彦君和我不过是好不容易刚刚冒头于文坛的与流浪汉无异的年轻之辈，而先生作为堂堂大学教授，却在一流的酒楼招待我们，特意割舍一夕之时，这番好意确实极不寻常。如今细细想来，大约是因为先生亦不满于当时之文坛风潮，有意对

我们这些起而反对自然主义者大加激励。初访之日，我们徒然畏缩，不以真心相见，先生不耐其烦，于是试行置酒与我们随便交谈，恐怕这便是他的动机罢。此外，若想得更挖苦些，说不定先生是想作为生长于东京的文人大前辈，亲自向同是在东京生长的两名青年作家示范，不仅教之以艺术上的见识，而且自衣裳携物、言语动作的趣味以至礼仪举止之细枝末节，一一言传身教，存心向我们炫耀："俊雅之文人便应如此。"（事实上，先生当时是那般年轻气旺，很可能有这种炫耀之心的。）

《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记载：

> 春雨绵绵之日的黄昏，承蒙上田先生邀请，我与长田君一道，乘车前往南禅寺境内的瓢亭。车子停在一所外观寒碜的烧芋店似的房屋门前。大约车夫要买蜡烛或草鞋，只听他叫了几声"喂，过来"，然后卸了车篷。那就是瓢亭门口。
>
> 一个身着素色棉布衣裳的年轻女侍领路，我们紧靠雨珠垂滴的屋檐内侧行走，绕到后院，看见了京都餐馆中常见的"入金"式格局的建筑，方始明白：原来这才是瓢亭。我们在被雨水淋湿的枝

叶下穿行，随女侍走进深处的一栋房屋，只见上田先生已在那里等候了。

又下了一阵大雨，那茶室集不幸于一身，被雨点重重包围。雨滴叩击池水，洗涤青苔，小小的庭院雨雾濛濛。引水管周围清脆的滴水声，仿佛沁入心脾，令人舒爽。与此同时，我们慢呷细品热度不高的暖酒。

我不饥不饱，应邀赴宴时，感觉适中。最先上席的，是一片切得细如浇汁竹荀的豆腐，盛器是一只小盘。豆腐上面盖着青白两色的糊汁。……后来陆续上席的菜肴，以油煎的加茂川甘子鱼为始，继之有似为西京特产的不知其名的河鱼和蔬菜，难计其数，都盛在此处引以自夸的器皿内。女侍在一旁收拾空出的盘碟、盖碗，屡屡换箸，并不斟酒，便自行退下。酒质纯良，无论喝下多少也不头晕。

健谈的上田先生面上显出三分醉意，谈兴大发，从菜肴到各种闲聊话题无所不谈。长田君和我敞肚大吃，到八时左右才告辞。

《日记》中有"敞肚大吃"之说，然而事实是否

如此，是值得怀疑的。于彦君和我，当时都处在虽斗酒亦不辞的年龄，无论多少酒下肚，自是从容，挺身直立，引以为荣，所以酒是喝了不少，不过仍然未敢放肆，当日还是洗耳恭听而已。前次有东野先生作陪，情况犹可，然而此日仅三人在场，加之是在陌生酒楼作客，气氛益僵。面对如先生这般常识发达、崇尚礼仪之前辈，作为后辈，倘不主动摆脱窘境、随意谈笑，应酬之中是很难产生活气的。先生似乎总是致力于拆除顾虑之垣，然而我们的应对死气沉沉，冷场后，便默默地夹菜狼吞虎咽，不时喝几口闷酒。不过，当酒宴已近尾声、这难得的聚会亦即将以平凡的形式终结之时，敏先生突然说出下面一句话："别老是这样写追求技巧的作品吧！"此话至今残留在我耳畔。当时，我见先生眼中闪着异样热情的光采。看来，尽管先生端坐于席，他却是已经大醉了。而他对我的激励和好意，全都包罗于这只言片语之中了。

顺便说一句，当日先生穿着东京款式的和服便装，装扮不俗。挑选和服便装花不了五分钟功夫，然而内穿白色针织线衣一事，却使他略费了一番心思。我记得先生曾从和服袖筒里掏出怀表看时间，如此小心留意，唯恐露出套在和服里面的针织线衣。原来，尽管是三九寒天，我也未穿

任何毛织品，只是贴肉穿着长衬衫，冻得索索发抖，却硬充好汉，所以我想单在这一点上胜先生一筹。

我与先生会面，前后仅此二回。先生方面，是想以此为发端，长期将我们置于其庇护之下。然而，其后于先生生前我再也没有拜访过他，只是在谷中的殡仪馆参加了与其遗体告别的仪式。瓢亭聚会之后，我流连于京阪近两月之久，按照礼仪，其间理应拜望先生二三次，然而我却日日忙于出入酒楼茶馆，无暇顾及此事。干彦君也与我无异，二人年纪轻轻，宁愿纵情玩乐，欠下不合身份的如山之债，却不愿陷入与先生对面的僵局。其后仅过一月，大约是五月底的一天，先生曾一度下访敝所未遇，对此，即便是我们这般不拘礼节的人，也觉过意不去。可想而知，先生盼望我们来访，左等右等不见露面，心烦难耐，于是自己主动下访，这种心情，如今我是十分理解的。也许先生自以为特意主动下访，我们二人便会慌忙前往他家，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却未去回拜。这与其说是因为先生令人生畏或不可亲近之故，不如说只是我们毫无意义的惰性之结果。其时我们身心倦怠已极，连挺腰直背的气力亦已丧尽。借债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狼狈不堪地逃回东京。临走时也未呈寄谢函，并非因疏忘

之故，而是因为事已至此，写信也不合适了。我们这种极其无礼的态度，恐怕连先生这位温厚的长者也为之惊讶万分，感到不快了吧。先生曾对某人说过："如今的年轻人于游乐之事也是背水一战，真是了不起啊！"此话不知是不是嘲讽我们二人的。于今思之，当时先生也许并不以为我们的无礼仅仅出自于怠惰，而是以为后来者已不把先生放在眼里，多少怀有被时代抛弃的寂寞之感。这种想法，若是我自己的幻觉倒还罢了，倘使先生真有这种感觉，哪怕并非深切的感受，则我们的罪孽甚是不浅。不过，转念一想，虽然深深有负于先生，但在青年时代，那般程度的鲁莽是很自然的。千彦君也罢，我也罢，从那种年岁开始，便迫不得已而仰承先辈之鼻息，取悦于先辈，不复争强好胜。随着年龄增长，自然懂得了人情世故、社交礼仪。年轻时难免心强气盛，浮躁任性。倘若到先生府上拜访，聆听其艺术上的见解，必定是有益的，不过那三个月放荡不羁的生活，也使我们得了很大的教训。在那种场合，无论先生是怎样得力的前辈，无论先生对我们寄予多么深切的好意，他还是以自远处启发为限度，放手不管为妙。即使是倾向一致、主义一致的作家们，若年龄不同、境遇相异，相互间总是有所顾忌，何况是处在先生这种地位的人呢？总而言之，切

磋琢磨是年轻人之间的事情。

如上所述，与上田先生的交往是有始无终的。其时在大阪任新闻记者的岩野泡鸣君，是个本性与先生截然相反的粗人，我对他不象对先生那样肃然起敬。初见之下，见其有天真无邪、稚气可爱之处，故此我能与这人比较坦率地交谈。我不过和他一起游玩了一两个晚上，交往不深。根据他写的作品，我想象他是个顽强的评论者，然而见面一看，方知是个天真烂漫的人物，发表议论之时，往往如幼儿一般赧颜，真是出乎意料。当时他住在阪急的池田，所以有一日，我与旅居大阪的山本鼎、正宗得三郎、森田恒友诸画伯，加上千彦君，数人同行，前去拜访其寓居。主人从自己家里领我们访问了宝冢。当时的宝冢，自然既无新温泉，也无少女歌剧，过了通向今日之旧温泉的桥，便是一条极冷清的街道，两侧有五六家旅店并排而立。泡鸣君让我们一行等在道路上，自己挨次出入那一家家旅店，与其交涉：有客人几名，宿一晚多少钱等等。然后，他将我们引入价钱最廉的那家店子。其余的事情差不多都忘了，但我记得，这位泡鸣君的奇特而粗俗的交涉方式，使我大吃了一惊。

8

《朱雀日记》记曰："中学时代的我，深爱历史地理，休假时便作徒步旅行，考察关东八州之古迹。当时身体不象现在这般肥胖，干瘦难看，体重不过十一二贯①，倒是腿脚健壮非常。十六岁时，曾足踏萨摩木屐，一日间往返横滨。还曾在镰仓等地度过两个月，每天从长谷的亲戚别墅里取了便饭，挂在腰间，毫不把仲夏的炎天放在眼里，出外考察，在那片土地上遍留足迹。然而，不知不觉之间，怠惰之虫在体内营巢，屡屡有'疲乏'之感了。到奈良参观一日，只因肥胖无比，到了腿肉相磨的程度，登上知恩院的石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尚未活动，身心先已疲乏，这疲乏之事，竟似成了职业。连洗面、吃饭、洗澡，也觉很不得劲。肥胖也罢，疲乏也罢，无疑是纵乐之结果。……此次来到京都，心怀多种欲望：去登比叡山吧！去看看八濑大原吧！去考察奈良、长冈、平安的古都遗迹吧！然而，这些都仅止于欲望而已，岂有他哉！就这样，每晚恋恋不舍地

① 贯，重量单位，等于3.75公斤。

漫步在倒映于加茂川水中的灯火之街。……”我的神经衰弱，正如《The Affair of Two Watches》①里面所写的那样，自一高升入大学的时期最为剧烈，连自己也担心会不会一时发狂。其后登上文坛以来，前途渐显光明，生活也有了乐趣，于是而心宽体胖了。截至第一次“面包之会”时为止，还是消瘦干瘪的，然而自红叶馆的新年会前后开始，便不断发胖，尖脸成了圆面，酒刺绝迹，面色带有淡红，与此同时，神经衰弱也大大减轻，然而此症于京阪时代又再度发作了。

且说几句多余的话吧。当时的文学青年之间，神经衰弱一时大大流行，我想在此谈谈这事。诚然，年轻人罹患失眠之症，为忧郁病所侵，乃是常有之事，在我们的前一时代，也有藤村操一流的厌世观风靡一时，自杀呀情死呀备受赞美。不过，那时的厌世观如那篇名为《崖边之感》的文章所示，有某种甜腻的、感伤的情调，大约是受了叔本华和佛教哲学的影响，而我们时代的神经衰弱，更接近十九世纪末的风气，是更加颓废的。那位马克斯·诺尔多在其著作《颓废》中所论述的那种病态的近代思潮，支配着我们的头脑，所以在我们的烦闷、懊恼之中，毫无感伤的成分。我们以

① 见前注。

感伤情调为自然主义前期的遗物而轻蔑之。如今想来，那个时代，就小说而言，流行的是红叶的《金色夜叉》、芦花的《不如归》和草村北星的《滨子》之类，就评论感想而言，则是高山樗牛的《吾袖记》、《平家杂感》、《论美的生活》这类中学生作文式的词藻华丽的文章扬扬得意、横行霸道。(顺便言之，正宗白鸟君等人似乎对樗牛相当器重，然而我想不通那人有何不凡之处。《泷口入道》是改编《平家物语》中的一节而成，连文章也是剽窃的，《释迦》亦是将经文照原样混以假名引伸而成，《美的生活》则是对尼采一知半解，缺乏尼采之深刻，发表浅薄的议论，此外，无一作品称得上具有独创性。他的作品幼稚浅薄，要归因于时代，固然是不由自主的，然而倘是优秀的评论家，幼稚之中总得有为后人首肯之处，于他的作品中却根本看不到这种东西。其作品不过是因患肺病而动辄流泪的青年所写的一种华丽文章。“吾人必须超越现代”这种无聊的文句，空洞乏味，臭不可闻，为人嫌厌，这好比微末之人留下豪壮的墓志铭，扬耻于后世。樗牛写作得意的时代，漱石先生下乡做英语教员之类的工作，斥之曰：“高山林公胡说些什么！”在漱石先生之类的人看来，樗牛的虚张声势想必是很愚蠢的。尽管如此，他却由此而出乎意料地具有俗才，巧于处世，所以更加

讨厌。）——总而言之，那是廉价的感伤主义飞扬跋扈的时代，将其一扫而尽之功绩，无论如何应归于自然主义。就连我们这些在中学时代耽读情死小说的人，不知不觉之间，也对欧美的颓废文学喜爱起来，而没有赖以接受感伤主义的那份天真，樗牛大喊大叫的是“恋则恋，失恋则死，否则发疯”,而到了我们的时代，非但不再讴歌死与狂，反而对其畏惧。坡① 与波德莱尔的作品自不待说，斯特林堡的《债主》与《地狱》、高尔基的《忧郁》、安德列耶夫的《雾》和《红笑》——读这些作品时感到的不安与恐怖，深深作用于我们的神经，粉碎情操，扭曲官能，有时年纪轻轻的人不堪恋爱之刺激。大贯的夭折，固然是因病致死，然而由于时代的影响，早使神经疲乏，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他自很久以前便谈到“死亡的恐怖”。读了小山内君的《病友》与《褪色之女》，他也毛骨悚然。某年冬天，他和我决定攀越少女峰，到达积雪的峰顶时，无缘无故的恐怖莫名其妙地袭上心头，异口同声说出“可怕”二字，两人脸色都变得苍白，发疯似地跑下山坡。《忧郁》的大致情节是：一个看守疯人的男子，觉得疯人之言语正当合理，结果自己也成了疯人，大贯和我便有相

① 爱伦·坡，美国作家。

互助长恐怖症的倾向。他也罢，我也罢，两人共处较一人独处更多恐怖的发作。读了我的《The-Affair of Two Watches[①]》的人都知道，其中有名叫杉的男子为金钱所困而心生一计的情节。他的办法是：当时丸善预定出版《历史学家与历史》丛书，如果先付五元，则可得时价百元以上的全套丛书，以后按月付款，在一两年内分期付清便可。因此，先出五元预订费，接受全套丛书，将其偷偷典押出去，或者说明真情，卖给别人，这样一来，当即可得百元左右的现金，只要按期向丸善方面付清款子，对方是不会知道内情的。——读了这段故事，竟有人如法炮制。他将从丸善赊买得来的书籍，求靠亲戚卖给某乡村中学。由于出售的价格与原价无异，所以这计划原该圆满成功，然而过不多久此人便神经失常，开始口出怪语。他疑心朋友们全是丸善的间谍或探子。近在身边发生的这一实例，使我的恐怖心愈益严重，于是自己即将患心脏麻痹症或即将神经失常之类的预感始终折磨神经，令我心惊胆战。走到马路正中，心跳忽然加速，差一点晕倒在地，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和我们相比，《白桦》的人们远为健全，不过志贺君年轻时的作品也有《剃刀》、《昏头》

① 见前注。

这样的东西，以此可知那个时代的青年病态的程度了。

我的神经衰弱，是强迫观念据于头脑，时时发作，但恐怖的对象是千变万化的。有时担心发疯，有时担心患脑溢血、心脏麻痹症。而且一起此念，便觉得担心之事必将于一定时间内发生。于是乎因这预感脸色变得苍白，或者头昏眼花，全身发抖，腿脚发软，心脏发出咚咚的跳声，仿佛即将破裂。为了排解这种恐惧，用只手紧紧捂住心口，只手乱搔头发，或者满地跑来跑去，或用自来水冲头淋身。这与癫痫之发作一般，不择时间与场所，突然发作，故而难以对付。偕乐园的笹沼等人夜里常被我惊醒，慌忙奔向厨房，倒一杯冷酒端来。(不知何故，杯酒下肚，发作便止。所以那段时间身边是未曾断酒的。）即使在未发作之时，也因担心随时发作而提心吊胆。孑然一身时犹自可，然而因我是面薄之人的缘故，有人在场时最为难堪。象笹沼这样知情，心中倒还踏实，可是若当着不知此事的人发作，那就真是丑态百出了！于是难得有人邀我到家里作客，我也不能去。因此，访问友人——特别是长辈，出席宴会，乘坐火车、电车，上戏院、电影院，都是我所禁忌的。我害怕在电车上晕倒有失体统，一般总是步行。不过，乘电车时，若觉得“不对头”，

可以立刻下车，倒还无妨，乘火车却不行，两站之间距离远，所以我更无勇气乘之。电影我还是提心吊胆地去看，坐在三等座席出口附近的地方，感觉快要发作，便急忙跑出去。（跑到场外便无事了，可是一进场又提心吊胆。）此外，上理发店也不行。身子坐着一动不动，脖子四周被勒紧，这样剪发，总是不安，又不想让理发匠发现，于是拼命抑止。这一来就更可怕了：映在镜子里的自己面如土色，满脸死相。眼见得脸色忽红忽绿，于是不能稳坐不动了：咳嗽，扭动身子，最后把头东扭西转，说句“不舒服”之类的话，顶着剃了一半的头跑到店外。本来，维持一种姿势不变是很困难的，为人所强，则更加困难，一两分钟也难忍受。照相时，若曝光时间长则必动。在室内与人交谈时，不断改变坐姿，以急剧得令人吃惊的运动变换位置，或以一手撑地，或抬起一腿，将其抱住。若不如此做，便会眼前发黑，晕倒在地。眼前出现强烈的光线与鲜艳的色彩，也感晕眩。不论何事，凡强烈的官能刺激，都伴有恐怖。小说《恶魔》的主人公佐伯不堪炎夏的路面反射的阳光，不由自主地以手捂面，这就是我的亲身体验，佐伯之神经衰弱即是我的。

不过，我的地狱时代——刚才所说的为神经病所苦的时代，是在尚未出入文坛的大学二三年

级时期。（如前所述，当时为治疗神经衰弱，迁移到位于常陆之国助川的偕乐园别墅了。）自此四五年后，起程赴京都时，几已痊愈。其证据是：乘火车长途旅行，丝毫未感不安，平安到达京都。不过，因对乘火车一事有往年的恐怖记忆，所以难免担心，尽管当时已有快车，我却不敢乘坐，选了随时随地可以下车的慢车，在名古屋宿了一夜，一路上小心提防，然而担心是多余的，此次旅行自始至终十分愉快，我从火车窗口眺望沿途的春色，一边想道：过去的病癖真是滑稽至极。我祝福自己复得强健的神经。见了长达两日的火车旅行之结果，我自然完全放心了，心想：既如此，任何欢乐，任何刺激，皆可不辞了。于是到达京都不久，便开始纵情游乐，不料神经病这东西，一经成癖，即使痊愈了，也很难断根，所以，也许是不卫生的饮酒生活带来了坏的影响，那讨厌的疾病不知不觉又萌发起来。这是自何时而起的，已记不清楚了，不过如《日记》所载，是以身体非常疲乏为始的。在前一发病时期，也有疲乏的症状，但那时身体精瘦，所以肉体疲乏的程度倒不是很大。然而，此次与那时有异，看上去臃肿不堪，就显得疲累。加之来京都之后，更是急剧发胖，脂肪与日俱增，自己也有知觉，我对这肥胖最感不安。我自知身体变成了畸形异状。须

知就在两三年前，体重还不过十一二贯，状如火钳，而转眼之间，就长成了十七八贯，还在不断膨胀。身高五尺二寸的矮小个子，骨骼纤细，其上所附之肉份量如此惊人，于是手、脚、鼻头和双颊都有赘肉下垂，指根、臀部都如婴孩一般显出了肉窝，腹部不断外凸，如气球一般鼓鼓囊囊。何况时值五至六月的酷暑季节，故腋窝、颈脖和胯间油汗津津，发红发烂，若不擦天华粉，腿肉相磨，便无法行走。如今我还记得与千彦君一起顶着午后骄阳喘息不止地登上知恩院石阶的辛苦。尽管那石阶级数不多，坡度也小，当时却实在累坏了我。须知那石阶很宽，初夏的日光遍撒其上，毫无阴庇。我的视神经疲弱不堪，在我看来，那石阶仿佛全部沉浸于浩瀚的光海。我如溺于海水之人，立止石阶中段，平息心脏的狂搏，于是乎，忽觉石阶从四面八方将强烈的光线反射过来，我当即头昏目眩，双膝索索发抖。我预感到登上这段石阶自己便会晕倒，但愿早早登上去，但气喘吁吁，腿肉相磨，足沉如铅，更兼眼睛为光线压迫，产生错觉，但见水平的石阶之一端低倾，缓缓倾斜的长长石路如一堵墙壁竖立而起，近逼而来。奈良一日漫步之时，那春日原野的草地边缘过于耀眼地反射阳光，所以也曾感觉轻度的眩晕。十分奇怪，那理应悦目的草地颜色，我

却不能正视，于是我模糊地感觉到这是疾病复发。况且，关西与东京相比，土色较白，所以反射的光线眩目非常。我于四月末来到上部地区，起初未曾念及于此，但到了嫩叶萌生之时，于奈良漫步，方知此地不同于上野公园，树木之色与地面之色都是非常浓艳的，简直象涂了油漆，闪闪发亮。我和干彦君两人，直沿三条大街而行，前往春日神社拜谒，然后参观博物馆，通过三笠山下，巡览手向山八幡、三月堂、二月堂与大佛殿，遍游广阔的公园，所入眼者，无非白土、白壁，否则便是草地、树木的青绿。任你行至何处，处处色调鲜明，明亮得恍如在燃烧的“白”与“绿”一片接着一片……所谓“满目新绿”，听起来甚觉凉爽，然而那种新绿，看上去滑溜滑溜的，好似汗水闪闪发光，而白色的地面十分干燥，每走一步，便会扬起如灰的细小尖埃。尽管丝风未起，足下扬起的尘埃，附着于自衣服下摆三寸以下到袜头这一段，界线分明。我在三笠山下仰望山上时，见那光秃秃株树未生的山岭，耸立于眩目的日光之中，有一种险异之感。仅仅看上几眼，便叫人兴味索然，若是攀登上去，肯定疲惫不堪。后来到达寓所时，已经精疲力尽，好象行走了十里乃至十五里一般。由于情况如此，自五月底始，昼间几乎不曾外出，挺着个便便大腹，卧床度日，

到了傍晚，便往先斗町临河的饭馆而去，夜里大多宿于饭馆。偶尔回到寓所，便倦怠不堪地倒在房间中央，四肢伸展，如大字之形，不再动弹。如此怠惰，困于金钱，也知道必须工作，只是没有连续伏案五分钟的耐性。千彦君将有感于心之事，写成一篇创作(《母之手》)寄给《中央公论》，而我在居留期间仅为报纸写了十四五篇《日记》，还是在前后三个月内断断续续刊载的。于是最终连零用钱也没有花的了，除了不带钱也能玩乐的饭馆外，无处可往了。

其间，京都之夏暑意渐阑，加川河露出了河床。时而是万里无云的赤日炎天，天空、街道、屋顶与墙壁，无一不是闪光耀眼；时而是阴云蔽日的闷热天气，头重如铅，呼吸窘迫；两种天气交替绵延。即便天气不是这般暑热，我这好出汗的胖子，日渐增肥，脸面、手足与鼻头也难免是粘糊糊的，满是油汗。到了户外害怕日光，留在室内则闷热难熬。加之还有一件为难之事：没有夏季服装。我来此地时，请一位熟悉的女艺人在白木屋为我选购了一件丝绸哔叽的夹衣，再穿上高级料子的外褂，织有牡丹花图案的素花绸带、偕乐园赠送的长衬衫，以这副打扮来到此地。那是衣物既经上身便要穿破方休的时期，换洗衣物只有一件大岛绸的夹衣，所以自四月以来装束未

有变更，酒垢油污遍布夹衣外褂，长衬衫贴肉穿在身上，里子变得黑糊糊的，下摆揉得皱巴巴。加之不敢上理发店，头发长而蓬乱，鬓角总是汗水淋淋。以这副模样厚着脸皮上饭馆，连我也变得肆无忌惮，然而我以江户公子哥儿的身份前去，对此毕竟是负疚于心的。更兼京都、大阪的更衣季节较东京为早，到四月末便有人穿戴单外褂、单衣带和麦稭草帽了；而实际上天气确是这般暑热。在当地人穿上罗纱外褂之后，我沉不住气了，写信寄往东京，请偕乐园下寄织锦单衣带与夏褂，但我决定把上衣和长衬衫穿到最后为止。(那时，东京没有上部地区所谓的“单外褂”，脱下夹外褂，便穿上织锦外褂，单外褂即是织锦外褂。东京人穿着上部地区流行的单外褂是在震灾之后。)就此点而言，干彦君与我大同小异，也穿着油光滑亮的夹衣，看着他那副邋遢相，想到自己与此并无二致，更加闷闷不乐。然而，虽如此却还要赖在京都不走，不仅是因为没有旅费，还因为乘坐火车又会惶恐不安。有一次，我和冈本先生兄弟、干彦君一起乘火车前往嵯峨，途中始觉那疾病复发，碰巧那列火车上没有厕所，而我腹痛或腹泻，在即将发车之际，打算下车，冈本先生为我展开一张报纸，还来不及下车，手忙脚乱之间，车已启动。不过当时恐怖感并不强烈，所以勉强

对付过来了。其后还有一次，乘阪神电车从大阪前往御影，途中感觉疾病发作，对同行友人说了句“不舒服”，便离开座位，在下一站下车休息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分段乘车返回大阪。后来自大阪返京都，亦未乘坐火车，而是乘电车的。干彦君是医生之子，十分敏感，对我说：“这是所谓Eisenbahnkrankheit（铁道病）。”不过，我的病并非晕车，也非恐惧火车其物，而是乘火车时处于众人环视之下，觉得车厢里有一种死亡的恐怖感袭来，所以与一般所谓之铁道病多少有所不同，也未可知。总而言之，在京阪、阪神之间作距离如此之短的旅行，尚且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暂时不想返回东京。我觉得，今后再过半年、一年，甚或两三年，等到复发的神经衰弱完全治愈，方可重踏故土，否则是毫无指望的。这样一来，这强光明耀的夏季京都之地，在我看来成了与故土相隔万里云烟的他乡，使我更加归心似箭。不仅如此，更不幸的是，我的征兵延缓期将于当年七月截止。体检之日，我必须返回东京，前往日本桥的区公所报到，若此事无法办到，则必须于此地办理检查手续，这件事也使我忧心忡忡。我常常焦躁不安，郁闷不乐，有时气愤难消。在京都度日如年，却有家难归，真真可恨。全体京都居民的面孔我都看不顺眼。我的态度日渐顽劣，冷

均

嘲热讽，乱将毒语伤人，动辄大肆发泄，干彦君无疑也受累其中，当时是不免有不愉快之感的。我就此向干彦君道歉吧。当时我见他与我不同，努力同化于当地之人情风俗，曾几何时将祇园先斗街的游廓戏语牢记于心，言语中流露出京都风味的话风与腔调，对于嫌厌京都的我，这也是一种冒犯。听到干彦君以夹生的京都语音同女艺人说话，我便觉得恶心，真想说："这象什么话！刚来两三月，就染了上部习气，真是给江户儿丢脸！关东人就得有关东人的样子，说话要干脆爽落！"为了挖苦干彦君，我说话故意如斩钉截铁。我还记得，每当酒后吃饭时，干彦君必说："请上水水泡饭好吗？"这"水水泡饭"，我听了生气："哼！这小子发音含含混混，装腔作势，说什么'水水！'说'茶'不就行了吗？"所以，每当干彦君说"水水泡饭"，我便毫不示弱地说"茶泡饭"。"水水"者，"茶"也。（正因如此，结果我没有学会上部方言，干彦君却学得纯熟到家，很早便开始写祇园情调的小说，能够流畅无碍地作京都风味的对话，这是读者诸君知道的。我使用助手写作《卍》稿，颇费了一番功夫，但尚未深入。）于今思之，确实滑稽万分，然而当时神经已很不正常，这种愚不可及的事情竟然无不影响情绪，至于颜色为之一变的地步。故此，就连起初与我要好的干彦君，最

终也疏远了。干彦君方面，因为不知我何故如此乖戾，所以措手无策。不过，他不明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心中所生的是无名怒火。

就这样，欲归不能归，每日无所事事。东京的父亲为我担心，写信询问征兵一事打算如何处理。好操心的父亲，深知我的懒惰，于是殷切地催促："若要申报一年志愿，便可申报，必须出具志愿书。再拖下去，便会误了期限。好歹回来吧，怎么样？"倘使我说，我热望回家，可是因故不能乘坐火车，等等，父亲是不会明白的，所以我胡乱编出种种理由，予以回答，一天天拖延下去。其间，我忽然想起，也许已经能乘火车了，对此存有希望。其实，这指望日渐渺茫。倘是出于自愿乘坐火车，坐与不坐都无妨，那么还有几分快乐的情绪。然而，这是被迫乘车，为了履行国民的义务，不管愿意与否，必得乘坐火车回家，所以总觉得不可避免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因而更加胆怯。我十分严肃地思虑道："唉！今年真是个厄年！若是在东京疾病复发，好歹还能熬过去，可是偏偏选在旅游地发生这种事情，而且为了征兵检查，还得冒发作的风险！"越是这般思虑，越觉得是机运使我陷于此境，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如此磨磨蹭蹭之间，期限日益逼近。哭也罢，笑也罢，是非回去不可的了。既然我的命运之图本是

如此设计，我命该在那火车之上发作疾病，于到达东京时死去，便是在劫难逃了。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落入为我挖好的陷阱。——这里略作说明：我的所谓发作，是“死亡恐怖感”，死亡与死亡恐怖感固然是两码事，但若恐怖感加剧到了极点，则生理上的死亡不一定不会降临，这是非常可怕的。须知我因脂肪过多，心脏衰弱，似乎患了神经性的心跳过速症，动辄心跳急剧，咚咚咚咚，响遍全身。而且脉搏也快得过度，所以我把此事挂在心上，一日数次探脉，最快时达每分百二十次，慢者也是九十八九至一百。故此，我觉得，若恐怖感达于绝顶，心脏便受打击，确实是无可救药的。我还想过：“倘若这并非神经病，而是凡人都能理解的肉体病，便可作理由充足的辩解。然而命运无法改变，即使因逃避征兵而受罚，说不定也要延期归京，以后再明白地陈述理由，或许会得到原谅的。”作为穷极之策，我又心生一计，想在京阪附近某处接受检查。于是我烦劳于大阪某公司供职的友人多方打听，为我谈妥了寄居兵库县之今津一事。然而，在受理申请的最后一日，迟到些许时间，未能办成手续。文件倒是早就从东京寄来了，所以我每天都想往赴今津，并且走到京阪电车的车站，然而见了电车，便丧失了勇气，又垂头丧气地返回。这种情况

反复了多次，到了不走便会误时的最后一天，在检票口前边徘徊不定，恨恨地望着一辆又一辆开出的电车。就在这时，万屋的金子先生走了过来，问道："上哪儿去？"我答曰："去大阪。"他说："那就同行吧。"我无法拒绝，便上了车。(我曾在刊载于《东京日报》的短篇《恐怖》中，详细地写了这种苦恼。倘若喝醉了，神经便会麻痹，于是我一手举起小小的威士忌酒瓶，一手抓着皮革拉手，脸色苍白，嘴对瓶口咕噜咕噜喝酒。那是个晴朗的大热天，京阪沿线的北河内平原在炎天之下白埃蒙蒙，墙壁、水塘之类的所有景物皆在远方象银粉般熠熠发光。)不过，托庇于金子先生，我勉强得以自信，到了大阪，立刻转乘阪神线车辆赶到今津的官署，然而官署已经下班，没有赶上。

我记得，我曾在大阪投宿于今桥和中之岛附近，悠闲地过了十天左右的时光，我想那大约就是此时之事。这仍然是因恐于返回京都的途中发病之故。我对此次居留期间的事情有片断的回忆。当时的大阪，仅仅开拓了市界的一部分，船场岛内的商店街路面都很狭窄，到了夏天，从街道一侧到对侧支起白布遮阳篷，即在街道上架起了帐篷天井，那是东京全然没有的景象。大阪这样的暑热之地，有必要采取路面遮阴之法，然而那遮阳篷反射的光线晃眼耀目，令人更觉暑热。于桥

上俯视，所见与东京不同，街衢笔直，自北向南延伸甚远，遮阳篷亦接连不断，延向远方，如玻璃一般闪闪发亮。我出外行走时，对此最感头痛。我毫无勇气进入那令人热不可耐的帐篷之下，只好选择没有遮阳篷的街道行走，然而来到十字路口扭头四望，只见条条道路，凡是并行的路线，都处于遮阳篷覆盖之下，使我觉得无插足之地。而且，倒楣的是，只要遭一点轻灾小难，我就会陷入神经衰弱加剧的窘境。某日，不知出于何种打算，我前往住吉神社拜诣，当时已有了南海电车，但我往返皆乘人力车。返回途中，大约在行至胡枝子茶馆附近之时，我在车上冷不防向后仰倾，于是底盘将车把冲天抬起，车子向后倾倒，把我摔到马路上，后头部受了较重的碰撞。关西的人力车比关东的狭窄，做得不很结实，侧向倾倒的覆车率很高，但后翘而立刻仰倒，是车夫过分疏忽之故。不过，当时的我肥胖如角力士，据此可以想见，车夫两手握着车把，身子悬吊而起，两脚腾空。不管怎样，由于受了碰撞的是后头部，所以尽管并不很痛，我却立刻神经过敏地认为，这会给疾病带来不良结果。我跑到住在那一带的织田一磨君家里，安静地休息了一夜，用冰块做了冷敷。自此事发生之后，我的恐怖病更是达于极端，再也不敢乘坐人力车了。我在大江桥北端

往东一两百公尺河岸边的一家如今已不存在的旅馆二楼的客房里铺上一床被子，象重病缠身的病人一样，整日静养，每天抱怨地眺望大川之水，如此度日。对岸的中之岛上，尚未修建市政楼、公共会场和旅馆，种植了一些纤弱的白杨树，被尘埃污染的树叶之间显现出丰太阁的铜像。也许有人会想，与其这么闲着，还不如找个医生为我诊视。然而，实际上当时我是禁忌医生的。到了医生面前，我的心脏更加突突乱跳，神经显著兴奋。于是，每分钟一百二十次的脉搏，还会增加三十乃至四十次。这样一来，纵令幸而不死，也会使医生大吃一惊。“啊，大事不好！你的心脏很坏，若不小心保养，性命难保啊！”或者说：“病成这样，难为你活下来了！”万一医生下了这样的诊断，我将怎么办呢？恐怖一刻也不会放过我罢。这就是我恐惧之所在。在这陌生之地，找一个一面不识的医生，谁知他会说些什么呢？想到此，我就瑟缩不前了。再者，倘若有幸，在医生面前心脏仍然保持平静，没有发病，医生又会怎样说呢？“你哪儿不好？脉搏是快了点儿，可是除此以外不是都很正常么？”倘使他这样说，我怎样才能向他说明这恐怖病的苦恼，使他不致为此事之滑稽而失笑，而唤起他的理解与同情呢？一方面，我害怕医生看出所患之症，另一方面，又担心医

生看不出疾病，使我既难堪又觉无聊。不过，此次从车上摔下，碰了脑袋，有了这个口实，请医生诊视想来是不会见笑的罢。某日，我终于走进了神经病专科医生的诊室。不记得是承蒙谁的指点，我通过高丽桥向东而来。这家医院的建筑是日本式的，处于横堀川岸边。上得二楼，见有近二十名患者候诊，可见这医生名气很大。我难得在上午起床，因睡眠不足而头晕，加之绚烂的夏日之光从河那边射来，而锃锃发亮的医疗器械、雪白的护士工作服和地板上油光滑亮的油毡光耀刺眼，倘若医生立即为我诊视，咬咬牙还能对付过去，然而候诊之时，脑子里涌现出各种可怖的幻影。其余的患者都是常来这儿就诊的，他们同代理医生和护士们闲聊。我的号次久未轮到。我先被唤到代理医生面前，诉说疾病的性质与经过。说罢，我以附带说说的口气轻声补充道："唉，从那以后，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感到恐惧。"代理医生"嗯嗯"作答，以职业性的办法搪塞过去，一边机械地笔书，在备考栏里记下了"时有恐怖感"一语。渐渐地，快要轮到我看病了，心跳开始加剧。我前面剩下的两三名患者一个一个减少，临到只剩最后一人时，我强抑着不断加剧的心跳，仓皇地跑下楼，不顾一切地逃出了医院。我还记得，有一日，在日光最盛之时，我沿着南北线的电车

道向南行走。在那种时刻因何事在那条路上行走，已记不分明了，也许是去找当时在新町桥附近开店的山内吾八君罢。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囊中只剩下二三元钱币了，而征兵检查的日子近在旬日之后。生命之危险，金钱之筹措，对逃避征兵的刑罚之担心，这一切都使我心情暗澹，遥恋东京，然而前途无望，朝不保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行走于炎天之路。我不断地觉得眩晕，突然后头部麻痹了。因为稳不住身体的重心，每走两三百公尺便停下来休息片刻。我觉得很快就会摔倒。我把冰块包在手帕里随身带着，将其轮流置于头部与心部。又从怀里掏出威士忌酒瓶饮酒。一探脉，还是每分钟一百二十次。市街电车时时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威吓般地从身旁驶过。我走到一座桥上，桥下流淌的不知是土佐河渠或江户河渠，还是另一条南向河渠。这时出了一件怪事：我看见河岸一幢房屋的二楼房间里，有一个貌似岛村抱月先生的人，正在凭栏眺水。我想："那房屋是一家客店，设若抱月先生投宿于此，须磨子也会和他在一起吧。"原来，正是在其时前后，文艺协会在北滨之帝国座上演《马格达》，某晚中井浩水君领我前去观赏，我得以始见坪内先生。故此，我在桥上所见的，也许真是抱月先生，而非我那疲劳的视神经产生的白日幻

影。

不过，照此写下去，会无止无尽，所以还是写写我是怎样才得以返回东京的吧。总而言之，我于六月末平安无事地踏上了帝都之土，刚刚来得及赶上检查，这是托庇于小野法顺君的照顾。此人原是知恩院塔头的住持，其时因事弃寺还俗，自己有事情需要办理，顺便将我送至名古屋。小野君曾到我在大阪的下榻处，探视我的病情，将我领至天神桥附近他所认识的一位医生家里。真不知为何有此幸运，这医生是一位十分温厚亲切的老人。他是小野君高等学校时代一位友人的父亲。他以老练的说法巧妙地安慰我道："你呀，根本用不着担心，如果心动过速，便吃下这药，这样立刻就会平静。没问题，肯定没问题！你放心好了，无论去哪儿都成。"我随身携带着这位医生给我的镇静散、鼻药"脑鼻液"、健脑丸、瓶装威士忌和手帕包裹的冰囊，在小野君服侍下，上了火车。(当时我把各种药品装在一只提袋里面，袋不离身。天神桥的医生说过："要注意通便。"不用说，我是每日服用泻药的，倘有一次不通，便会不安。想到使用脑鼻液，记不得是自何时而始了，大约是在居留大阪期间罢。用细铁丝卷上脱脂棉，浸染碘酒之类的药液，然后徐徐插入鼻孔深处。于是，一瞬间鼻腔大为通畅，那爽快的感觉便排

解了恐怖。)当时乘坐的自然是慢吞吞的普通车。在名古屋与小野君分手时，我的脸又变得煞白。我交替服用药物与威士忌，单身继续艰难的旅行，总算到达了新桥车站。

我的《青春故事》就此结束。行文至此，还想添加几句。有句话前文中已经说过：在二十年之后的今日，追忆往事，真是感慨无量！漱石先生诗曰："马上青年老，镜中白发新。"的确！的确！丰颊红颜春不止，池塘芳草梦短留。自我离乡背井，已有十载，如今托庇于摄阳之山河，以为第二故乡，切望定浪华为葬身之墓，然而在我的回忆中，年轻时的大阪令人神往！鸭西、鸭东的兰灯之影，嵯峨、岚山之晚春行乐，宇治川堤之樱树嫩叶，凡此种种，勾起对京洛一带的无数怀念。特别是大阪，许是与现在的我缘份甚深之故罢，见了道顿河渠之水，也不堪怀旧之情。那时的旅行，以京都为根据地，居留大阪，前后不过二十日左右。然而每年到了花桔飘香的季节，于记忆中复苏的，大阪之事竟多于京都之事，真是不可思议。大约是其与我最年轻快乐的时代和最苦恼的时代关连之故罢。或许又是因为当时已与今日结下了不解之缘。何况东京的商工业者居住区如今已面目全非，往日之梦的残迹，仅于京阪之都市能够寻见。此外，行游宝冢，眼前便闪现出泡

鸣氏的面影，行走于南北线的桥上，脑子里便绘出抱月氏的容姿。还有那时的暑热、辛苦、郁闷不乐、心动之音和灼人的日光，如今思之，皆觉亲切。当时的白土之色，眩目的林木之绿，清淡的菜肴之味，缺乏生气的女人之言谈风度，如今这一切都以强大的魅力吸引着我。呜呼，流水几度变换！我觉得，我的事业，我的生活，步履艰难地挣扎着，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的这一步。

（陈　敏译）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春琴传
作者=（日）谷崎润一郎
页数=220
SS号=10108705
出版日期=1984年03月第1版